

馬蘭

現代長篇小說叢書

沈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

卷

一

第一章

我們過去白過了許多歲月，以後也許是更多的歲月，在等我們去活。這時有的朋友死了，大半散了，剩下我們自己，有一天忽然想起來——我們未必成爲遁世者，從回憶中討生活，可是仍願遠離塵囂，躲在自己屋裏，對既往的日子略作省察：過去到底怎樣影響我們？使我們更冷酷？世故沒有？或者相反，更實際勇敢沒有？假使我們犯過錯誤，錯在哪裏？一個冷靜頭腦可能歸納得井井有條，而我則譬如繅絲，千頭萬緒，只能向鍋子裏亂拈。我圈子也許兜的太大，別人自能理會；不能理會，也只有請求原諒。首先我想起一個朋友，爲避免引起無謂感情，好幾年來，我不願提起他的名字。即使現在，時間將熱情冷淡了，我已經能公正的評判過去和我有關的事件與人物，而想起他的種種，還是氣悶。命運究竟如何擺佈人，我說不清，使我驚異的倒是居然

有人肯自找苦吃。

這爲自己造下不幸結局的人名喬式夫。喬式夫爲人正直守信，吃苦耐勞。能忠於朋友，也能忠於工作，在小節方面，堪稱同輩的模範。當時我們大家住在K城。他住在小公寓裏，廢寢忘食，認真作馬克斯主義著作的介紹。除了工作，他既沒有別的嗜好，對娛樂也不生興趣，平常過着簡單的包飯日子，連門也難得出。只是這種工作毫無報酬可言，等到公寓掌櫃不肯讓住下去時，便只得上比較偏僻的地方去當教員。如此夏天帶着烈陽和急雨過去了，秋天帶着白雲和雁聲過去了，接着冬季的冰雪也過去了，誰也不能影響喬式夫。他正是二十世紀的苦行僧，每次回來，除了兩肩外省的塵土，照例帶來一網譯稿，用細小工整的字體騰清；另外還有節省下來的薪水，足供他在K城住相當時期。

有一年春天，我突然收到喬式夫得快信，託我替他找房子，信上指定要民房，在可能範圍內再借點傢具。湊巧離我的住所不遠，有個獨院空在那裏。這院子座落在

四面人家中間，一共是五間上房，又大又老，走廊上的柱子和檐下的彫花牙子，金漆剝落，屋頂上長滿了瓦松；內部倒改裝成西式，兩頭隔出兩個套間，全安了門，牆壁粉刷作深灰色。上房下首是廚房，院子裏有一棵棗樹；二門臨着個七八尺寬的夾道，轉出來道，是個雙扇門，門口釘了塊牌子，用白粉寫的『金星劇團』。原來我學校裏有個教西洋畫的同事，當初也是一時高興，招集同道，租了房子，預備演戲，可是也跟別的事業一樣，戲沒有演出，興致先淡了，只賸下那塊招牌。我覺得喬式夫住着相宜，便借下來。不料他這一回帶給這老城的並不是稿子，却是他的學生，一個比他年輕十歲可能十五歲的女孩子。她的名字叫馬蘭。

被這消息驚動的人——喬式夫的朋友們，於是馬上聚會到他家裏來，佔據了能坐的和不能坐的傢具，（本來鬧洞房嗎！）當然吃糖，吃水果，嗑瓜子，抽香烟。房子裏弄的烟霧騰騰，時常聽見有人大笑，有人跳起來，打炸雷似的邪許。可是忽然間，好朋友們吵起來，開始了激烈的爭論。五·四運動在北方留下一種風氣，也實在因為

北方太閒，大部分北方人吃窩窩頭又太苦，年青人碰頭辯論，並不足奇。題目照例大得嚇人，從馬克斯主義到火星探險，哲學文藝政治社會齊來，直吵到面紅耳赤爲止。彷彿不吵便等於白活了似的。

我不知道這場雄辯怎樣並由誰引起。一上來是大家戲笑馬蘭，挖苦她太小家子氣，不會伺候客人，老躲在角落裏發呆，像隻胆怯的老鼠。站在當事一方的名叫朱秉午，身體高大不愧稱偉丈夫，大概因爲太壯了，滿臉都是紅糟疙瘩。却抱『人類——生活的奴隸』論（打洋車夫時候，又抱『生成的奴隸』論）他大學剛畢業，而至於如此悲觀，據說因爲他對某劉小姐抱犧牲精神，留在K城繼續研究，那位某劉小姐竟和一個在天津海關作事的人訂了婚。這時他已經忘記自己悲觀的原因。辯論開始不久，他便陷入不利地位，爲挽回面子，努力向過去的先生求救兵。可惜他過去讀書不多，記住的尤其少，先生又不跟在跟前，救不了他。只見他如坐針氈，在椅裏轉來轉去，拚命抽烟，像大煙癮發了似的，臉紅的偏又不像。

「意志能戰勝環境！自有人類以來，就沒有這個道理。你的話根本矛盾。根據你們的唯物論辯證法，上層意識是由物質基礎決定的。物質可以解釋成環境，意志當然屬於意識的範疇。你總不能反對你們馬克斯？」朱乘午望着旁邊講。神氣上像打架被打封了眼，又不肯認輸，只好瞎纏。「舊約上說上帝按照他自己造人，在造人之前，還希望他們學好。這話倒是跟你的意見相近，可是你能不信你們的馬克斯，反而信聖經嗎？即使退一萬步，我們相信聖經，上帝依他自己的意志造人是真的，試問我們現在作的什麼玩兒？我們的力量在哪裏？我們的自由在哪裏？假使我們是上帝依他自己的樣造出來的，我們也必然每一個人都像上帝，有他的力量，有他的自由；他能創造世界，我們也能創造世界。事實却恰恰相反，證明從我們的祖先直立走路以來，我們不但不能解釋宇宙這個大謎，連我們自己的生命也還是謎。我們至今還只能在小圈裏活動，跟我們的祖先一樣，沒有吃飯，我們自然會餓；沒有睡覺，我們自然疲倦。」

朱秉午雖然早已詞窮理屈，後來居然長篇大論，作的像名人演講，只差沒有拿手絹到腦門上揩汗。接着有人熱烈鼓掌，還配上一長串的大笑。（笑聲極特別，又空又響，聽了教人渾身起雞皮疙瘩。）笑完又高聲附和：

『秉午說的不錯，莫先生今兒輸了！從我們祖先以來，我們的確還盲目的活着，在我們周圍的，的確還是漫漫長夜！』

這個應聲蟲和朱秉午相反。假使可以用大而無當形容朱秉午，他恰好稱得上短小精悍。他個子雖小，却有一臉好鬍子，連鬚絡頰，無論怎樣刮總是青的；眼睛也與衆不同，靈動機智，黑中透亮；最特別的是他的整個臉部，沒法描畫，只好說是鐵打的大約因爲他出身窮苦，自幼受盡折磨，養成報復心理。這種心理慢慢發展成性格，碰見好的美的，便引起他的破壞慾，縱然毫無仇恨利益可言。他也不是絕對缺乏同情心，只是當別人發生困難，向他請教時候，他便說：『哦，哦？像你這樣活着吃苦，我看還是乾脆去上吊好了！』他本來有名有姓，只因老追隨着朱秉午，形影不離，大家討厭，

便惡意喊他小朱。他自己既不覺得可恥，久之成了習慣，後來的相識便以為他真的姓朱。

小朱這時正躺在一把籐躺椅上，笑完了，也吶喊完了，嘴又咕咕唧唧去忙吃糖。可是還以為他的附和不足使朱秉午奠定大局，接着又坐正身子，朝馬蘭那邊飛一眼，轉過去向喬式夫說道：

「新郎官！現在教我們聽你的意見，你剛討了老婆，應該替新娘子說話。秉午說漫漫長夜，這話簡直是詩，對不對？」

馬蘭本來躲在牆角裏，像受罰的小學生，可憐的低着頭，儘在那裏拿手絹朝手指上繞。別人再拿她作材料，當然更無地自容。喬式夫坐在窗下，靠着書桌，既不管馬蘭，也不參加爭論。並且也不問別人作什麼，他總站在超然地位，只管用手攏頭髮，否則便望着桌子笑。彷彿他在計劃工作，又彷彿說別人都太幼稚。

「我們要點上第一盞燈，」他說。說完笑笑，算是盡了義務。

「那就是說，你承認秉午是對的了？」小朱達到目的，即斷然下了結論。然後對朱秉午擠擠眼，表示他的功勞，又問我道：

「再讓我們聽聽你的高見，李少校、伯唐先生。你經歷的多，運氣好，見解一定比別人高明。」

我天生的不愛爭論。人家也許要罵我脾氣壞，小資產階級，但無論如何，我的確討厭戲弄，更討厭拍馬屁。小朱的賤態早已使我憎惡，現在居然也把我當作同道拉進去，我覺得受了侮辱，臉霎上紅起來。

「你認錯人了，先生。我經歷的並不多，運氣也不好，也不會嘻皮笑臉，陪你們做詩！」

「噢！你瞧你，你這是怎麼了？」小朱驚駭的立刻睜圓了眼。

我斬釘截鐵告訴他——

「我警告你：少搭我的碴！」

幸喜小朱鼓鼓眼睛，堵起嘴不作聲了。站在爭論另一邊的是莫步獨。這位莫先生的行踪是不固定的，似乎住在什麼地方的鄉下，偶然到K城來。同輩中以他年齡最大，約摸近四十歲；中等身材，剃光頭，沈著，剛強，打扮的像鄉下教書先生。而身子結實，瘦而又黑，倒又像個種莊稼人。他隔桌子坐在喬式夫對過。朱秉午的怪論分明教人不能忍受，他雖然生氣，却能一字不漏的靜聽。世人越衝動，大半也就越顯得冷酷可怕，他將一切藏在心裏，只讓自己知道。隨你罵他深不可測也罷，在我的相識中，我確信只有他才有不滅的熱情。必要時他會殺人，他可憐他們，可不肯寬恕。

從朱秉午的言論中摘出要點是很難的。可是從神氣上看，他的確摘出來了。按他的平日習慣，不動聲色，也不理會小朱，免得弄亂條理。只一字一板調侃朱秉午說：『依你的說法，你現在當然很苦嘍？』

朱秉午不明白莫步獨的用意——事實上他早已亂了步法，既無力辨別利害，也沒有興致再打，只希望早點住手。但爲了虛榮心，他只得繼續反抗。因此他憤怒的

掙紅了臉，毫無意義的做個手勢說：

『我不是說我自己；我指的是人類——連你在內。你平常不研究哲學，你不知道，但自然的確賦予人類一種力量，一種極原始的動力。這種動力是極神祕的，它給我們闖禍，自然却留下駕馭它的方法。比方你被愛情蠱惑了，縱然你哭，你叫，向草木訴苦，向星星乞求，甚至發狂，都歸無用。你不能跳出自然的限制，也不能不愛。』

莫步獨笑了。

『我的確不研究哲學，』他承認，特別在研究兩個字上加重。『況且即使研究，我也不曾看見什麼書上講到「原始的動力」更不明白你要跳到什麼地方去。』

朱秉午在辯論中沒有得便宜，趁機會咕嚕：『你沒有看見過，因為你讀的書太少！』又怕別人認真追究，也實在是剛才抽多了烟，出多了汗，不免口乾，便轉過去問

喬式夫要開水。

喬式夫正埋頭在那裏削梨，向馬蘭喂了兩聲，又垂下眼睛說：

『你的看法，我覺得大有研究。』被愛情蠱惑，『什麼是愛情呢？一般人把愛情看的那麼重要，其實只是一件小事，既不能吃，也不能喝。人生最重要的是工作；沒有工作，就等於白活。』

他們僱的老媽還沒有上工，馬蘭只得自己上廚房拿開水。

『喂，喂！』小朱望着馬蘭，學喬式夫的口吻叫。他碰了我的釘子，本來沒趣，現在有了轉機，便幸災樂禍大聲說道：

『我向你抗議，老喬。你剛娶了新娘子，就說「愛情是一件小事」，這是你應該說的話嗎？況且當着新娘子的面，你把她放在哪裏？簡直是一種侮辱！我不贊成；絕對擁護女權……喂，喂！別去拿開水，晚上罰他的跪！』他向已經走到院子裏的馬蘭亂嚷，又讚嘆朱秉午的話像詩。

喬式夫一笑算了，也不辯解。意思是——『你們淺薄的很，除了打打鬧鬧，麼也不懂。』朱秉午可就成了可憐人，只見他坐在那裏，一會擦臉，一會咳嗽，一會又嘔兵。

嘴兵捏手。即使他已經罵過人家讀書少，小朱對他稱頌備至，還是不能甘心。又自己嘀咕道：

『假使人類真是自由的，你們也不必革命，我們也不用爲宇宙的有限無限煩惱——我們早應該明白它的面積，碎冰船也應該駛到月亮上去。說戀愛是一件小事，我也不佩服！』

莫步獨兩次被人打岔，按情按理，都難免不開心；朱秉午那邊又死不講理，如果認真起來，只有吵架了。因此他忍了半天，才說：

『你這不是辯論，只是抬槓。我說意志，你硬解釋成自由——這槓自然越抬越遠，還有什麼意思！』

『還是不抬好，免得傷和氣。』喬式夫附和，並不抬頭。

朱秉午以爲對方輸了，還硬爭道：

『我說的怎麼不對？怎麼才算辯論？』

據我猜想，地位思想是始終橫在朱秉午心裏的。因為他大學畢了業，家裏有錢，不久就出洋留學，反而在一個從沒進過大學門的人手裏栽了跟斗，顯得自己疏陋，豈不丟臉！也難怪他相持不下。莫步獨忽略了這一層，只見見朱秉午故意枝外生節，講不明白。這時他既無須作正面解釋，便直然說：

「對你真沒有辦法。我有個故事，你也許愛聽，倒是現成的比喻。」

「你有故事，大家歡迎，可不准瞎論！」小朱說。抓了把瓜子，準備享受。

莫步獨開始講：

「我有個相識——現在也不必提他的名字——在年輕時候，曾和我要好過，自認比別人激進。促成他抱這種見解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的父親。我見過他的老頭，在家裏簡直是專制魔王。脾氣壞的教人憎惡，又愚蠢，又頑固，又殘暴，又狡詐，可是無能。對他的教育，每天的必修課，就是棍子。他小時候沒有力量反抗，時勢造英雄，自然想出許多壞主意。比方在父親經常起坐的椅子上釘針，在便壺上鑽個窟窿，拿黃豆

把鷄撐死。後來他成了人，父親還是用棍打他，他便一面跑，一面罵：「你是父親，你不過比我早吃幾年飯；我早吃幾年，我還是父親呢！你有什麼權力在法律上兒子老子都是人，大家平等！」這些邪門給他大爭面子，恐怕至今人家還當笑話談。」

爭論變成故事，尤之乎凶煞化為祥氣，大家都覺得坦然，特別朱秉午和小朱鬆了口氣。喬式夫開心的不得了，盡量咬了口梨，笑着含糊說道：

「步獨真有本事講笑話。他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老頭拿他沒有辦法，氣極了，對他實行經濟封鎖。他也不肯低頭，便退學參加革命工作。」莫步獨接着講。「可是這位過激先生也真是寶貝。他因為反對父親，便認為一切現成的都是父親輩的，也就是反動的，連個人應該尊守的起碼道德：忠實，正直……也全給否定了；反而認為不忠實不正直是革命行為。他的工作表現當然不十分好，因為他根本沒有責任心，也沒有理想，無論對誰都實行欺詐。因為再沒有原則能限制他，生活又確切困苦，他利用「只擇目的不擇手段」這個口號，犯

下種種錯誤，有時還故意去犯，也不以為可恥。他自認是革命家，「唯物論」者，其實是個卑鄙的功利主義者，最低能的市儈，比騙子還可怕！」

「有時候你覺得畜牲反而比人可愛，這話實在不錯。就說他罷，在愚蠢、頑固、殘暴、狡詐、無能方面，可以說正是他父親的翻板；不過他比老頭更壞：老頭難得還要面子，他除了實際東西，可什麼都不要。」莫步獨繼續講，不免感慨。「幸喜他還沒有鬧出嚴重亂子，他父親死了。他回去承繼了產業，便在老家住下去，對他的田地去革命。他擬定一種新計劃，可是還沒有實行，已經發見行不通。佃戶拒絕接受，老辦法也遠比他的新辦法有利。他本來反對高利貸，利錢卻引誘他，別的債主也教他眼紅。他結婚很早，可是既不愛他的太太，也不愛他的兒女。只因為自己當初受過折磨，他對兒女竭力忍耐，而他們又忽略他的好心。此外還有各種事情使他煩惱，他終於現出原形，用鞭子代替了父親的棍子。」

「兩年後我看見他：他一切全照父親，只是模樣變的厲害，驟然教人認不出來。」

他瘦的活見鬼，眼睛又紅又爛，背也羅鍋了，走路活像老頭。「步獨，你看我過的日子罷！這算什麼日子？」他見面就對我說。「可是你有辦法嗎？」他緊接着一轉。「到處都有一種力量，好比無數隻手，它要牽掣你，拽住你。你不管它，你不能不管你自己。沒有辦法！你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只得入鄉隨俗。」他解嘲的笑笑，又嘆氣搖頭——「這是個吃人的地方，別說掉進來的是人，是鐵它也能將你消化。現在不是談理想的時候了，這裏根本用不着理想。可是這話只能和你老朋友講，也只有你會瞭解我。我現在就像驢似的活着，其實還不如驢，驢並不爲別人煩惱。我是說我的孩子，他們芽兒似的，你教我撇得開嗎？」於是他忽然放低聲音，神祕的湊近我說：「可是你別瞧，縱然如此，我還能爲革命進力。我自己不幹；我勸他們幹，讓他們增加地租，提高利息。對付壞人只有用壞手段。我這是以毒攻毒，可以間接激起革命。你等着罷，大火不久就會在附近點起來！……」

莫步獨的敘述告一段落，我儂言道：

「你這位相識真可怕。我也認識一個同樣的暴君，不過還有點人情，你講的這位簡直是魔鬼，他決不會有好結果。」

「他的結果是錢越弄越多，他自己卻越弄越倒楣。爲保護家產，他結交劣紳。劣紳忌他險詐，附近的窮人恨他，後來連親戚也跟他斷絕來往。出門就遇見仇人，他漸漸變的多疑，甚至對太太也不信任。最重要的是他害怕革命，他老疑心人家要燒他的房子，老疑心人家殺他，沒收他的產業，不久便成了神經病。」

莫步獨的故事完了，大家暫時不表示意見。小朱停了會，巴達巴達眼說：

「你的相識跟秉午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這就是說，他不肯替自己的行爲負責任。」莫步獨回答，瞧瞧朱秉午。「他把一切壞事都歸罪環境，假使他犯了罪，他就說是社會逼他幹的。我不承認社會應該替個人負責，因爲構成社會的是人，不是社會自己。譬如現在的中國社會，他鼓勵人營私舞弊，你卻不能因爲這個，自認有營私舞弊的權利。」

這時候院子裏轟地一聲大吼，大家正在驚駭，楊春已經蹦進來。這渾小子是個單純人，對他最好的解釋是生命，是火，是風，行動不可捉摸，可是到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熱鬧。至於好玩的程度，天下無例可舉。即使他犯一萬種罪，你仍覺得他可愛，因為沒有一次是有心的；縱然有所爲，也是爲了別人。雖然已是春天，時令感覺頂遲鈍的北方人也換了夾衣，他卻還穿着棉袍，又寬又大，看上去活像吊鐘。不但時令對他沒有分別，連衣服也沒有分別：他的就是人家的，人家的也就是他的。他蹦進來便將書桌上的糖、水果、香烟、茶杯推開，勻出塊地方，然後猴子似的高高坐上去。而幾乎同時，已經從背後摸到蘋果，隨便在袍子上擦兩下，送到嘴邊就啃。

『喂，喂，小資產階級們！你們在講什麼廢話？你們知道是春天嗎？』他一面嚼，一面亂嚷，腿也不老實，直在下面蕩。

莫步獨開玩笑道：

『我們哪裏曉得春天，你如果不叫，還直當是冬天呢！』

大家全望着楊春笑。小朱本來和楊春是冤家，拿動物作比喻，就是老鼠和貓。小朱怕楊春，可又老想撩他。這時見莫步獨便宜佔的有趣，便在旁邊乞乞笑道：

「他會叫喚，還算靈性，也不會穿這身厚皮了。你看他的吃相，簡直是狗熊麼！」

「你嘴儘管癢好了，呆會自然明白，有你小豬崽子賤的！」楊春嚇唬小朱。克差咬了口蘋果，又演說似的叫道：「喂，喂！獸子們，請注意：老喬應該請客，我提議吃他的喜酒，就在今天晚上。贊成的舉手！」

我們可以猜想，在好幾個陌生男人中間，戲弄和奇異的目光之下，馬蘭巴不得逃出去。莫步獨的故事於是對她成了恩典，人家忘了口渴，她便盡可能躲在廚房裏。直到無可再賴，當楊春說「贊成的舉手」時候，才羞怯怯提來水壺。楊春看見，來不及點贊成票，說道「稍來」，又道「讓我瞧瞧」，便托的跳下桌子。他繞着馬蘭，看了這邊，又看那邊，好像鄉下人在會場上買驢買馬，只差沒有摸摸拍拍。

「不錯，蠻好。」他滿意的笑笑說。

馬蘭一直紅到耳根，趕快湖上開水，放下水壺，躲到她的角落裏。想不到楊春會追上去。連朱秉午也悲觀完，撇下哲學和宇宙的有限無限，和小朱跟過去。他站在楊春背後，手插進西裝袴袋，側着頭，和楊春取了個同樣的姿勢。小朱站在楊春旁邊，和他取個同樣的姿勢。三個人將馬蘭圍起來。

『你看中意了嗎？』朱秉午說，便教新娘子打楊春。楊春罵他『大少爺嘴裏吞不出象牙，』又回頭嚷道：

『哈囉，布爾喬亞們！我們早先以為老喬老實，他可真不老實。你瞧他教教書，倒把人家黃花姑娘都給拐出來了。你們這些傻瓜，還當他聖人看哪？』

喬式夫剛送莫步獨出去，已經不在屋裏。小朱旁邊接腔道：

『黃花姑娘，你見過黃花姑娘！人家這是抱着孩子拜天地，雙喜臨門——現在吃喜酒，再過兩天就得歡迎小喬了。你沒眼睛，聞也聞得出來。』

『我聞不出來，就你小豬崽子聞得出來？剛才你罵我，我還沒跟你算賬的。』

楊春把吃賸的蘋果塞到小朱臉上；小朱要報復，卻砸到馬蘭身上；馬蘭早已忍無可忍，憤怒的站起來，拾起蘋果，又砸上朱秉午。

『喂，喂！你是怎麼回事？你有眼睛，應該尊重中立。』朱秉午不依，跑過去抓了一把梨皮。

於是房子裏發生了混戰，有人喊『這簡直成了瘋人院』，有人喊『打』，只聽見一片的鼓噪聲、笑聲、罵聲、邪許聲、茶杯摔碎聲、花生殼、水果皮、梨核、糖果，在空中亂飛，大家抓住什麼就是什麼。其初還是互相攻擊，但是一轉眼間，三個人全集中在馬蘭身上。馬蘭依在牆角裏，一面躲閃，一面將打來的東西打回去。後來她推翻椅子，擋住三個人追上來，才算逃進套間，把門鎖起來。

『喂，喂！快出來，不出來我們要打進去……喂，快開門，不開門不行……打，打……教我們等在門口，太不像話。你作過太太嗎……』他們追過去，嚷笑，用腳踢門。我走出屋子，喬式夫和莫步獨還在院子裏。他們不知在談甚麼，形勢似乎有點

嚴重。只聽見喬式夫講的末尾一句：

『……這有甚麼辦法，難道我能看着她自殺嗎？』

『我並非說你應該看着她自殺；只是向你指明，在行事之前，應該仔細想想。』
莫步獨對喬式夫頗不滿意。『我既然介紹你去，又不是訂什麼契約，幹不幹當然全憑你個人決定。成問題的倒是這件事的後果。你一時衝動，倒無所謂，試問以後別人怎麼進去學校爲一個人，會不會變成修道院……』

我不清楚他們怎麼起的衝突，也不知道那『一個人』的『她』指誰。莫步獨本來還要講下去，喬式夫也幾次想爭辯，可是看見我，兩個人全不響了。同時屋子裏鬧翻了天，爆發了一片的笑聲喊聲：

『老喬！老喬！你逃到哪兒去了？』

第二章

喬式夫和馬蘭在區域住下來。兩個人恰成對照：原來喬式夫一安頓好便開始工作，坐在窗下，筆不停的颯颯在紙上寫，有時抓抓頭髮，擦擦鼻子。對稿紙發會呆；而在屋子的另一頭，假使湊巧，我們看見馬蘭。我們看見她臥在藤躺椅上——她臨時搬過去的——頭朝旁邊滑開，一隻手托着頸部，另一隻垂下去，嘴唇緊閉，獨獨的望空出神。她中等身材，骨骼小，肌肉緊湊，站起時相當高；臉蛋像瓜子，比普通入黑；鼻子又長又直；嘴唇寂然不可侵犯；在長長的蛾眉之下，眼睛深黑堅定，隱而不露；而額部略白，正說明她的黑大半是日晒的結果。從全體及神韻說，她遠非閨秀可比，根本談不上嫵雅。並且有個無可掩飾的缺，她舉止呆板（也許勉強可以稱爲自重）好像某種慾望老在心裏激盪，教她時刻留心自己。因此她有時忘了，或約束也失了效。

用，又忽然顯得調皮。

根據我至今不變的印象，馬蘭和喬式夫頂大的距離還在精神方面。喬式夫是一直在懷疑和自省中生活。爲了符合他的理想——一個書本上的名詞，經常修正自己。這是件辛苦工作。譬如畫稿，他忽略自己的原樣，最直接關聯思想和天性的部分，也是最生動的部分，改了又改，終於改的五顏六色，一片模糊，白白糟蹋了生命顏料。馬蘭恰恰相反，在我跟她相識以前，我不信她考慮過自己。假使她有欠缺的地方，這不能怪她本人。也許勉強可以把她比成野生动物，對於風雹冰雪以及種種災難，忍耐或抵抗，全爲一個目的。她惟一的目的，是長上去。在精神發展上面，她聽其自然，毫無野心；縱然她有進步，也是在「長上去」的意義上學來的。

請不要問我她是不是美，對於我們愛過的人，這話是無謂的。如果我必須說明，那將是兩種絕對相反的回答。我之能和她接近，全爲喬式夫的「偉大」工作，他借口他忙，我只得忍受屈辱。（半年後我發見他並不愛她，爲的是把她攆開，我簡直像

吃了毒藥。我怎麼來講這個討厭的女孩子？在先我說她像老鼠，事實適得其反：她表面拘謹不安，放在生人面前，如被虐待；而在內心方面，卻傲慢固執，令人難於接近。不久我就發見她老在暗中偵察我，對我懷着莫名其妙的敵意。

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和喬式夫閒談。我們約定去城外玩山，便自然而然論到所謂人生與幸福。馬蘭躲在她自己的屋子裏——他們一安頓下來，喬式夫便規定給她一間屋子——許久才走來，也不招呼，就倒在躺椅裏。躺椅就是她的天地，她一個人能躺半天。

喬式夫並不理她，按他平常的習慣，只管慢條絲理用教訓腔調講：

「我和你的看法不同：你只看到個人，我呢，嗯，著眼社會。你應該想想，我們不是能離開社會生活的；試問我們爲人類的進步獻出生命的文化工作者，我們受的是什麼待遇？迫害！逮捕！拷掠！監禁！鎗斃！當這種種一天不停止，我們還鎗斃文化文明，我們便談不到幸福。根本談不到！」

『你誤解了我的意思，』我提醒他。並且告訴他我認爲在個人生活方面，即使這人參加社會工作也好，物質享受太缺乏也好，但在個人私生活方面，應該盡可能的調整得合理和諧，使精神上減少磨擦，從痛苦中得點樂趣。

喬式夫坐在椅子裏想着，臉上顯出奇異的光彩，分明不曾聽我講。

『現在全人類都在督促我們，我雖然坐在這裏，也聽見他們的呼聲。』他定定的望着空中說，就像這屋子裏只有他自己。『我們的任務是緊張起來，將我們自己緊張起來，不斷的緊張起來！我們沒有時間！作人不應該偷懶！』

『你以爲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目的——我們不斷的緊張自己，苦惱自己，就會把世界很快改變好嗎？』我詫異的問。

『我並不這樣想！苦惱我們自己，我們幹麼苦惱？』

他突然站起來，目光炯炯的直盯着我。

『你剛才說「生命與生活的適應」』他走開，搖搖頭。『這是個絕大的危險！』

絕大的——生命與生活的適應！——假使人類相信這話，他們會忘記奮鬥，有一天會因此墮落。我個人認爲，即使不斷的苦惱也好，至少在這個世界上，總比沒有苦惱強。」

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；我也不信人會因此忘記奮鬥……」我準備和他辯論。
喬式夫對我打量，神氣上好似說：「你能懷疑我的話嗎？我的話是真理。」又好似說：「你什麼也不懂，根本不配和我辯論。」於是又輕輕搖頭，意味深長的笑了。

「你不知道！你不知道！」接着他走開，仰首闊步。可是忽然又轉回來，直對我說：「托爾斯泰你看過嗎？過去有人攻擊他，其實是不瞭解他。他才是聰明人，遠在我們以前，他已經說過：工作就是幸福。真正的幸福是在這裏，決不是你的適應！我們不應該忘記，在我們的肩上，負着崇高的責任，莊嚴的使命！人類最高的美德是能工作，能忍耐，能犧牲！要是可能，我們甚至應該變成機器！」

他得意的向我笑笑，我以爲他要伸手當我小孩子拍我的肩膀，不料竟忽然走

了出去。在院子裏，他還大聲說：

『我們的確應該變成機器。假使每人都是機器，試想我們能做多少工作，十年之內能將世界變成什麼樣子！』

屋子裏賸下我和馬蘭，突然靜下來。實在時間已經不早，他們用的老媽早已睡了。馬蘭倒在躺椅裏，始終沒有動過，也不作聲。我知道她眼睛盯着我——也不知是什麼緣故，這晚上她的眼睛老直盯了我，彷彿有許多怨恨，要攆我出去——我只裝沒看見，不去理會。大家暫時既然無話，只聽見隔壁孩子的哭聲，書桌上鬧鐘的咯咯聲。

『機器，機器，兩架機器！』馬蘭突然說，嘆味笑了。其實應該稱爲她唸，她是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的，比寫下來的還確定。

我不由的轉過臉去。她仍舊保持原來的姿勢，身子朝旁邊依着，手掌托着下巴，小指微微上翹，美妙像個花瓣，下面露出圓圓的手腕，另一隻手攔在胸前椅扶手上。

她眼裏熠熠有光，在嘴角上，留着壓制不住的譏笑。無論教誰，驟然間都不免發楞。

「看甚麼，」她收斂笑容，生氣的對我責斥。

我的臉立刻紅了。

「我覺得奇怪。」

「你奇怪，有甚麼奇怪？奇怪又怎麼樣？」

「我不是跟你吵架。不過我問你：你剛才怎麼講？」

「我說你是機器。你不是嗎？那一天他們欺負我，你爲甚麼不你爲甚麼坐在那裏，像個木頭？」

「我可不答應人家開我的玩笑，馬蘭。如果你挑釁，你須拿出理性，別認錯人：那一天欺負你的是別人，並不是我。」

「我問你爲甚麼不？」

「因爲我的天性！」

及至明白她存心無理取鬧，我氣塞了喉嚨。她大概早已計劃好，狡猾的笑着直起身子，準備鬧開。可是只見她嘴唇動動，笑像夏天雨後掠過田野的雲影，立刻從她臉上消失，她失去力量，廢然向後倒了下去。她用手搗住臉，躺在那裏好久好久，直到喬式夫進來不會動彈。

「你們剛才談些甚麼？談的有趣嗎？」喬式夫笑着問我，彷彿我只配和馬蘭談論。

我心裏說不出的發癩，對他搖了搖頭。馬蘭從此在我生活上佔個位置。不管我的印象多壞，她的反常行爲卻刺激了我，當天晚上回來，一個人躺在床上，反覆尋思，希望找到打開謎的鑰匙。儘管我的經驗比別人豐富，試着去解釋的結果，反而使我越發迷亂。而這個女子，卻是我以前連想都不會想過——我從她身上看不出特色，根本不知道她是何等人的。

第二天我如期赴約，不料喬式夫臨時變卦，借口需要完成某部分工作，讓我陪

馬蘭一個人去。我一腔高興被打消，又顧慮到和不十分相識的女人去玩乏味，保不定還得在城外過夜，種種的不方便，便提議先到圖書館去，等以後有機會再去爬山。馬蘭聽着雖然掃興，卻也像孩子似的服從，並不反對。不過到了圖書館，我翻翻目錄，就看不見她了。

如果說馬蘭昨天熱烈——我縱使不明白她衝動的原因，衝動總是明擺的事實——她今天可謂冰冷，心境的變化，尤之乎由赤道忽然到了北極。她大概還爲昨天的胡鬧害羞，開頭就顯得胆怯，萎縮，毫無精神，還處處躲避我。她分明怕說話，特別怕和她算賬。我從閱覽室出來，看見她坐在圖書館花園的草地上，便在她旁邊倒下去，用手掌墊頭，望着藍天說：

『馬蘭，我帶你到這裏來，是想跟你談談，自然也爲你將來看書方便。你剛打內地出來，在你出來之前，不用說對K城早已神往，覺得它神奇偉大，高不可測；既來之後，你又覺得光怪陸離，不由的想用拳頭試試它，是不是？其實簡簡單單，不管那些失

勢的貴族靠當賣生活也好，靠房租地租生活也好；那些名流靠吹牛，學者靠抄書唬人也好；那些學生混文憑吃書頁也好；那些窮人拉洋車作巡警當聽差也好，他們全是平常人，你根本無須拳頭。」

直然問罪在我既不可能，我長篇大論，無非想掏彎引入正題，免得她過分難堪。只見她小手發抖，臉色灰白，低頭從花壇裏掐了花，慢慢撕碎，丟在地上，再掐來撕。撕了半天，也不見答腔。我沒有辦法，只好兜個大彎，直當閒聊。

「我老早想問你，馬蘭，臨時又總歸忘記：有個落伍軍閥，現在你們那邊當民軍司令，你想必聽人家說起過他？」

「你說的是鄭大通不是？」她登時大驚，反而問我。

「對了，就是他。」

「你怎麼認識他的？」

「這話說來很長，還是他在陝西作鎮守使時候，我在他手下作過事。」

「你近時見過他沒有？」

「我們好幾年沒見過了。自從鎮守使塌了台，他回老家，我連信也沒有寫過。只從他給朋友的信上，知道在你們那邊。他常出來嗎？作起事來，還是那樣可笑嗎？」

「他簡直是魔鬼！比魔鬼還可怕！」

「這麼說你認識他。你跟他多親嗎？」

「……」她搖搖頭。

「那很奇怪，你怎麼認識他的？他近來精神好不好？是不是還見天騎馬對人蠻

不講理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我尋那隻打開祕密之門的鑰匙，剛有眉目，（至少我能明白她的歷史，）她又沉默、固執，恢復了原來態度。任我怎樣追問，她用手握地，或搥青草，總不作聲。她避免講自己的過去，顯然有不願告人的痛苦。但像她的年紀，頂多不過二十二三歲，她有

什麼痛苦她不是因爲和喬式夫相愛出來的嗎？

第三章

我自認是生來寡情的人。不過我不重視馬蘭，另外還有個原因。當這時候，你不妨說我厭惡一切女人，只除了我的妹妹。

爲使人容易瞭解起見，我必須遠遠的追述到過去。我出生在一個鄉下的老家，在我下面有兩個兄弟，全不會成人；最後輪到我母親，她生我妹妹時難產死了。我同妹妹於是落在祖母和奶媽手中，在祖母的故事和陰氣森森的老屋中長大。我比我妹妹年長十歲。回想起來，現在我還清楚的記得許多往事，祖母講的哭墓的伍員，還有被狐狸盜去的三個妹妹，都曾使我關心，一併連當時講故事的情況，也都在我眼前。

我父親正像別的許多舊家主子，驕傲、專橫、缺乏同情，嚴厲的教在他下面的一

切人低頭。等到祖母死後，最後的蔭庇失去了，我們每天遇見的是繼母的陷害和父親的喝罵。須知殘暴永不能讓人敬服。這種境遇養成我現在的性格，充分發展了我的自尊心，使我平和、正直、莊嚴、義俠，天性趨向高貴，很小時候我行事就像大人。可是我並沒有被它完成，在造成我上述的德性之外，同時也無意中替我造下種終身痛苦。生活對於我遠比人類的全部智識可貴，你可以說我生來有無限慾望，不健康的慾望。我無時無刻不在渴求一種東西，很難確定它的名稱，它也許就是世人所說的安慰。我不斷尋求的結果——說真話我無須尋求，在別人全力以赴得不到的，我則無往而不順利，好像它們老早就煩躁不安，謙卑的在等待我。我常常被人稱爲『幸運人』或『走運的』，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。可是我甯願將幸運送給別人，因爲別人只消一滴就能滿足，而在我，卻等於澆進了沙漠。我怎麼才能津津的咀嚼從生活樹上得來的果實？假使有人知道成功和失敗在我都是一樣，一樣可怕，荒涼、空虛，這話若不令人驚駭，我很想說成功往往比失敗更教我失望。這是一種壞命運，我分明

看見它還要更壞下去，猶如勒在頸子上的繩索，沒有人能夠挽救。有時我確信只有死能解救我了。

可是就哪面看，我都比我妹妹幸運。我有個朋友，也是我的同學，名字叫范小白。他大概比我大八歲，爲人豪爽，能畫幾筆山水畫，足稱世家大少，父親在清代最後幾年曾做過巡撫。他所以肯進大學，目的在一張文憑，實際上他也的確是名士派，除了交結朋友，他從不把功課放在心上。當我剛剛過二十歲，有一年暑假我們去陝西旅行。先前范小白的父親手下有個叫鄭大通的旗牌——也就是馬蘭所說的魔鬼，當時已做將軍，在陝西任鎮守使。我們在他的衙門裏住半個月，范小白即席介紹我在他手下任職。（關於這位鄭大人的爲人，我留待以後再講。）毫不慚愧的說，我的才能足夠作幕客有餘，不必拍馬吹牛——這種手段世人知道的很多，結果只配給人家作奴；也無須任何手段，單憑我自身生來的高貴質素，很快便成了鎮守使的座上客。後來鄭大通被部下暗算，我才離開陝西。

范小白當我在陝西時候已經到了K城，在所謂「部裏」擔任差事，後來又在山西軍隊中任掛名顧問。跟着政治上的變動，他有幾位同鄉，原來大半都在政府中有相當重要職務的，至此退隱的退隱，到南邊去的到南邊去。他們原先曾辦一所藝術學校，無疑是貼本生意，因為范小白是無事忙，父親有地位，家中有錢，他們就交他主持。我離開陝西，范小白邀我幫忙。在這裏我遇見一個女人——我應該感謝他的好心成全，而我的幸運和惡運也就同時開始。

范小白有個姨表堂妹，他姨父的姪女，我相信他早已計畫好，等我一到K城，便把我們拉攏起來。這位小姐的父親是絕戶，祖父做官撈來份大家產，父親作大地主，銀子論缸窖在地下，珠玉成匣子鎖在家裏。她父親死了，財產沒有承繼人，母親絕望了。所有的絕戶人家全這樣幹，既然沒有別的辦法可想，只得將最後的希望交給女兒，用各種方法將財產散給女兒，必須在死前散完，否則便不瞑目。因此她母親肯讓她出來唸書。她掛名某私立大學，比我小兩歲，對於男女間的事情却遠比我知道的

多，我在她手裏只能算小學生。她盡量打扮，妖冶、輕盈、嬌媚、快樂、裝模做樣，教神仙看見也得回顧。興趣也特別寬，正在做詩，忽然學畫；正在學畫，忽然又學音樂；正學音樂，忽然要辦刊物；正辦刊物，忽然又熱中溜冰、組曲社。總而言之，她樣樣都來，樣樣內行。我經常的職務是被她拉出來，陪她聽戲，作短程旅行。一個月後她對別人宣佈愛上我了，（她不說我愛上她）——有時候——讓全世界厭惡這兩個字！她又說我們在戀愛了。

因為對女人缺乏經驗，我漸漸被她迷惑。她盡可能取悅我，並且送我各種東西，從衣服到領帶別針，幾乎連我用的肥皂都是她一手買的，直把我——她的『年青軍官』打扮的像花花公子。無論如何我得承認她的慷慨；真說得上揮金如土。但永不會想到，這慷慨到後來只有使我憎惡。我們勉強維持一年多，及至發覺她所要的只是我的所謂漂亮，將我當裝飾品玩弄，我們的關係達到頂點。她求我爲她留點餘地，別拋開她，讓她毀壞，說她有生之年將愛我一個人。最後看出絕無影響，她宣稱她

要自殺。我毫不動心，並且直然告訴她：我願意當面看着她死。我們經過爭吵，調解，到了大家分散。以後我沒有再見過她，她對人揚言要回老家，事實上去了上海，據不久以前的畫報上說，還和一個足球選手訂了婚。

馬蘭當然是另一種人。只怪她來的湊巧，她到K城，以上的事情剛過去半年，提起女人，我就討厭，覺得不配和我交往。不過自從我們在圖書館草地上談過，想到她並不如想像的簡單，一來也因為鄭大通是我的故人，便對她存了好奇心。

以後約摸又過了十天，無可再短的北方春天忽然要過去了。我預備理清腦子，譬如萬事更新，打起精神往下生活。半年來房子裏弄的亂七八糟，自然需要收拾。我有個聽差，又老又糊塗。因為天熱起來，早已不用生火，我讓他把火爐搬出去，以外的便親自動手，免得將東西弄亂。當我整理書架的時候，發見書架頂上的花瓶更動了地位，在一個角上放着我妹妹的照像，玻璃跟鏡框上也厚厚蒙了灰塵。

我妹妹本人瘦弱可憐，這照像却頗不相像：只見她戴寬簷大草帽，頭微微向旁

邊肩上傾側，臉上飛動着淺笑。教人看了如聽好的傳說，忘記世間還有愁苦，豁然感到年青。

我揩鏡框，一面觀看。忽然聽見衣裙的輕微綽動聲，錯亂模糊帶金邊的陰影，也在書架和牆壁上移動。我沒有留意。隨後影子停止、消滅，有人在我後面呼吸。

『馬蘭！』我回頭看，不禁訝然失聲。

原來在我背後，站着的正是她。她顯然又有了別的主意，所以進來躡腳躡手，不讓我知道。這一天她上下嶄新，身上穿翻領白上衣，領子上繡玉藍色小十字形花，繫深藍色裙子，襪同鞋全是白的。『假使她不怕難爲情，恐怕要在鬢角簪上花了。』我想，聞見她帶進來的清新氣息。她不說話，也不理會招呼，只管嘻皮笑臉望着我笑。

『馬蘭！』我又叫了一聲。『你怎麼不招呼我？』

她仍舊不作聲；只是向前走了兩步，在我旁邊站住，瞅着我妹妹的照像問：

『這是誰？』

我把照像遞給她，任她去看。其先她雙手捧住，放在眼底研究，接着又伸開胳膊，遠遠的拿着品評。

「唷，這裏還有題辭！」她突然驚叫，收住笑，同時很快的收回照像。照像旁邊的確題着幾個小字。

「你看這是誰？」她低頭一個字一個字唸。唸完稍微遲疑，好像看不懂似的，向我瞟了一眼，又竭力裝出不注意的樣子說：「她一定——一定是誰的了？」（她聲調急促，說着做個笑臉，令人覺得好玩。）

我有意和她開玩笑，便說：

「一個跟我關係密切的人。」

她聽見這話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直在那裏向我滴溜。

「你的朋友？」

「也許還要密切。」

她掙了掙。

『那麼，一個好人的？』

『你想的太遠了，』我說，把照像要回來。『你就看不出她有像我的地方？』

她又急急把照像奪回去，緊緊捏在手裏，餓狼似的仔細觀察。

『她很美，』她自語。停一會又懊惱說：『我看不出來，她沒有一個地方像你！』

『她像我母親；這自然不能怪你，因為你根本沒有看見過她。』

『她現在在哪裏？』

我告訴她妹妹還在唸書。她於是把照像還我，沒有主意的走開幾步，似乎感到掃興，接着忽然向我轉過身來，要我讓她幫忙整理屋子。我們動手將鏡框從牆上摘下來，將小玩藝放到一個盒子裏面。

『我不要你，』她把我推開。『把小几擺在這裏，再加上一塊檯布，將花瓶放……』
她望了望，又無意中嘆息：『你這裏這樣亂，就像從來沒有人替你收拾過……』

我在旁邊看她收拾。馬蘭輕快的從這邊走到那邊，用細小然而豐滿的小手撲打灰塵，安排各種比較小的東西，嘴裏同時哼着小曲，單調，令人愁悶。

「這個小曲我好像很熟識，它有名字嗎？」我問。

「你猜猜看？」她簡單回答。走過去把檯燈放在櫥子頂上，並不看我。

「它教我想起小孩時候。」

她果然不唱了。

「來，幫我把桌子抬到裏面，」她向我叫。「以後天氣熱了，放在這裏你看好嗎？」

我依她的意思辦。她說天氣熱起來，坐的離陽光遠點，心裏也感到涼爽平靜。

我半玩笑半認真說：

「沒有想到你竟這樣心細，原來你也會體貼人。」

馬蘭紅了臉，裝着生氣模樣走開。

「把她放在老地方，」她拿起我妹妹的照像，回過頭來向我笑道。「讓她永遠

側着頭，永遠這樣看你！』

我讓她把照像放在桌子上。像一切喜歡自作主張的人，馬蘭並不理我，竟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。隨後她找到一隻獅子。

『把牠——』

我全身突然佈滿緊張，也不知道她怎麼找出來的，在書架背後，也許在櫃子裏面，這個所謂『雄壯東西』用整塊的瑪瑙精工彫成，原來是范小白姨表妹送我的紀念品。

『不要，馬蘭，』我大聲喊。『趕快拿開，別教我看見！』

馬蘭嚇的直怔。

『你怕甚麼牠會吃了你？』

『這是孩子話。什麼都不要說，趕快拿開。否則我生氣了，我要扔出去。』

當下我沒想到這會使她難堪，我的惱怒適足引起懷疑，令她往不相干處想。可

是我即刻就注意到，她喪氣極了，直到清理完屋子也沒有作聲。她懶懶靠在我對面沙發裏，眼睛朦朧疲倦，脚微向外伸出，白襪子上模糊顯出兩條光暈，曼妙、豐滿、惹人注目。一種嬌弱姿態，令人想起華宴徹宵，獨留在深夜中的醉女。後來她自己大概也覺察到這點，趁收回腳的機會便站起來，又走到書架前面，拿起我妹妹的照像。

這是個解除馬蘭誤會的恰當時機。我覺得抱歉，雖然我剛才生氣，完全不是對她而發，誰又知道她怎麼想？因此我跟過去，不露痕跡，不讓她明白我有所企圖，握住她的手說：

「馬蘭，我看你好像很喜歡這個人。假使你願意，我想讓她跟你作個朋友——可是你要把人家看差了；你不會在心裏嘲笑她罷？」

馬蘭驚異的轉過頭來，一面抽回手，向我聲明：

「我從來不在背後嘲笑人家！」

「我看的出，你當然不會；假使你知道她的遭遇，你更不會了。」

「她的遭遇？」

「對了，這個人的遭遇很不好。至少比我們的——你的我不知道，至少比我的還壞。不過我們不談她了，現在讓我們出去。我們一道出去嗎？」

這一天春光明媚，天藍的像誰剛才用清水洗過。陽光充足的照着全城，老爺、太太、小姐們決不會領略這樣好的光影，大概還賴在床上，街上只見偶然經過的作坊送貨車、空咚咚響的水車。斑鳩在河岸邊的柳樹上叫；鴿哨在空中嗚咽；空氣刺激心肺，教人神志清爽，感到非在曠野上盡量走，將充沛的精力弄疲倦不可。我忽然想起被喬式夫臨時打消的約會，提議出城爬山。馬蘭點頭贊成。於是決定去坐電車，然後換驢。

「馬蘭，你猜我現在在想甚麼？」我在路上大聲說，幾乎成了叫喊。老實說這很可笑，如果在平時，我會爲自己害羞。

馬蘭望着遠遠的前面，本來不注意我。

「你在想甚麼？」她忽然驚醒。

「你決不會想到，我在想，我們兩人真像蜜蜂。你看我們多傻，這麼早就忙活，忙活了還跑出去。蜜蜂平常總醒的很早，太陽剛出來便飛出來。你老家是不是鄉下？」

「我們鄉下沒有大羣蜜蜂。也許有，我沒見過。」

「你應該找個機會看看，這些小東西很可愛，尤其早晨，牠們一早就在園子裏。你躺在樹底下，就在地面上，合上眼——一種一生永不會忘記的享受，只聽見牠們嗡嗡，嗡嗡……」

「你們家裏有園子嗎？」

「有個很大的園子：桃樹、李樹、梅樹、杏樹……」

「因此你小時候總愛躺在園子裏，合上眼，嗡嗡，嗡嗡？」

「不單小時愛，馬蘭，我願意永遠。假使我將來有個自己的園子，我想在那裏躺

一輩子！」

『你總不能聽蜜蜂過一輩子。老是嗡嗡，嗡嗡！這麼着，我三天也活不下去。』

『我不過隨便說着玩的。你以為我真會在一個固定地方躺下去嗎？不過等我們老了，我的確希望有個自己的園子。我承認人類本身有許多矛盾，有時候需要作事需要活動；忙過了，活動完了，又需要休息。如果老跟老喬一樣，我覺得一天也不能活。』

馬蘭不說話了。我的快樂不久就被打銷，其初我以為她穿了新衣，所以顯得拘束不安。漸漸看出她有別的原因，似乎有所思想。快到電車站時候，我們被人家出殯的儀仗攔住，只得在一家古董舖前停下。窗戶裏擺許多玩藝兒，一隻小船忽然吸引了我。船上坐兩個人物，客人坐在前面，張着紅油紙傘，艄公——簑衣、箬帽，在後梢打槳。我預備買了送給馬蘭，因為我這時候相信世間只有快樂最有價值，牠會教她高興一天。可是等我轉過頭去，卻不禁大吃一驚，原來馬蘭已不在旁邊，站在街上的只賸了我一個人。

說不盡有多掃興，我拿着小船回家。

『也不知道她是怎麼的。簡直還是個孩子麼！』我想，連自己都不明白會動這麼大氣。

我決心以後隨她去。可是勉強忍耐過下午，第二天還是去找她。喬式夫大抵在屋子裏工作。馬蘭蹲在院子裏，用鐵鏟掘地；另外一個跟她一同掘地的是楊春，手裏拿着火銃。

『時間已經晚了，你要試一試，種子不能下的太深。這裏種紫茉莉——開總能開——那裏呢，種鳳仙花；再過去種剪秋羅；沿住甬路——半支蓮……』他一面掘一面嘮叨。

天氣燥熱困人。馬蘭漲紅了臉，鼻子和額上全是汗珠，並不理會楊春。看見我走進來，她丟下傢伙，站起來到屋裏去了，沒有向我招呼，也沒有任何表示。

賸下楊春，仍在那裏深一下子淺一下子的掘。我站在後面，見他懶懶散散，不過

拿種花作爲借口，心裏不覺好笑。漸漸他自己大約也感到無趣，拿火銃敲着地面，向上房望望，於是也站起來。

『哦，原來是你！』他看見是我，他竟嚇了一跳。接着又對我做眉眼，像怕被先生發覺做了壞事的小學生，悄悄的走過來，向我挖苦道：『你真是好嚮導，昨天把人家弄丟了，今個倒還敢來！你偷偷站在這兒，簡直像根大蠟燭。』

我將所有的不痛快全發洩在他身上。

『呀啐！』他啐着拋開火銃。但忽然又改了主意，問我是否聽說朱秉午最近弄到手個女孩子，據說是某慈善機關養大的孤兒。

我生氣說：『他孤兒他的，跟我什麼關係！』

『好好，你簡直亂咬……』他聳聳肩膀，又匆忙轉過去向上房喊道：『老喬，老喬！多好的天氣，你幹麼不爬出來……』

門裏面放着楊春的腳踏車。（在我沒留心，——這車子兩禮拜前還不知道

是誰的，自然又是他借來的，也許是搶來的，比郵差和報販騎的還舊。他話沒有說完，也不等喬式夫回答，只詭崇的笑笑，好像說：『噯，這位先生！』奔喪似的推起車子跑了。

『噫，噫……作什麼事？』喬式夫在裏頭含糊應着，頭顯然還埋在桌子上，根本沒有抬過。以後沒有人答腔，他也不再追問。

試想這多可笑！我是說馬蘭和喬式夫：一個人將桌子當作世界，什麼春天、快樂、幸福、人生、全置若等閒，時間對他沒有影響，生活的波濤只在他周圍渦流，他自己好比大海中的礁石；而另一位，馬蘭却在夾雜着石灰同瓦礫，毫無生機的泥土中種植花草。

喬家的老媽子從外面借來一把鐵抓。

『李先生，您來幫小姐種花兒，』她走進門向我笑。『小姐興致好的很，昨兒晚上就囑咐我借傢伙。我兒子又不當鐵匠，出門跟人家眼生面不熟，你教我向誰借去？』

跑了半晌午，差點沒把我的老腿跑斷！」

我等馬蘭出來，看她怎麼見我，果然她很快就出來了，大大方方，步態閒適，就像我們中間壓根沒有昨天，她從來沒有做過錯事。可是請等一等，她才沒有忘呢。

「昨天我買了許多花種，」她走到我面前說，說着笑了。「這是我給你借的，」她又說，「你個兒大，該用這個大東西，幫我把花種上。」

她直然瞅着我，除了平靜、快樂、微笑混合成的光輝，絲毫看不出別的痕跡。好像她早知道我今天要來。她的坦白——其實應該說她全身的光輝，好比陽光照散晨霧，很快就把我心裏的氣惱消滅。世界又重歸單純，一切全光明和諧。我從不曾看見她這樣迷人，也許因為我過去對她根本不曾注意。

「楊春哪裏去了？他走了嗎？」她明知楊春走了，還故意問，及至發覺我瞅着她，又急急掩飾道：「他走的正好，死了更好！也不管人家高不高興，就嘮嘮叨叨，逮住人家死纏活纏，教人討厭！討厭死了！」

我不作聲從馬蘭手中接過鐵抓。這片好多年沒動過的老院子，堅硬像石頭，要全部掘開，少說也得兩天。兩個人不久全大汗淋漓，只得改變辦法：將院子周圍及甬路兩邊挖成溝，種矮小的花；在中間挖成坑，種枝幹比較高強的花。因為工作順利，大家高興，腦子裏不久便出現一座小花園。院子裏只聽見嚷聲和笑聲，誰也不會去想喬式夫在屋裏幹什麼了。

「嚇，馬蘭！我把鐵抓深深下去，不禁笑着嘆息：『你不知道——你決想不到，我剛才才是幹什麼來的。』」

「你幹甚麼來的？」馬蘭埋着花種。

「找你來嘔氣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你找我嘔甚麼氣？我又沒弄壞你什麼，也沒得罪你。」

「現在別裝假了。你明明知道，我看得出——你早就告訴我了。」

「我幾時告訴你？」

『就在剛才——馬蘭。你剛才從屋子裏出來，衝着我笑。』

爲不致笑出聲來，馬蘭用手掩住嘴，全身顫動，花種撒了一地。她停了會說：

『你們男人真是怪人……』

『在你看來全是怪人，這個城就怪。』我回答。又警告她：『你把花種弄撒了，全灑在外面了。』

『哎呀，糟糕！這裏要出一片花，出的密密麻麻。』她說。然後莊嚴的抬起頭——『不過我只是說別人。譬如朱秉午，他們遠遠的從老家出來，在這個城裏幹些什麼？是不是因爲無聊，每天到處跑，到處昏天暗地胡鬧？此外他們的希望在哪裏？』

我怎麼對她解釋？先不說游手好閒之輩，單那些好學生，他們有希望，有作爲，對將來抱理想，我也不敢對她說明一個不變的結果，將來有一天，他們大多數仍走父兄的老路。他們經過衝撞，碰夠了釘子，想起自己的優越地位，知識和幸福，最後是向社會投降。如此代代相傳，走一丈，退九尺，蝸牛似的蠕蠕前進。這就是中國！

『你還是不要問好，』我避開正面解答。『不過我不妨告訴你，他們沒有一個教你喜歡，連我在內，你決不會覺得有一個可愛。』

馬蘭對於這話沒有言語。我們繼續種花。我心裏平靜，除去工作沒有任何思想。其實連工作也沒有想到。我相信她也如此。

第四章

我妹妹的死對我是一個嚴重打擊。噩耗來的如此意外，我從喬家回來，家裏拍來的電報，她病中寫來的信，全在桌子上等我。我楞楞坐在椅子上，半天想不出發生的什麼事。忽然站起來就朝外跑，一口氣趕到車站。及至走進車站大廳，看見那些鋼鐵的樑柱。許多人在紛亂中吵嚷，又感到驚異。

「我來幹甚麼？這樣一個人，難道我跑回去只爲看她的棺材，看着人家將她埋到地下嗎？從此石沉大海，她被肯定從人世上消滅了嗎？」

第二次回到家裏，我毫無所思的倒在沙發上——也許應該說我的思想太多，反而被思想給塞死了。我並不覺得悲慟，因爲我事前毫無預感，毫無準備，根本不會想到它來；況且死是什麼情形？它在生活中包含什麼意思？我全不瞭解。別人定能明

白，我們必須等到相當時間以後，精神恢復正常，才能證明死的存在。一個冒然投來的消息，決不能將一個活人從我們心上取消。

我記不清前後發生的事情。只覺得老聽差倉皇失措，曾一次一次進來，在我前面的的是極長的白天，長的教人支持不住。也說不出自己何所等待，可又似乎分明在等什麼，每回睜開眼，總見燈在桌子上亮着，電報靜靜躺在地上。偶然有一瞬間，我想，到真正死了的並不是她，反而是我，房子就是古墓，我自己就是復活了坐在墓中的妖怪。何謂快樂？何謂悲哀，善惡、真偽、時間、全無意義。於是有人把我搖醒。我睜開眼。

『馬蘭！』軟弱的我喃喃在喉嚨裏叫。『現在是什麼時候？』

我的聲音沙啞破碎，簡直聽不出是自己的。馬蘭從上面瞅着我，又驚異又擔心。

『現在是上午。上午！』她的嘴唇顫抖。『你怎麼回事？燈這時候還亮着——昨天晚上你沒有睡？』

『沒有，沒有睡。』

『你幹什麼？』

『不做什麼。』

我指地上的電報。她拾起來，仔細看了，把椅子拖過來，在我前面坐下。

『那麼那張照像，當真是你妹妹的了？』她停會問。

『那張照像？』

『放在書架頂上的那張。』

我不知道做了什麼，大概我的樣子很難看，她馬上發慌，聲明以後不談這事。

『不然，馬蘭，今天我要全講出來。請把桌子上的信拿來！』我向她請求。我心裏

苦悶，靜寂使我恐怖，我需要不住的說話，不住的聽見聲音。

馬蘭順從的把信取過來。

『你還沒有看過。』

『不要緊，請把牠拆開……用大聲唸！』

動。
她極費力的捏住信紙，很快的看下去。至少模樣如此。我瞧她的手在不停的抖

『唸出來，馬爾！用大聲！』我命令她。

她從椅子上站起來，厲聲說道：

『我不能——你幹麼苦你自己？你現在應該去睡。』

『不用管我！拿過來，讓我自己！』我狂暴的奪了信，一面將她推回去。

『哥哥！好久不見你來信，我很不安。（我妹妹寫道。）雖然我不信我的運氣會糟到這步田地，可又老忍不住往壞處想。上禮拜我回家一趟，事先不曾跟你說明，因為是臨時決定的。我跑到母親墳上，哥哥。我們當初在墳上玩，栽的小樹，你的一棵我沒有找到，死了，也許給放羊的孩子砍了；我的一棵却非常茂盛，樹頭像把大傘，身幹有碗來粗。你會對我講母親的爲人，還盡力證明她的樣子和我相像。這些事你自然早忘了，却至今還留在我心上，反而比先前更清楚。但她究竟是怎樣的？我默想半天

——遠遠的有人耕地，誰也不注意我——結果還是絲毫都想不出。現在我覺得一切人都離我很遠，（千萬別爲了這句話罵我，）有時候教人恐怖，此外我有許多話想跟你說：父親，繼母，田野，樹木，我們好多年前的玩具和我們的花狗——請原諒我沒有力氣……我回來那天刮風，回來就病倒了。醫生證明是傷寒，相當嚴重。記得我們當初在母親墳前栽小樹，你說我們的壽命將和小樹一樣長，足證你的讖語（雖是孩子時候的戲言）並不可靠。哥哥！我還能看見你嗎？你去陝西以前就說要回來看我，可是直到如今，好幾年過去了，你一再拖延，總不回來。我無時不在等你，可是從來沒有現在這樣殷切盼望教人感到疲倦。你一定能想到……」

忽然我聽見自己是用盡全力呼喊，聲音空虛，微弱，沙沙的活像嘶鳴。我停下來——實在是我不敢再朝下唸——說道：

『馬蘭，現在你看見了。我就是這樣無情：不管外面怎樣，我從來沒有爲別人着想，在我心裏只有自私！』

『不是的——別說了，伯唐。』馬蘭向我懇求，只見她比先前還要灰白。

『好幾年前我就答應回去看她，』我不聽她，只顧繼續往下講。『別的她全不希求，只要我回去一趟，她就心滿意足。僅僅這點願望！我損失得了甚麼？好幾年來我做過甚麼？什麼全沒有做。可是這個生下來就沒有母親的孩子，還是我的同胞妹妹呢！我有心肝嗎？你幹麼不罵我？』

眼淚紛紛滾到馬蘭臉上。我不明白她哭的原因，還有上面的對話，也不敢確認沒有走樣。以後有好幾天，我衰弱的躺在床上，始終不聲不響，好像一生所有的話全說完了，既無所需求，也無所期望。腦子裏老是那個混沌思想：牛和死的神祕。有時我忽然驚異，轉過去朝外望望，老見馬蘭坐在窗戶底下，手裏拿着衣料，低頭一針一針在那裏縫。

『這人真有耐性，』我心裏嘆息。『她也不知道要做多少衣裳，老縫個沒完，就像喬式夫所說的機器，根本沒有動過。』

爲讓我自動忘記，馬蘭避免提我妹妹。她找出種種理由要我到院子裏去，看她和我的老聽差種花。（在先她曾爲我買一份花種。）經常是談同我們都不相干的瑣事；她怎樣看見一個外國孝婦；報上說前天逮住幾個強盜；市上流行的新式服裝……她講的時候只是假裝有趣，態度並不誠懇，在敘述中間，往往插進幾個問題。用意顯然在把我從傷感中拉出來，讓我的注意轉到日常生活。

後來看出她的方法全無反響，便大姐似的認真責備我道：

「她既然死了，你一直難過有什麼用……我不是說人不應該有感情，不過也得知道節制。況且你這樣敗壞自己到底爲誰？如果爲她，她不知道——即使知道，她也決不會喜歡；爲你自己嗎？你想讓人家知道你吃苦嗎？你不幸嗎？」

她的話自然不完全站得住，可是我沒有力量反駁。

「不是，馬蘭，並不爲誰。」我向她申辯。

「誰都不爲——你不是覺得你比別人可憐？」

我咬着嘴唇向她搖頭。

「你比別人傻嗎？」

「你使我生氣。幹麼你要用無聊話逼我？」我喊。

馬蘭站在前面沒有動。看起來很可笑，儼若她年紀真比我大，有監視我並教訓我的公認權利。

「我逼你幹麼逼你？」她冷靜的瞅着我。「這不是逼，伯唐。請你聽我的話，我只是讓你想：理是直的，你既不比別人可憐，也不比別人不聰明——你是個男人，對事情想得開，應該灑灑落落，將眼光放得遠點。」

「你以為男人應該和女人不同？」

「並不是他們應該，他們的地位本來不同。你總得承認女人站的地位比男人低？」

「我承認。」

『那麼假使有這麼個女人。處在她的地位的是你，你怎麼辦？』
我等着她朝下講。她向我轉動眼睛，像探測她引起的反響。

『譬如有個女孩子——請你替她想想，』她鼓起勇氣說道，講的時候略微激動。『她父親在城裏做小生意，母親住在鄉下。有一天人家看中了她，蒼蠅似的釘上她，死也不放。』

她眼裏耀着光亮刺了我，一種說不盡的緊張，我喉嚨彷彿被堵住了。不等她講完，我搶着說：

『她應該不理他，將他踢開！』

『她踢開誰？』她驟然聲色俱厲，像要跟我吵架。『她踢他嗎？她敢踢嗎？人家是個將軍，一個不了，能殺她全家；她卻連自己都養不活，既沒有地位，也沒有力量。』

忽然我醒悟過來。

『你說的是你自己，馬蘭！』我驚駭的叫起來。『那個將軍是鄭大通？』

馬蘭很快的低下頭。

『就是鄭大通。你是男人，拿你的境地和那個女的比比？』

『這不能比，我們不能老想着自己。』

『可是我們也不能忘記自己，將自己交給別人。』

『至少你現在總算擺脫了他，我是說鄭大通；老喬也還愛你？』

『滾，他愛我著呢！』

她低頭站在那裏，似乎還有許多話要講。可是忽然搖搖頭，經我前面走開。她實在是個奇怪女子，至少當時給我的印象如此：因為過去的生活關係，她不會得到正常發展，說話平常往往幼稚，跟她的年齡符合；有時候卻又出奇驚人，令人想起它們沒有經過時間的鍛冶，和她溶合起來。

然而無論如何我得感謝馬蘭，經她細心看顧，我的身體便很快復元。接着我和范小白出發旅行。一天薄暮，我們坐在長城頂上，面向塞外。太陽正從左邊山頂落下。

去，另一邊的山巒在夕陽下燃燒，現出輝煌的燈紅色，前面是逐漸暗淡下去的荒谷，遠處的連山從灰紫色塵霧中峨峨露出羣峯。范小白講中國人的功業，以及歷代戰爭。特別關於長城方面，他說的有聲有色，在想像之上又加以談諧的渲染。

『李廣的最後一仗，』他用特有的熱烈聲調講，彷彿他正望見一部旌旗招展的大軍向口外進發。『你只要想想當時的地勢，就會明白：他出右北平——這是一條死路，戰勝無功，打敗只有被人家包圍。衛青甥，舅，倆顯然居心玩弄他，因為匈奴決不肯遠離他們的老窠，在獨石口以東屯駐大兵。飛將軍沒有想到奸計，也是他受制於人，他一生所向無敵的戰績，和他一生淒落的遭遇——這可怕的對照！教他滿腔牢騷憤恨，到處去找敵人血戰。他要和命運決戰；另外一層，雖然他對於壓倒靠一個小女人起家的平陽早已絕念，至少還想讓他們看看顏色。當時將帥在朝廷上的地位完全取決於一場廝殺。可惜他打的是空前敗仗，沒有遇見一個匈奴，到處撲空的結果，毀盡他的自尊心，連帶送了老命。』

范小白倒盡他從史記和漢書得來的全部歷史知識，我們從幻境中驚醒，天早已黑了。下面的荒谷早已沉沒在黑暗中，羅列着的萬帳，刁斗同羯鼓全是空的，全在我們前面消滅，北去的鴻雁從頭頂鳴過，先前曾照過古代中國人的星斗正寂然照耀周圍的羣山。

『咳，糟糕！糟糕！透頂！我們簡直被死人們騙了！』范小白在暗中笑着埋怨。

我們摸索着從長城上下去。路頗難走，尤其范小白，除了坐轎從不曾爬山的人，自然更加困難。我們必須時時留神，免得被石子滑倒，滾下山去。

『這路真他媽的該死，比新媳婦走紅毡還難，我身上要出汗了……』

他自艾自怨咕嚕，忽然又轉過來問我：

『先幾天我在那裏看見的女孩子是誰，黑黑的臉蛋兒。我一去她就走了？』
他問的出乎意料，我一時不及解答，只含糊說：

『一個新認識——』

他正在前面盤下一個陡坡。

「呀！假使她在這裏多好！」他嘆息完，又說：「這種地方——你害怕嗎？」

「怕甚麼？」我問。看見他連滾帶爬，真覺得好笑。

「就跟人家說的差不離，伯唐。你總是個好傢伙！你相信自己，生來就無所謂害怕。」他極口讚嘆，手扳住石頭，一面伸腿朝前探路，「你遇事逢凶化吉，這一點我瞭解，因為你相信自己。可是你又太相信自己，有時候我反而信不過你，跟你在一塊總覺得不大安全。我常常跟自己說：你別瞧他神氣足，他的生命可不見得牢靠，在他前面有個大危險，他自己看不見，別人可看得見。也說不清這危險是什麼，我總覺得它要發生，說不定哪天。至於她，那個女孩子，你完全信得過，在她旁邊，你絕想不到害怕。你根本想不到。」

「只有這裏的石頭肯聽你胡說！你認識她嗎？」我報以嘲笑。

他向我搖手，一面喘氣道：

『絕對不是胡說，老弟。一點都不胡說，你得承認老范會看相——只要看看她的鼻子，她的嘴唇，她的眼睛，還有她的額顛……請用心記住我的話罷，走運人（你的好運氣把你寵壞了，就像嬌生貴養的孩子，你給慣壞了——你勇敢，高傲，在人生田地裏一直往前，所有的阻礙都在你前面閃開——你任什麼都不注意，任什麼都看不見。）這個女孩子可夠你對付的。我是說如果湊巧，你萬一得罪她，她要跟你相持到底，決不投降……』

因為出身關係，范小白在學生時期已經像中年人，洒脫大方，洞達世故，不知世上有所謂憂患。他對我永遠熱誠快樂，人生在世，有個像他的朋友，真是快事。由他的提示，我確實想起馬蘭。我看見的和他講的不同：她坐在我窗戶底下，（正如我在病中每天所見的，）手拿衣料，極專心的低頭在縫衣裳。使我驚異的是這種形象老沒離開過我。我忽然想起來，即當范小白講秦始皇的大業，她也常常在我前面出現。

第五章

兩個禮拜後我們轉回K城，馬蘭歡迎我。我走進他們的大門，她正在庭院裏澆花，來不及放下噴壺，就對我張開雙手。我被曬黑似乎教她喜歡，只見她老蹶着我笑。說不清屬於哪一種關係——我事前沒有想——在看見她的一瞬間，我感動到極點，好像我們已經很久不見，我早就計算相見的日子。

「你還認識我嗎？」我笑她。

突然間她混亂慌張，不好意思。

「不，不是，」她向我支唔。「我沒想到……不說了。你要不要到博物院去？」

「現在？」

「不是現在。明天，明天上午。」

顯然全是鬼話。接着又說她有事，要馬上出門。

『喬先生在家裏，』她補充道。暗示她出門後，我可以和喬式夫長談。

我跟她走進上房，喬式夫正望着空中出神。我們談他的工作，他自稱最近曾爲馬克斯的某段文章求得解釋。隨後一陣輕微的繸絆聲，像光亮的一閃，馬蘭從她自己房子裏出來。她穿着鵝黃線織上衣，黑領帶，頸子上一條蛋青色薄綃，下面是玫瑰紫蘇紗裙子，優雅輕盈，教人想起她脚下踩的不是地，灰塵不敢朝她身上沾，她裙子的每條縐褶都該讚頌。

『今天她怎麼了？』連喬式夫也露出這個意思。

然而這還不是她令人驚嘆的全部，青春才是真美。從瀾漫於眉目間的某種光輝上，足見她正被不可解說的歡樂陶醉。她微笑着迅速從我們中間走過，甚至沒有招呼我們，沒有向我們點頭，連看都不曾向我們看。順着轉身，手中的陽傘向外畫個弧形，然後走出屋子。她在院子裏大聲叫老媽，（假使問她什麼事，她定是吩咐把噴

壺拿回廚房，再不然就說她忽然忘了，分明只爲樂意叫那麼一聲，並非真要等誰理會。我跟喬式夫不期然彼此望望，馬蘭在空中留下新衣的香氣，而在我們心目中，却帶走了人生的光和色彩。

喬式夫繼續講他爲馬克斯求得的正確解釋，用他自己的說法，「就是蒲列汗諾夫也不會懂，」絕對是個發明。可是他似乎有許多心思，興致並不怎麼好。我們的談話也時常停頓。和他坐對面，我發見我們中間的距離，好像各人都有祕密，誰也不肯洩漏，誰也跟誰沒有關係。既然無話可講，馬蘭不見回來，簡直是活受罪。

「唉，馬克斯，」我心裏嘆息：「你沒想到你在這裏作了什麼！」

從喬家出來，我在街上，漫無目的。等我發覺，已經在公園裏。我覺得無聊，又不想回家，便慢慢走上小山，從山頂望下面，山上山下，只見草木一片翠綠；草地上沒有人，空蕩蕩躺在太陽底下蒸發；鷓鴣在湖岸上樹林裏鳴囀；湖水閃閃發光，妖媚，自得，彷彿在笑。全園子都在明亮與溫柔中，除了鳥與遊蜂的鳴聲，沒有別的聲音，空中瀰漫

着香氣。

『人在無意往往有更好的收穫！』想起在喬式夫家中所受的沈悶，我忍不住想笑，滿懷感激之情，也說不清對誰。我感到我有無限精力，我滿意這精力，並且需要在各處用盡：曾被美人憑依的欄杆也好，無意中出生在世間的小草也好，毀了的古代建築的廢基也好，空着的鞦韆架也好，以及各種在呼吸的植物也好，全教人想去親近。因此我走下去。穿出窄窄的隧道，我突然站住，在隧道出口，往旁邊轉過去點，一塊大石把她和小路隔開，馬蘭正在山坡上幾棵白皮松下面坐着。因為張了陽傘，我看不到她的頭部，却能看到她拿傘的胳膊和露出的腳。圍巾墮在背後，她一心向湖。我站在後面，暫時也不想驚動她。（在我一生中，大概沒有比這事作的更好的了。）馬蘭忽然轉過來，滿面通紅，笑指旁邊的石頭讓我過去。顯然她早已想到是我了。

『你不是有事情嗎？怎麼改了主意又想到這裏來。』我仍舊站着不動。

她瞅着我時眼睛裏包含的善意，我將永遠不能告訴別人。假使眼睛真能將人

融化，那所指的也許是這個罷。

『我隨便進來看看。』

她說着低下頭，用腳踢開一個石子。隨後又解釋——

『我是打門口經過，忽然想起來的。』

『她在騙我，不過沒有關係。』我心裏說，在她旁邊坐下。接着說道：『馬蘭，剛才你在家裏，看見我就說沒想到。現在請告訴我：你沒想到的到底是什麼？』

馬蘭定定瞅着腳，腳直在地上踉；一縷頭髮落下來，掛在臉上，許久也不見出聲。

『我怕，』她說。但吐出兩個字，又跟着搖頭——『沒什麼，別問我了。』

看見她含糊支吾，我更要問個明白。

『請告訴我，馬蘭，我不在的時候，這裏究竟發生過什麼事？』

『……』她仍舊搖頭。

『可是你即使不說，我也看得出來？』

她抬起頭，將頭髮掠上去，望着前面說：

『你，你不覺得沈悶嗎？』

『你不喜歡這個城？』

『我不知道。也許——誰知道。——我不快活。』

『在這個城裏，沒有人能真正快樂，除非他撈到一筆財產，對於冒險厭倦了，買一處住宅，看好瑩地，備下壽材，見天散心享樂，以爲活一天等於白賺一天——』

我徒然講許多傻話，從聲音上足以聽出，並不像她說的『不知道』；她全知道，並且知道的很多。從她嘴裏既探聽不出真情，我便從旁邊觀察，只見她專心望着湖頭，稍微向旁邊側。虛幻，惆悵，愁悶，如在夢境中，一個少女可望而不可即的姿勢。在下面，一隻遊艇正從湖的明鏡上迅速划過，棹鳥翼似的高高舉起，波溜在陽光中閃閃四出。

『打破了，打破了！』她神往的笑着自言自語。『活該打破，牠平的教人討厭！』

老實說我不明白『打破』和她有什麼關係，湖面平靜又何以討厭。可是我更不瞭解的還是這種變化：她跟先前顯然不同，我能想到她被某種問題纏繞，然而只是想到，却不明白變化的原因經過。

『幹麼看我？』好像她早就知道，轉過來向我瞪瞪眼睛。

我告訴她范小白曾替她看相，『她的眼睛，她的鼻子，她的嘴唇，』（用范小白的說法，）我想證明他的準確程度。

『哪個范小白？』

她追問的神情很認真。因為碰了我的眼睛，忽然害羞，不等說明，又假裝生氣說：

『他是個壞人！』

『哎，馬蘭！』我高聲抗辯：『人不許這樣看人！我不是說他無可指責，他即使罪大惡極，至少還對得起朋友。況且你也只見他一面，假使依你的看法，普天下的人加起來，多也不過四兩重！』

馬蘭賭氣說：

『全是壞人！你的朋友全是！』

『你還沒有說連我也是？』

『我要問——他還說我甚麼？』

『你真奇怪，明知道人家壞，還是要問。』

『我要問——是因爲——我想知道你們怎麼玩。你玩的好不好？』

馬蘭狼狽失措教我高興。我自己也不明白怎麼回事，最大的原因，可能是我因此證明她單純誠實，在本來的美以外發見了美。此外還有更重要的一層，別人應該想到我個人的質素，不管任何人，假使他一味順從我，向我討好，結果相反，將永遠得不到我的真心歡喜。

『當然好！我們去玩，還能不好！』我大聲說，其實近乎誇張，只有我在馬蘭旁邊，才說得上『當然』。但是，管他！以後我舉例，拿傳說中的某財主作爲笑談。據說凡舉

世所要的，這財主全有，只有一樣：他不能睡。各種繁瑣事情老攪和他，剛合上眼，便千頭萬緒，紛紛擁將上來。後來人家出主意，讓他睡在錢塚上面。

『我們不用錢塚，』我最後聲明。『我們騎驢，爬山，隨便村野小店，在我們都是王宮，倒下去直睡到天亮。只有一點缺憾，就是差你。假使你也去，那更好了。』

馬蘭又低下頭。顯然出於一時漏口，她說她直擔心，當我永遠不回來了。我立刻捉住她的雙手。

『爲甚麼？爲甚麼不回來？』

她的手微微動彈，頭更低下去，低聲說：

『不知道。』

時至今日，我還甯願泡在這種幸福中永不醒來。儘管我自以爲是孤獨人，有人卻暗中對我關心，而我自己並不知道。一股熱的我不能確知的東西從心裏湧起，我想牠是眼淚，很快流遍全身。我於是推開陽傘，把她拉過來，靠我坐下。圍巾落到地上。

緊。

『現在請跟我說，馬蘭，究竟發生了什麼？究竟怎麼回事？』我盡力將她的手握

她順從的聽我安排，毫不反抗，却絲毫不曾分享我的快樂。只深深嘆口氣說：

『我厭恨這個城。真討厭！我明兒要走了。』

『你要上哪裏？』

『隨便什麼地方，天邊也行。在這裏我活不下去！』

我向她臉上搜尋，想找出使她如此厭恨的原因，只見蛾眉又濃又彎，愁苦的皺
斂起來，臉像病了似的灰白。

『馬蘭，我要用你的話勸你自己了。』恐怕不發生効力，我用盡熱情，一如我是
英雄，盡力爲她一戰。『在一切美德中，忍耐對我們頂有用，請記住這句話罷。你知道
全中國都在受苦，到處是強暴，到處是呻吟，到處被蹂躪，到處是饑餓血淚……沒有
一個地方令人滿意。但是嘆氣，怨恨，呪罵，救得了誰？我們只有學司巴達人，從精神和

肉體上磨練自己，使我們能忍受最大痛苦，爲將來的國家努力。（我心裏說：我甘心爲你忍受痛苦……）我們必須相信將來的園子無比豐饒，要產生好的果實。人們自私，常常嘆說自己的不幸，寂寞，不被別人瞭解。他首先應該改正自己，明白最大的幸福是爲別人犧牲。那條惟一通聰明的路，不是我們被別人瞭解，而是去瞭解別人……」

我被熱情驅使，也不知前後胡說些什麼，她不等講完，便說想回去。因爲中間經過人工砌造的石徑，崎嶇難走，我扶她下山。直到這時，我才發覺她指尖冰冷，人也軟弱。我送她到家。路上大家無話，但在心裏，我相信講的也許更多。走進二門外夾道，她忽然從我身邊離開。她站住，笑着向我慢慢點頭，眼睛瞅着我，表示我只能到此爲止，然後翻身轉過去。

她進去半天我還站在外面，我想叫喊，不管什麼，我想盡力的喊。好像我有許多力量，使我必須做點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即使前面有一座山，如果有人說把牠舉起來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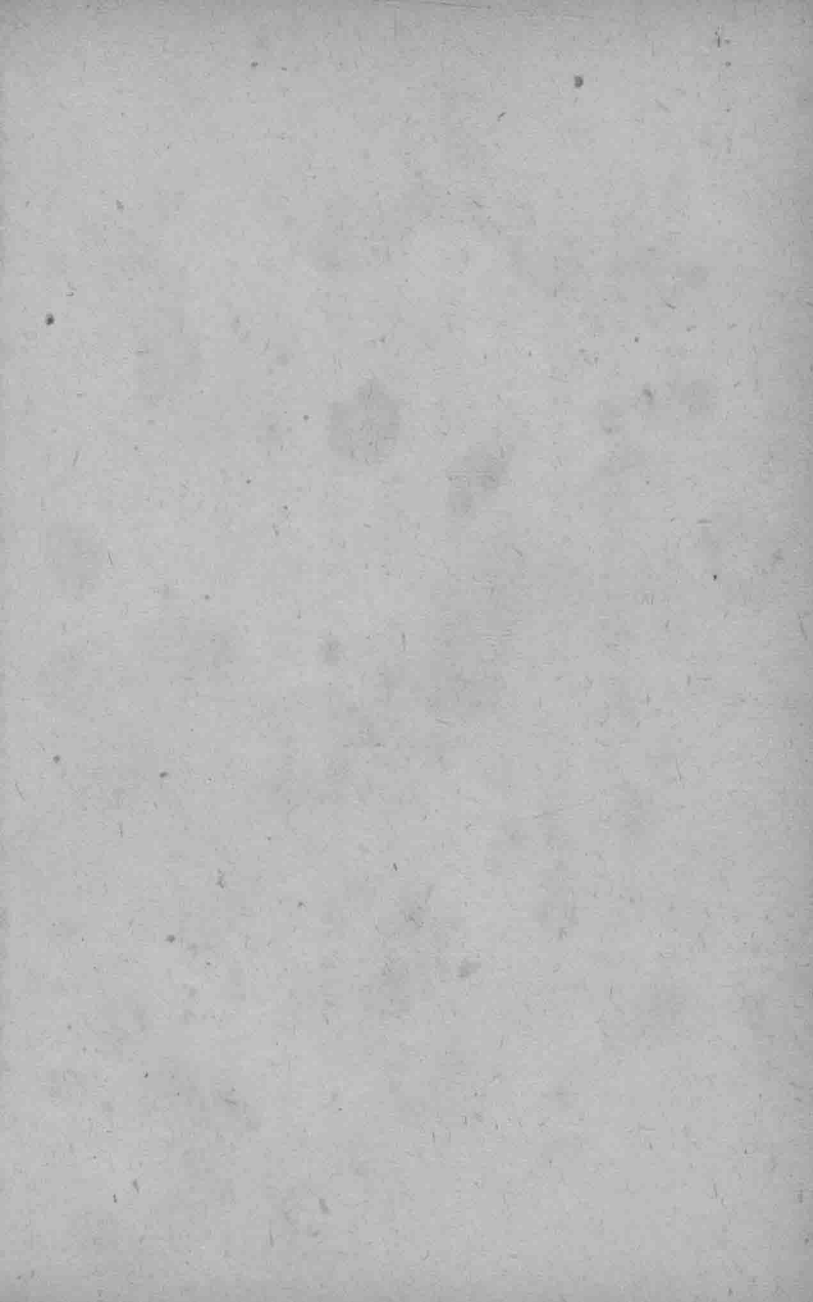
我也會毫不躊躇，將牠舉起來摔個粉碎。瘋子似的跑到街上，我一直找范小白。

『誰教你這樣高興，走好運的？』他嘲笑我。

『別說話，大壞人別作聲！』我抓住他的肩膀盡力搖。我心裏說：『我將永遠不告訴你，一句也不！』

說不出的感謝，我覺得全人類，（最大的惡人在內，）連狗，連貓，連小草，甚至磚頭，都值得祝福，假使真有個左右生命的主宰，我將誠心誠意跪下去，把我的感激奉獻到他腳底下。

卷二



第一章

然而不幸已經在那裏醞釀。——我說『那裏，』正確的解釋，應該是『我精神上。』我們沒有去博物院，以我應該休息作口實，在我送她回家的路上，馬蘭自動取消了約會。下午我到學校去，我剛坐下，門房說小朱見我。小朱愛走機關，也可以說一切能結識比較有社會地位者的地方，希望將來謀個位置。他全身裝滿精神、裝滿歡喜，進門就大聲邪許。

『少校先生，你是怎麼回事？上禮拜我去看你，你的聽差說你旅行去了。可是這樣祕密，連老朋友都不通知。』

我和小朱是什麼朋友，連我自己都不知道，自然更想不出出門須通知他的理由。便隨便敷衍道：

『我們是臨時決定去的，事前我自己也沒想到。』

小朱毫不客氣，端起茶一飲而盡。然後把茶杯放回桌子說：

『你不通知，這沒關係。我來看你是爲別的事。一個祕密！你決想不到，除了你我也不說。』

『又來了！』我想，可是仍舊忍不住問：

『關於哪方面的？』

『你決想不到！』他低聲重複，作的活像我們是機密朋友。『喬式夫的女人——我預先聲明：我生來不愛說人家壞話，不過事實是事實——人家說她是老喬花錢買的，你聽說沒有？』

這話深深傷了我的感情。試想有多卑鄙，如果他侮辱的是我自己，我也許不至於這樣憤怒，他竟侮辱馬蘭！

『你怎麼知道？』我認真問。

他聳聳肩膀，含糊重複道：

「我怎麼知道，我當然有辦法。常言說：事要人不知，除非己不爲，鎖在箱子裏也會透風。實話告訴你罷，連她父親作什麼我都打聽過。她父親是小商人，開雜貨舖，生意在過年時候倒的。因此這裏頭就有了文章，原來女的看上了喬式夫，死悽白臉要嫁給他，老喬不幹。過年時候沒有錢，她父親就想出騷主意，請老喬吃飯。老喬不知是計，給人家灌的爛醉，便在那裏過了夜。早上天還不亮，人家可不客氣，把他赤條條從床上捆起來。老喬丟不起臉，只得承認一切條件，老師作了女婿。」

爲證明小朱的謊言，我回家立刻給馬蘭寫信。

「有人說你壞話。我自然不會相信，只是我現在的心情，我想你會明白，即使人家加到你身上一粒塵土。我也容納不下。請即刻來。」

寫完再看，我感到羞恥；另外換了張便條，只寫「請即來，」打發聽差交她本人。馬蘭沒有即刻過來，也沒有回條。第二天我按捺不住，決計去院子裏等，希望看

見她的脚跨進大門。（我已經不管小朱的謔言，其實連我的便條，也是因為要見她才寫的。）爲銷磨時間，我耐心除花苗上的小蟲。原來馬蘭替我種的花，早已在無人過問中長起來，有的竟長到四、五寸高。牽牛花舉着白頭，半支蓮張開圓圓的肉針，特別是波斯菊和金盞，因爲氣候關係，像在彼此向上競爭。『萬物皆向善果』使我感動，我心裏充滿了善的情緒。一個專門造謠的謔言算得了甚麼？塵垢能使眞寶增光，侮辱也應該能使原是完美的人更令人尊敬。況且小朱的話縱然屬實，又怎能損害馬蘭？她不是說過父親是商人嗎？出身會降低嗎？

這種種我全視爲無足輕重，全是腐敗思想。第三天晚上，出乎意外，她竟來了。我從燈下抬起頭，她正站在前面。身穿毛藍布袍，——我想她可能是故意穿的，彷彿受了委曲，容光暗淡，可又端莊凝靜。

我走過去，讓她坐在沙發上。

『我等你等了兩天，今兒個你可來了。你在家作什麼？有個紙條看見嗎？』我在

她前面站住。

馬蘭仍不作聲，我彷彿說：

「收到了甚麼事？」

「有個關於你的謠言，馬蘭，」我接着半開玩笑說。「人家說你是喬式夫用錢買的，你父親做小生意。」

她一陣紅一陣白，木人似的僵在那裏，交起的小手真打多索。掙扎半天，終於說：

「我父親是做小生意，不過我可沒有賣給誰。」

「是的，是的。我知道……」我正想過去安慰她。

可是我們正在做和將要做的是甚麼呵！喬式夫無論如何總算她的丈夫，我是她丈夫的朋友，而我們却在這裏相愛。我要從喬式夫手中把她奪過來，要欺騙這個老實人，他却當朋友信任我，至今還蒙在鼓裏，不知道我們中間發生的事情。我能嗎？一個該死的推測，我沒想到自己正處在夢裏，突然間我的自尊心受了傷，轉回去倒

在椅子裏，用手擋住臉。

『馬蘭，我對不起你！』我糊里糊塗嚷。『現在完了，你走罷！我對不起你，請原諒我，你走罷！』

我不記得她是怎麼出去的。毫不慚愧的說，我在她面前支持不了五分鐘，她的眉額，她的小手，她的眼睛，她的嘴唇全在等我；她的脚步爲我輕盈，她的心爲我驚慌，她的聲調爲我莊嚴，又爲我顫動。許多中國的古人曾有奇癖，在我心目中，不管她怎樣變化，怎樣裝束，一切全是完美。她的缺陷使她動人，粗惡的衣服能爲她增光，襯得她越發可愛。

我永遠有一種不可饒恕的自信，認爲無事不可戰勝，困難越大，阻力越強，越覺得有戰勝的把握，有時簡直可說是慾望。驕傲使我放棄幸福，避免和馬蘭見面，也不想說明理由。堅苦工程擺在前頭，我決計完成。通常別人稱爲美德的，（讓全世界咒

訊它）我全做了，然而得到些甚麼？即使我爲他犧牲的人又得到些甚麼？我學法文，捲起舌頭讀『R』；我記跟我毫無關係的地質與天文學名詞；我毫無所事的坐在辦公室裏直等天黑，這又有何用？沒有一個地方教我安定得住，我到處奔跑，同事家裏，范小白家裏，盡可能稽延時間。家裏教我害怕。每天晚上回去，我看見空着的屋子，便想起自我出門後，誰也沒有在我椅子上坐過，有生命的手也沒有碰過我的桌邊。在暗淡的燈光底下，茶杯，鏡框，書櫃，筆札，全像數千年來塵封土掩，古墓中不見光的葬器；又彷彿在長期靜寂中成了妖精，在那裏互遞眼色，喁喁私語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恐怖的逃出去，也想不去什麼地方，只毫無目的在街上亂走。走過朱秉午門口，忽然一個意念，我想進去看看。我跟朱秉午本談不上交情，所以要看他，實因爲無處可去。沒想到我會遇見喬式夫。

朱秉午住在一家公寓裏。他自從被某劉小姐拋棄，（至少他自己作如此想，）爲報復起見，也許只爲滿足慾望，三四個月前便找來一個孤女同住。這事楊春跟我

講過我進去時候，同寓的房客正拉胡琴，嘩啦啦唱珠籠寨。朱秉午住三間廂房，兩明一暗，當門擺一張刷蘇木水的方桌，幾把式樣不同的椅子，裏邊窗戶底下擺一張長桌，上面鋪着花漆布，靠後牆有個茶几。喬式夫和小朱圍着方桌，每人佔據一邊，抵着頭在看晚報。朱秉午坐在上首，面前旁邊放一大堆杏子，在那裏咕噏咕噏大嚼，一面自言自語說：『糟糕，糟糕！』這一切全在遮着紅紗的電燈下面，醜惡而又刺激，令人想起下等窰子。

朱秉午看見我出乎意料，也許可以說非常歡喜，微微張着嘴，樣子十分可笑。但是接着就活潑起來。

『哈嘍！你來的真巧，』他嚷。『諸葛亮也祭不來這陣子好風！』
喬式夫和小朱也抬起頭。

『少校嗎？請坐，請坐！』小朱倉卒招呼了我，一面又低下頭，指着晚報對喬式夫說：『你看這裏，老喬這是怎麼勾搭上的？千萬別忘了自己。現在我向你忠告：一個男

人應該知道把老婆擲在手裏，否則他就不配作男人。你讓楊春到家裏去——楊春是個什麼小子！

喬式夫許久沒有作聲，一味盯着報紙，恨不的鑽進去。彷彿吃醉了酒，臉又紅又濕，却沒有光彩。隨後不知他咕嚕什麼，小朱跳起來，潑皮的大喊大叫：

『我愛說人家壞話？』他高舉右手，作個號召羣衆的姿勢——『喂，大家聽着！還有你——喬式夫，你也聽着！我喫自己的飯，住自己的房子，作自己的事，我癢極了，專門說人家壞話！』

『你要怎樣？』喬式夫問，聲音軟弱可憐。連他的抬起頭，也像被人家強迫，自己並不情願。

『我要怎樣？』小朱槌桌子。『我是個堂堂大丈夫，就是老婆跟人家偷情，我也要看着她偷。我決不裝聾裝瞎！』

這真醜劇。直到現在，我提起來還覺得害羞。可是當時並不覺得。我站着，不知道

該怎麼辦。也許我應該跑出去——是的，我應該，我却沒有。是誰教我看到底呀？

「我不許你講！我不許……」喬式夫還在乾嚷，嘴唇不住動彈。

朱秉午詫異說：「做甚麼？做甚麼？」一面又安慰喬式夫——

「算了，老喬。別理他！轉過去又罵小朱！滾開！你生成是一條瘋狗，好好兒的人你全咬！」

「我咬過誰？」小朱反抗。也許自以為過去無論對誰，從來沒有這天晚上誠懇。

朱秉午顯然準備趕快將糾紛結束，當他說着「你誰都咬！你誰都咬！」幾乎同時，他轉過去，用快活的老爺子腔調向套間吩咐：

「喂，喂！把牌拿出來。聽見嗎……說真的爲了什麼，值得大吵（他回頭說。）現在誰都不准作聲，讓我們打四圈——大家全老朋友！犯得着麼！」

朱秉午興致勃勃，用指頭敲桌子。一個女孩子打套間走出來。喬式夫却突然站起來，滿臉羞惱，一言不發，憤憤朝外走了。

『你怎麼回事，老喬？』朱秉午嚇的在後面叫。

喬式夫跨出門，在外面咕嚕道：

『我不打！』

小朱背着桌子，眼盯屋頂，竭力裝蒜。喬式夫早不見了，朱秉午悵然望着門外。送牌的女孩子——就是朱秉午從孤兒院弄來的毛丫頭，失措的站在套間門口，手裏捧着麻將盒，不知怎麼辦好。她沒想到你在觀察她。這是個可怕的怪物，給人的印象，既平常又出奇。她的淺棕色臉蛋兒是圓圓的，頭髮枯燥，好像不會吸到養分。其餘如鼻子，眉毛，眼睛，耳朵，全不缺少，又全沒有特點。身量頂多不過四尺來高，矮的像孩子，可是很寬。顯然因為營養不足，沒有充分發育，教人看了覺得痛苦。

朱秉午許久不動，也沒想到她還在等待吩咐。他終於回過頭來，因失望而惱怒，沒有一樣教他滿意。看見小朱，他簡直活像個父親，把氣全出在小朱身上，直罵的小朱抬不起頭。回頭看見她，又大聲怒喝：

『你呆在那兒幹什麼的？還不拿進去！』

她嚇的直打多索，也不言語，便順從的轉過身去。大概滿意了自己的權力，也許還有我在場的緣故，朱秉午接着又將她喊回來。他猥褻的向我笑，並且極奇怪的頻頻搖頭。

『過來，過來！』他全身流動着歡喜和肉慾說。『我給你們介紹。把牌放到桌上。別鄉下氣。過來，我給你們介紹。』

她仍舊站着不動，眼睛瞅着牌盒，頭盡量朝下沈，直沈到胸口，慢慢的我看出了她的特點：她的淺淡的眉毛是聳起來的；嘴唇並不算大，不過很難同臉的顏色分開；鼻子位置在臉部中央，又平又短。在兩三個月前，她大概還在一個規則嚴厲的大院子裏爲別人——不知道的人——繡枕套，桌布，手絹，而爲他們的施主唱讚美歌。那廢誰將她拖出來？哪裏來的野心，哪裏來的愚蠢思想，教她來取這個位置？難道她也希望作太太，別人替她繡手絹嗎？看着她無地自容的可憐神氣——不，我要說的是

憎惡，這裏的一切教我憎惡：吊在空中的燈，在紅光下的傢具，朱秉午的充滿肉慾的笑臉，連她，連空氣……憤怒在我內部衝動，我想向朱秉午奔過去，不知怎的却奔向小朱，並且抓住他的肩膀。

『幹麼？幹麼？』小朱驚嘆。

我想打他，就在抓住他的時候，我還想打，可是一種輕視心，我將他推倒椅子上。然後，跑出去。

『去找她，去找她！』我在路上說，『我要盡量教她漂亮，教她幸福，教全人類感動落淚！』

第二章

我終於找到再見馬蘭的機會。時間在八月底，我們學校缺一位西洋美術史教員，首先我想起喬式夫。喬式夫擔任這門功課，當然不怎麼合乎理想。可是北方的學生比南方的激進；另外一層，決定中國教員的不是學問，而是外國文。

像賭輸的賭徒第二次找到本錢，我的決定教我高興。並沒有明白決定怎麼辦，可是一切賭徒走進賭場，全有他的辦法。『我是爲了正經事，來看喬式夫的。』我騙自己。可是到了喬家，我假設的理由可不肯爲我撐腰，心老是跳，汗老要冒出來。院子裏靜悄悄的，只有馬蘭在走廊底下。她躺在藤椅裏，兩臂張開，頭枕着手，腳架在一把椅子上，懶倦的望着院子——也許是爬到牆上去的牽牛花。腳邊臥一隻花貓。

這就是我將近三個月不見面的馬蘭。（假使不被她看見，我也許要退出去。）

她打算坐起來，結果只機械的抽出手，將腳從椅子上挪下去，放到地下。

『馬蘭！』我走過去叫了一聲。免得大家僵在那裏，我竭力裝笑，誰知越笑越僵。

馬蘭只驚慌的蹙着我，彷彿說：

『怎麼樣？你來幹麼？』

我準備好的話，這時全被打翻。先前我和自己討論過，倘若看見的是她，應該如何隨便，不使彼此臨時拘束。一陣混亂，好像一陣悶人的夾着沙土的熱風，將我吹離了地面，我盡量趕快說出我來的目的。我的話又多又亂，直到我自己都討厭起來，還不住朝外流。

馬蘭說了什麼？她是說『他不在家』嗎？我看見她的嘴唇是怎樣動的。儘管她冷冰冰，對我抱着敵意，我幾乎喊出來。『我不一定希望他在家！』可是就這無聲的叫喊把我弄糟了，不知怎麼一來，我打翻了椅子。貓直嚇的大叫一聲，跳到她腿上。我羞慚的把椅子扶起來，爲鎮靜自己，於是坐下去；爲怕直然對着她，又將椅子朝外拉。

開，免得直然對着她。

『請對我別這麼冷，馬蘭，』我穩定了自己，譬如做文章，先安個冒頭。『你清楚看得出，我很爲難，就是現在，我要出不去這個門了。』

馬蘭眨動眼珠，像不明白我的意思，又像催促我往下講。她當然明白，從眼睛的轉動上，我已經瞭然看出，她只是惡意的假裝糊塗。

『假使我先前得罪了你，請用最大的善意原諒我。我是向你請求：千萬別把我當無聊人看。』我接着引入正題。『以後我們也許難得見面。不過沒有關係；過去我們做過朋友，請記住我的話，以後我們將永遠是。難道我們不是？』

馬蘭避開我，嘴角微微動彈，彷彿飲忍着無限痛苦。一面去弄貓，用手指撥牠的鬚鬚，待牠舉爪要抓，又很快的避開，這樣試驗了好久，最後她帶氣說：

『不知道！』

『這是說你不肯原諒？』

「你幹甚麼要別人原諒？」

「不是要；而是向你請求。」

「你誰也不必請求，因為你根本沒有對不起我。」

「可是你的氣色，馬蘭，你的氣色很不好，剛才我還以為你不舒服呢？」

馬蘭沒有回答，她堅決搖頭。我自然知道她注意的並不是貓，還確知她根本沒想到牠就在自己腿上。然而也正為此，我的解釋和請求才被證明無用，它們落在馬蘭心上不生反響，正等於種子的落在石頭上。假使你承認心裏正為愛情開花的人——他們對於大事能不開不見，而對於某種小事却特別敏感，需要別人維護的情感又像嫩芽脆弱，心靈容易受傷，你會相信我的猜測不錯：她沒底的恨我。這時候我惟一應該作的是站起來，不加任何表白走開。

然而全是過來的話！只有我們從過去醒來，理智從情感中得到獨立，才想起改正自己，如何將做錯的事處理的恰好。不知道誰教我留下的？我當時沒有動，根本沒

有想。只有一種感覺，一個時時提醒我並驚嚇我的思想：喬式夫不在家，現在只有我們兩人。正是這個壞思想，正因為我們處的地位，在下一瞬間任何事都能發生——只要我一個動作便完了。我不得不跟自己掙扎。我掙扎，我更混亂。『馬蘭！你爲甚麼跟喬式夫逃出來？你爲甚麼不一個人，不跟別人呵？』幸喜我沒有喊出來。只有嘗過複雜愛情的人，才瞭解這種痛苦，人生來又多矛盾。

『你在恨我，』我經過忍耐努力，許久才吐出我的意見。同時暗暗觀察——『她會明白嗎？』

她於是抬起頭，直然盯着我說：

『爲甚麼恨你？』

『別難爲我了，馬蘭，讓我告訴你罷——』我避開她，面向旁邊。『你終有一天會明白，我們不能怪任何人，因為我們全沒有錯。你想到我們的地位嗎？錯的就是它！我們的的天性不許打別人手中奪……我不想說這是美德，也不想說大量，對犧牲者

說這種話的人應該痛恨，不過我們得尊重自己。」

「我答應你，」她咬咬嘴唇，接着又吐出兩個字：「忍耐！」

聽了她的回答，很難說我感到快樂，因為我同時感到失望。

「那麼你到底不怪我了？」我握住她的手。「現在讓我們和解罷，馬蘭，過去我們是朋友，將來，我們耍像姊妹。」

我陷在自己的假設中，不會想會得到什麼反響。她立刻翻了臉，憤怒的推開我，眼睛直冒火說：

「你來就是爲向我說這句話嗎？」

我狼狽失措——

「是的，不完全……」

馬蘭不再聽我解釋，突然站起來，怒冲冲跑進屋子。我應該咒罵自己。望着她的後影，我全身發熱。就是剛才，她也沒有拒絕我的意思，只要我手肯動一下，把她抱過

來，她便永遠屬於我。而我作的是什麼！全是謊言，我說的全是！它們多下流，多卑鄙！汗從我臉上流下來，我無地自容跑出去。

『我應該跑，跑到天邊，跑到死！』我失望極了，在心裏亂嚷。

我自知失去了馬蘭。開頭我就犯了錯誤，我以後將一錯百錯，直錯到底。可是這不是說我對她已經忘情，以後每遇見喬式夫，我仍舊希望能間接聽到她的景況。

好多天來我不注意喬式夫，別人也很少提到他。我不明白究竟怎麼回事，遠在我認真留意之前，他的精神已經在那裏萎靡，比以前容易動怒，氣色也比以前壞。

『我的領帶哪裏去了？沒有人嗎？全死了嗎？』很久以前，我無意間曾聽見他暴躁的這樣大聲喊叫。接着更可怕，一片可怕的寂靜。

這個盛讚人應該變成機器的『工作就是幸福』者教人失望，工作進行的不十分好。有幾回我看見他一個人在街上走，失神，恍惚，遲疑，時常絕無所謂的站住，有時又突然向左右狼顧。間或我們同路打學校回家，他路上老茫然望着空中——空

中的某一點，往往被洋車闖開。『他看甚麼？想甚麼？』我老疑惑，顯然他什麼全不注意，沒有什麼在他心上。從他的神氣上，漸漸晦暗下去的臉上，很容易看出他失去一件東西，一件至寶，就是普通所謂內心的和平。

我想不出將他弄到這個地步的原因，各種沒有根據的猜測徒然使我煩惱。我徒然懷着希望，喬式夫似乎有意避免提起馬蘭，直到這年初冬，也不曾提過她的名字。有一天下了課，他頹然坐在辦公室的椅子裏，一連的嘆息說：

『怎麼辦！怎麼辦！簡直要命！』

看他用手支了額角的衰弱的情形，我覺得我憐恤他。

『什麼怎麼辦？你有事嗎？』

『我有個問題，伯唐，』他虛怯的說。『我一直在想：生活的目的是什麼？人生又爲了什麼？』

假使有人告訴我，死人會活，我也不會如此驚駭。我很想說：『爲了幸福，完美，至

善。』可是忽然感到自己的地位在脚下動搖——我自己在努力取得的，難道它真是幸福、完美、至善的嗎？我不想說謊，又怕推翻自己，只得臨時改變意見。

『你教人難信，』我很不舒服說。『你自己總還記得過去當着我的面，你講過好多回，現在倒來問我。』

喬式夫默然搖頭。

『但是我錯了！』他的聲調充滿了失望，分不出是訴說還是悲嘆。『是的，我講錯了！』接着他又重複。『當你發見你的希望只是最壞的幻想，你的善心給你招來了災禍，你怎麼辦？你懷疑。無論是誰，這時候都要懷疑。這就是災禍的開始——事實上它也許早開始了——原先你是穩穩站在地球上的，你覺得你是站在一塊絕對的東西上面，比方說石頭上面，現在忽然一個跟跲，牠從你脚下滑開，你找不到立足點……你害怕，於是你就完了。』

『我不明白你，老喬。你過去幻想過嗎？你懷疑誰？』我焦急的問。

喬式夫抓抓頭皮，像有無限苦惱，又像爲了尋不出適當答案。

「那麼你現在覺得怎樣？」接着我又改口。

「這就是我要說的，」他爽快回答，就像我恰巧猜中了他的心思。「現在請替我想，伯唐：現在我能怎麼辦？一個問題日夜在攪和我，耗盡我的力量，可是又不得安靜。先前我全然沒有想過的，現在已經落在我身上；先前我覺得工作是快樂，現在我覺得是痛苦，生活真教人疲倦。」

喬式夫既然含糊其詞，我只得直然提醒他：他的遭遇並不比別人壞，至少他還有馬蘭。我承認我有用意。喬式夫却毫無反應，只靜靜望着下面，眼裏滿是失望。看着他的可怕情形。我替他悲哀，「他們中間發生了什麼事嗎？還是單單他個人的心境問題？」我反復自問，越想越覺得糊塗。據我所知，他們從來沒有吵過；如果勉強吹求缺陷，也只是他們失於和諧，缺乏生趣，日子永遠是同樣的，平靜得像一坑死水。

第三章

將近陽曆年底，夜間颳了一夜北風，風停了，街上的景象驟然蕭條，空中滿佈灰雲，像要下雪。因為和范小白商議下學期的校務，我上午從家裏出來，在學校用了午飯，很晚才能回家。正當我急急趕路，楊春突然從後面叫我。

「誰在家裏等你，你走的這樣快？」他氣咻咻向我走來，一面笑，一面埋怨。

「誰也不會等我，」我懶懶說，並問他是否有事。

「不但有，還有極重要的一件你想不到的消息來，到這邊來，我告訴你。」

楊春也不管我同不同意，不由分說，便一把將我拉進一個山西人開的酒舖。

「今個我有很多話，許多話，非常非常多！你聽了也許以為全是廢話，全是廢話。全是！全是！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怎麼來的……我討厭你的紳士派，你知道嗎？小資產

階級！不過隨你甚麼階級，咱們且不管他先要了酒再講。」他很興奮，口若懸河，只顧說他自己。

這酒舖是個古怪地方，和一家算命館隔壁，穿過安着灶頭的深長過道，忽然像走進了墳墓。四面沒有窗戶，燈光透過蒸汽，像月亮透過壞天氣的稀薄雲霧，空中現出模糊的光暈。從朦朧中能勉強辨認出五六副坐頭，沒有油漆過的長凳和桌子。一個瓶形極大的白銅火爐放在中間，通體擦得亮晶晶的，客人走進去，影子就在牠的大肚子上移動，忽然拉長，又忽然縮短，好像坐在客廳裏的富翁，在慇懃的笑着招待賓客。不過最使我奇怪的還是楊春。我知道楊春原不吃酒，酒舖的夥計却熱烈向他招呼，並喊他「張先生。」（這自然是他的另一個化名。）談起話來，彼此間竟是老相識。

我們在靠着牆一張桌子邊坐下。楊春要來了酒菜，楊春斟上，楊春吃。

「唉！你不吃啊？」他說，老酒鬼似的深深嘆了口氣。「我又要說我討厭你了，我

頂不喜歡你裝模做樣。我頂不喜歡！」

「你教我到這裏來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是不是因為無聊的透不轉氣，故意找我不嘔氣？」他的太隨便終於引起我的反感。

他可仍舊老樣子笑着說：「得了罷！誰跟你嘔氣？你吃了酒，我就不討厭你，咱們就和解。」

我依楊春的意思喝了半杯，勉強忍住，才算沒噲出來。將殘酒放下，滿腔的也說不出是氣還是煩愁。這大概就是我和楊春不同的地方：在某種情勢下，我們也許可能接近，然而它又必須止於某種界線，（其實我跟誰都存着一個打不破的界線，）我永遠不能放棄自尊心，無思無慮，像他似的在熱鬧中生活。

「現在我們是朋友了。」楊春興沖沖打桌子，表示一言為定。「請聽我說，剛才我打了朱秉午——你想不到吧？早先那個女孩子，他不要了，新近又弄上手個「小姐」。我看見過，打扮的活像妓女。你瞧，這樣一出手，我就打了好小子個跟踉！」

朱秉午和那毛丫頭的結果，我本來早已料到。只是因為楊春胡鬧，心裏還有點發癩，便不想參加意見，聽他一個人講。據他說朱秉午兩個月前又有了愛人，接着便虐待她——他從孤兒院騙來的毛丫頭，每天打罵之外，還逼她走。她沒有法子，聲言要上法院去告。朱秉午會吹牛皮，便告訴她，假使她喜歡法律解決，他情願代請律師，不教她担負訟費。因為法院的推事，幾乎全做過他父親的屬員，他們會以欺詐罪辦她。毛丫頭的控告本來也是威脅，既然不發生效力，只好宣佈要自殺。朱秉午怕吃官司，這一次倒認真着起急來，想了許多主意，最後還是決定向小朱求救。說是如果小朱肯接受毛丫頭，他不但願意取消小朱過去借他的錢，另外再按月送生活費，簡直還是他的再生父母。連向小朱哀求了三個晚上，希望看在朋友分上，別拒絕他，看着他陷入絕境。小朱不得已，自然也認為有便宜佔，最後便答應下來。可是當小朱不在家時候，他還是藉故看她。上禮拜他胆大妄為，竟動腳動手要強姦她，被她打了耳光，痛罵一頓。這一來事情可又鬧開，朱秉午盛怒之下，抹臉不再認賬，停止付給津貼，一

面還向小朱討賬。

楊春說話，不管對誰，全像對了空氣，他說，因為他有話要說。至於發生的效果，他全不管，也根本想不到還有對方。

他有時候倚在牆上，有時候靠住桌子，也不管汗直在我臉上朝下滾，自顧端着酒杯講他的。爲平息激動，他拿酒盡量往下灌。我在旁邊看他吃。漸漸他吃多了，講完朱秉午和小朱的糾紛，大家暫時無話，只見他被酒燒的通紅，右手支着額角，合眼倚在那裏。

『你不知道，你總是什麼都不注意。』他停了一會。話又從心裏醒來，忽然坐直身子，『你先別怪。說實在話，我有時候真恨你，看見你我就忌妬。我時常問自己：他怎麼每樣都好運氣，人品——連走過留下的空氣，好像都不平常……可是我，完全一團糟，沒有一樣不糟！簡直沒有一樣，對不對？先說我母親吧？我母親是瘋子，老打我，玩弄我，把我當小雞小狗看，就不知道我是兒子。我父親是農民，脊梁上搯的全是債，倒』

楣老跟着他，我就是他的出氣包。我常常四五天不敢回家，白天燒毛豆，白薯，夜間就在外面過夜。一九二七春天我到城裏，在黨部當勤務，才開始認字。那裏有個馬同志，是女的，在婦協當委員，樣子長的像螃蟹，後來死的非常慘。由她教我，其初每天記十個，後來記十五個，再後來二十個。我記打字，我說『打架』，土豪的土，自然是土麵子的土，有時記成『唾吐沫』的唾。過了個把月，我居然能用木炭在牆上寫『打倒帝國主義』。清黨快開始的時候，人家給我一根鎗，鎗上了刺刀比我還高。我們從湖北往江西撤退，隊伍被人家衝散，只得再往後撤——別人有的害怕，我覺得打也好，撤退也好，只要有兩個人跟我作伴，我想：「我們退到外國」……」

楊春又閉上眼。我想酒正在他腦子裏發作用，大概如置身雲端，想捉到一段回想，又相當麻煩。

『你覺得馬蘭這人還可愛嗎？』忽然像獲得了新的生命，他坐的平平正正，快樂的光彩在他眼中活躍。

我表示留心聽他的意見，不作別的解答。

「說真話，你不覺得她可愛嗎？」他笑着重複。接着似乎又難爲情，用一種極低的微微發抖的聲調說：「你也許沒注意——這是你的脾氣。現在我告訴你，不過你要保守祕密：我從來沒看見過像她可愛的女人，沒有一個……從來沒有……我簡直是個混蛋，不知怎麼的就愛上她了。」（他解嘲的笑笑，閃閃眼睛。）

楊春喜歡接近馬蘭，我早就知道，並不喫驚。

「那你表示過嗎？」我問，心裏有了醋意。以前却沒有過，因爲我確知他毫無希望，所以也沒有在我心目中佔過位置。

楊春有點混亂，很不好意思的說：

「我還——現在還沒有。」

我們沒有留心客人已經上滿。這時由我作主，算還酒賬，便出了酒舖。外面也不知從幾時起，已經下起雪來。我又倦又餓，在路上——楊春還遠遠的大叫：「快滾你

的，小資產階級，滾回家去！——我感到難言的哀愁。酒舖裏濃厚的菸和酒的氣息，再加上酒的力量，刺戟的我腦子隱隱發疼，我也無心理會，只想回家埋頭大睡。

可是出乎意外，我走進大門，房子裏竟有燈光。馬蘭正坐在我桌子前面，手裏擱個紙團，顯然剛才在寫什麼，聽見我的聲音才揉了的。

大家一時都很爲難，彼此望着，不知道怎麼開口。

『沒有想到是你，』停好半天，我終於擰出一句。

馬蘭動動嘴唇，想說什麼，可又說不出來。隨後把紙團展開，放在桌子上抹平，想了一想，又捏起來。

我向她伸出手：

『這是寫給我的嗎？』

『是的。』她說，又搖頭——『不！』

話又離開我們。大家眼睛光光的望着，彷彿在猜測對方的心思。爲了大決心，

（我猜想，）她咬住嘴唇，接着放開，接着又咬住。

『我來，』她最後說，『是因爲小孩……』

突然我明白過來。原來馬蘭壞了孕，喬式夫主張打胎，她咬定不肯，兩個人正在嘔氣。這事喬式夫曾向我打聽醫院，無意提起過。我感到立刻要嘔吐，一則是酒在我內部翻騰；二則所有的這種關係；朱秉午，小朱，他們的孤女，楊春，喬式夫，馬蘭……種種牽連，早已把我弄的混亂不堪，聽見只有厭惡。而最重要的還是馬蘭自己。她沒想到這會傷害我的感情，忘了『別讓你的愛人發見你的不純潔，不完·美·同·你的·醜·惡·部分。』這個愛情上的忌諱。我看她看的極仔細，『她的確可愛！』我在心裏讚嘆，同時又想起這個如此可愛的人，却是不清·潔·的·女·人，並且還是我的愛人。她的可愛反而更加教我厭惡。

『這是你們自己的事，你該去和他商量！』我說的大概是這種混賬話，然後便頹然倒在沙發上。

馬蘭初上來很驚駭，像晴天挨了霹靂；接着推開椅子，憤憤的走出去，竟忘記關門，冷風從外面吹進來，我的頭很沈很沈，好像浮在空中，要一直墜到地底下去。

第四章

然而我作的是甚麼事呵？馬蘭縱然至愚，也決不肯爲了教我厭惡，特地跑來看我。而我竟如此無情，作的如此可恥！

『不行！我不答應！』我跳起來，在心裏大喊。『去找她，馬上找她，立刻把關係弄清！』

雪業已變成大片，幾乎掩了街道。我嘴裏發苦，全身病了似的發熱，也不管將發生什麼事，只顧朝前跑。『馬蘭，喬式夫……』我反覆想。一口氣跑到喬家，馬蘭却還沒有回去。莫步獨救了我們，阻止我立刻和喬式夫決裂，使我們的和平關係直保持到最後。

我進去時候，莫步獨正和喬式夫辯論。我好久沒有看見這個塾師式的先生，據

說在喬式夫回來不幾天，他就離開了Y城。這時他正坐在喬式夫的椅子上，背着窗戶，仍是他春天間坐過的那個老位置，却滿臉風塵，比以前瘦，比以前黑。桌子上放着他的瓜皮帽。我既不能馬上退出來，便硬着頭皮走到裏面，在靠牆擺的躺椅上——幾乎專屬於馬蘭的位置，遠遠的離開他們坐下。

『我早就跟你說過，這裏你犯了兩種錯誤，』莫步獨將『犯』字說的特別嚴重，彷彿在會議席上。『首先你把那個學校的路斷絕了，後來的人無法進去，反動勢力因此更加高漲，把學校變成修道院。其次——我的話也許會傷害你，但是你的辯護却恰恰說明，你的行爲近於欺騙。』

喬式夫像熱鍋裏的螞蟻，反覆在房子裏亂走，顯然他所站的地位使他苦惱，要爲自己尋一條出路。接着他停下來，想說什麼，又立刻止住。他比平常灰白，皺緊了眉，憂憤，焦灼，神經在嘴角邊動彈。

『嚴格的說，這只能算是拐騙。』看見喬式夫不搭碴，莫步獨又頂一句，一面炯

炯望着對方。

喬式夫氣到極點，忽然做個手勢，像招架敵人，又像要抓什麼東西，結果抓了個空。

「你當我是流氓嗎？」他大喊，全身戰動。

莫步獨意外的冷靜，稍微遲疑，——聲明絕不會把喬式夫當作流氓，因為他們比他厲害。因此也更傷害了喬式夫。只見他怒冲冲走過去，沈沈倒在對面椅子上，聲嘶力竭，拚命也似狂喊：

「關門主義！關門主義！你們全是關門主義！他喊着還不住搖動身子，弄的椅子在下面軋軋直響。」爲了替你們製造「後備軍」，我犧牲了自己，犧牲了名譽，地位，你們反而罵我欺騙！縱然我是騙子，我總算還拯救一個人；你們做過甚麼，你們光會說風涼話的革命家！」

喬式夫把「後備軍」喊的特別響，特別尖。自然這必須注意才聽得出來，他的

叫喊沒有抑揚，使每個字都失去原來的聲韻。我從沒有想到過這種可怕情形：以喬式夫學者風度，有時竟也會像瘋子似的粗卑。而頂可怕的，還是他的每一句話都像爲自己的生命呼喊。他們所爭論的我早聽見過，只是還被蒙在鼓裏。突然我有個聯想，覺得這事一定和喬式夫的精神變化相關。再看莫步獨：莫步獨瞅着喬式夫，臉上勉強苦笑。

『你說的也許對，因爲有許多革命家的確只會說風涼話，也許應該叫作過激的風涼話。』他改用說服的聲調。『不過你忘了一件：革命組織並不是慈善機關，革命也從來不拒絕別人的善意援助。不論在任何地方任何國家，你想會有過嗎？應該注意的是你的動機——』

『我的動機絕對光明！』喬式夫立刻把莫步獨的話頂回去，沒有想到他的暴亂。他根本不看對方。

莫步獨皺皺眉，隨即拿起一本雜誌，低頭去翻。喬式夫負氣的面向窗櫺，手摀着

額顛。大家不再說話，一陣沈重的靜寂，於是佔領了這個住宅，只聽見水壺在火爐上呻吟，（直到這時我才注意到火爐，在靠裏邊的牆角上，）從院子裏送來沙沙的雪聲。我希望馬蘭立刻回來，免得在外面受凍，也好使這鬧殭了的局面早點結束，同時爲她的不在場，我又暗中慶幸，因爲我又直覺的感到，爭論好像和她也有關係。

想是暴亂已經過去，喬式夫又慢慢回過頭來。他的可憐神氣，像是說：『你爲甚麼要苦苦的逼我！』全臉被痛苦糟蹋的不成樣子。可是就在這時，他忽然發見了我，先是詫異，後又羞慚，趕快避開眼睛。我相信這是因爲他看不起我，自己又作出醜事，無意間讓我看見。

『步獨，你真不明白我。』隨便從桌子上撈起鋼筆，他訴苦，準備替自己作最後的挽救。

『也許』莫步獨抬起頭。『不過你有點誤會，你忘了我是來瞧看你，站在朋友的立場和你說話，並不代表什麼組織。』

喬式夫蹙着桌面，一面玩弄鋼筆。

「我希望我們能平心靜氣談談，大家拿出誠意。（他暗暗瞞我。）你不知道我多孤獨，我在這裏活着，人家全把我忘了……但是請替我想想，站在我的地位，難道就不准替社會，替人類的將來幸福，盡一點力嗎？」

「誰說的不准？」

「那麼現在讓我再說一遍，」喬式夫攢足力氣。「在某種時候，爲了有利於革命運動，我認爲不妨擇取任何手段，反之，也可以說不擇手段……」

「不然；任何時候都要選擇。它必須利益超過損害，甚至完全沒有損害。」被喬式夫挑起精神，莫步獨於是放下雜誌。

「依你的說法，我們根本就不需要革命？」

「怎見得不要？」

「因爲要革命就得犧牲人。」

「假使犧牲是不可避免，所取的不是盲動主義，我認爲每一滴血，必然有牠應得的代價。」

「你是說一滴血是一朵花？」

「我絕不相信有這樣美。勇於犧牲的人，自然令人尊敬，但死總歸是死。」

喬式夫用鋼筆敲桌子，仰了臉望着上面，像個自我陶醉的音樂家，桌子和鋼筆是他的樂器，答答是他撥弄的絃聲。

「老實說我痛苦極了，步獨。」他將談鋒轉開，聲音淒涼哀傷，教人想到他許要落淚。「你不知道我近來過的日子，我沒有一刻安靜……誰也不肯跟我接近，連一個談天的人都找不到，大家全躲避我。有時候我就這麼想躲避由他躲避，我連一個也不希罕！」

莫步獨安慰他道：

「這樣你好安心工作，況且也不算孤寂，你還有書。」

『對了，我還有書！』他感動的說。『你想我還能作甚麼呢？我覺得我是在沙漠上，書就是我的安慰……現在我是實事求是了，你想不到，步獨實事求是——有時候我就想，能教育出一個有用的人，也不算壞。想不到你竟會因為這個，把我罵的狗血噴頭。別人罵我，倒還可以；你來罵我，要多難受，我多難受！』

喬式夫分明失去了控制能力，所以說話囉囉索索，像老祖母，同時也可以看出，他心裏早已承認自己錯誤，很可能在很久以前，就對自己發生了懷疑，懷疑並且使他恐懼。爲了內心的和平，或是說爲了使自己相信良心潔白，他又竭力爲自己洗刷，不由的想自欺自騙。莫步獨當然也看出這一層。只是免得大家弄的面紅耳赤起見，他從新拿起雜誌，讓書頁嘩嘩從手指下滑過，並不作別的分析。

『一個女孩子，』喬式夫於是提高聲音，重彈舊調。『她沒有力量反抗，她受到家庭和反動軍閥的壓迫，難道我們能看着她走上絕路，讓她去自殺？你罵我用不當方式——可是她有反抗心，可能成爲戰士，只要我們肯伸一隻手，獲得她的信託，

使她安心走上社會——」

莫步獨終於失去耐心，哀憐的瞅着他問：

「請問你怎麼確知她能成爲戰士？」

「因爲她對於家庭社會全不滿意。」喬式夫回答，像被口試的學生。

莫步獨將雜誌捲起來，敲敲桌子道：

「所有的女人對於她們的地位全不滿意，除了闊太太和小姐，她們全渴望自由，全需要人愛——你自以爲幫助了她，可是你忘了一個鄉下人講的故事。你也許沒聽說過。假使你想知道，我不妨告訴你。」

喬式夫巴達巴達眼，不表示意見。

「據說在上古時候，牛還沒有被馴伏，像虎豹似的在山野跳躍。」莫步獨接着講。「人想收伏牠，可又力不從心。有一天忽然有了妙計，便走過去遠遠招呼道：『老牛，你到我家裏去好嗎？』牛說：『爲什麼到你家裏去？我在這裏活的很好。』只管埋

頭吃草，也不看跟牠說話的是誰。人唾口吐沫，狡滑的說：「你在這裏啃青草，還說不吃苦。在我家裏，你才不知道哪！吃的是白的，睡的是軟的，不怕風吹雨打，一年四季有房子住。」牛聽見說的很好，便到人的家裏。哪知白的原是麥稭，軟的原是土糠。因此到了晚上，牠們臥下去總是嘆氣。」

喬式夫認爲受了愚弄，便生氣的站起來：

「你扯這麼遠，可是你的牛——你的牛有什麼意思和我甚麼關係？」

「這就是說當初人用麥稭騙牛，你現在用愛情；可是你弄來的是人，却不是牛。如果她發見你的愛情是幌子，她決不會太太平平，只向你嘆氣。你以爲你救了她，事實上你也跟人以爲救了牛差不多，頂多安慰安慰自己而已。說到她那方面，即使她本人不會破產，她的希望不至於完全破滅，總也不會因此感謝你吧？」

喬式夫又混亂了，又在屋子裏亂走，抓自己頭髮，汗從額上朝外冒。譬如柙裏獅子，憂憤煎熬他的骨髓，教他大聲咆哮：

「機械論！全部是機械論！你忽略了教育作用。教育作用，你懂不懂？人生來並不是科學家，可是我們能教他成科學家。我們也能教他革命！」

莫步獨說：「我跟你的看法不同；據我看你自己才是機械論者，你把人看成原料。」

「我是機械論者？」他站住，好像準備打架。

「正就是你。你以為教育萬能，可是你忘了，沒有一樣理論、一樣學說、能無中生有。清末以前中國並沒有革命理論，歷史上却有無數回農民暴動，人民並不因為沒有理論不起來反抗。假使人家需要的是別的東西，比方一個孩子要糖，你給他黃連，他就高興了嗎？一個女孩子要愛，你用愛情做幌子讓她革命——你應該知道革命就是去挨凍，喫苦，坐牢，並不是喫合香酒。」

「先生，你又回到老路上去了！」喬式夫無可奈何，恨的直咬牙。「我問你：你能不能改個說法？你為甚麼老是「愛情愛情」？你能不能不提這兩個無聊字？」

這場架就吵到此地爲止。莫步獨隨即站起來，拿起小帽，戴在光頭上，誰也不對着的低聲說：

『你的良心有一天會控告你！』

喬式夫本來早已教我厭倦，現在證實他們爭辯的確切和馬蘭有關係，我便跟莫步獨走出來。賸下喬式夫一個人，站在房子中間，臉白的像擦過粉，抓亂的頭髮掛在額上，陰沈沈望着我們，驚愕，恐懼，却不作聲。

『你們剛才吵，爲的甚麼？』我們到了街上，我忍不住問。

『沒有什麼，』莫步獨想想說。『他並不愛她。她——她叫馬蘭是不是？』

『他要怎麼辦？還有他們的小孩，他預備怎麼辦？』

莫步獨搖頭。

『現在還不知道，停一時總會明白。』

忽然我省悟過來，喬式夫原來自始就不愛馬蘭，只因爲她年青，他似是而非的

喜歡她。不久他便後悔，因為良心不許負義，以致弄的苦不堪言；又希望日後把這關係擺脫，所以讓她打胎。這種解釋教人在厭惡之外更加痛苦，我也不想回家，其初，我只順着小胡同走，後來更上了河岸。雪紛紛漫天落下來，輕輕發出聲音，彷彿向人間譏笑：你們的一切悲喜全沒有意思；現在你們睡了，我們到世界上來，我們十分歡喜。我也不管到哪裏去，只是沒頭沒腦的朝前。在我四周，屋頂，街道，河岸又清晰又模糊，在朦朧中潔白發光。堤岸上的樹木像春天的梨樹，樹枝上綴滿了雪花。我尋求，因為我覺得在尋求，帶在我身上的是人間的罪惡和酸苦。現在我走進去的境地，沒有生命，沒有真實的光，也沒有真實的陰影，牠好看，只因為牠被裝飾的完整清潔。那麼牠包含什麼意義，在我面前，在牠後面，隱藏着等着我的是甚麼呢？

我忽然站住了，在前面小石橋的橋欄上，正伏着一個女人，從模糊的輪廓上，我認出是馬蘭。她沒有戴帽子。我於是走過去，在她背後張開胳膊。

馬蘭在這一瞬間轉過來，直然對着我，雪便悄悄落在她頭上，鬢上和肩上。在雪

片迷亂的環繞中，她的眼睛——兩顆在我看來不單像黑寶石，並且是世上僅存的生命——嚴厲的定在我臉上，使我退縮。彷彿在那裏責罵：

『滾開！』

『馬蘭！』我失聲叫。

她瞅着我，像在衡量我的輕重。然後，把我推開，轉過去走下石橋。她走的極慢，低頭看着，懶懶的一步一步在雪上蹣跚下去。

第五章

我決定來年夏天或秋天到日本去。其中的最大原因，我想到馬蘭既然有孕，希望一了百了，和她作個徹底結束。接着喬家也起了變化：首先是喬式夫接受了綏遠那邊的聘約，在春季開學時離開K城，並在綏遠度過暑假；喬式夫走後不久——大約三個月，馬蘭生個小孩，後來聽說又和一個半政治性的社團發生關係。她的參加政治運動，大部分是楊春的功績。據說他每天在她那邊，替她料理家務，並給她帶去許多朋友，七十二行的人物，幾乎無所不備。

然而我的計劃並不會實現。到了秋天，民國二十年，我準備動身，震動了全國的九月十八日來了。隨後我讓人家戴上紅帽子被捕。將近一百年來，我們中國始終維持着這種狀態：一切愛國行為全被加上罪名，只有貪贓納賄才認為正當。別人或許

以爲這很有趣，被活活鎖在臭氣薰天的小屋子裏，每天從那個小洞眼送進食物，從另一個高點的放進光亮。那廳且讓我輕輕跳過去，誰也不去驚擾，讓快樂的繼續快樂，讓不快樂的也不痛苦。至於我自己，我個人並不覺得生來比別人殘酷，歌頌同咒詛和我全不適合，我深不願向世人訴苦。

事變的原因與經過留給後來的歷史家處理，現在我能想到的只是當時的情形，全城都在憤慨和焦灼的煎熬中，午夜傾聽着胡同裏「號外號外」的叫賣聲的情形。謠言在各處傳播，居民從長期好夢中醒來，三五成羣，站在街頭議論，到處奔走着探聽消息。每天睜開眼，首先想到報紙：今天有沒有新事件發生？期待同時恐懼。在街上，傳單和旗幟到處飛揚，青年人一組一組在演說，呼喊，示威，要求開戰。東北籍的兵士挺挺立在路旁向示威的人敬禮；居民停下來聽，工人從工廠中逃出來加入隊伍。於是忽然起了波動，事前誰都料到，可是誰都不去留意，雜選襲來了靴聲，刀劍聲，然後是歌聲，夾雜着喊聲，受傷者的掙扎。巡警到處驅散羣衆，到處和羣衆衝突。

但是一年後范小白把我保出來，從新走到街上，覺得自己成了大變動之後的回鄉客人。爭自由的喊聲還在耳邊，爭自由的人却不在。所有的街道都改變了原樣，或者說恢復了原樣，賣柿子、蘋果的照樣拚鏡鉞，收舊貨的照樣打小鼓，狗將小便撒在牆脚，樹木將涼蔭投到路上，鴿子在空鳴飛翔，路上充滿了塵土。在遠處，象微閒散與平和的白色塔頂，仍高高聳在青天下面。一切都照舊，恢復不了的只是人。首先使我想起的是喬式夫，也許我也許應該說是馬蘭。大門口原來的那塊招牌依然釘在原處，只是字跡稍微模糊了點。於是我仗着胆敲門，門原是虛掩着的，並且自動的開了。我帶着一腔熱望走進去。站在上房臺級下面喊：

『喬式夫！老喬！』

一陣難言的寂靜包圍了我，裏面沒有應聲。我回頭希望能看見他們的老媽子，只見廚房門緊緊關着，萎黃的小草從走道磚縫中生出來，庭院裏一片荒涼。原先馬蘭種花的地方，在深深的野草中，簇生的紫茉莉還在開花；在屋脊頂上，一隻鴿子叫

着轉動，隨後又飛來一隻。此外沒有別的聲音。一陣失望，我想他們也許不在這裏住了，在經過各種想不到的變動之後，他們可能搬到別處去了。接着我又想起喬式夫或者不在區城，或者他根本就沒有回來，我試着鼓足了勇氣再喊：

『馬蘭，馬蘭！馬蘭在家嗎？』

『誰？誰在外面喊？』一個暴躁聲音在裏面應着，分明剛被驚醒，這是喬式夫。

我不等招呼便拉開門跑進去。喬式夫正掙扎着從躺椅上坐起來，一面驚訝的張大眼睛，好像不認識我。

『老喬！對不起，對不起。是我。你正在睡覺？』我跑到他前面，緊緊抓住他的手盡量搖。

喬式夫仍舊驚異的瞅着我，任意讓我握着手。顯然他不曾料到有客人，一時說不出話，只失措道：

『哦……是的，是的……』

現在我怎麼說喬式夫？我們分手不到兩年，喬式夫已經老的多了。我只得承認我在監獄的一年中，外邊的變化太大。儘管他無限驚異，他的眼睛却是又昏濁又遲鈍，偶然一瞥，還顯出殘酷；他的頭髮鬍子長遠沒有剃過，像任意長起來的野草，長長的快侵佔了全臉；而他的臉，滿佈細紋，又黧又白，泥土似的毫無光彩。原來他是晝夜不息埋頭在書桌上的——我老記着他是埋頭在書桌上的，現在傾斜的坐着，竟精神頹敗，全身都是睡覺過度的疲倦，歪在那裏，好像不勝其勞。

然而不管這一切，言語彷彿噴泉，直打我嘴裏流出來。（在這時候，我除了熱情沒有別的。凡是過去和我有關係的，連仇人以至絕無生命的東西，我全抱着瘋狂的熱愛。）我混亂極了說：

『我剛出來，老喬是我，你不認識嗎？你幾時打綏遠回來的？你不舒服嗎？幹麼老嗽着我？』

喬式夫大概沒有捉準我的聲音——至少他的神氣如此。因此又將我的話重

複一遍，好像他很奇怪。

『不舒服？怎麼不舒服？』

『我也不知道。』我說。『不過你的氣色不十分好——也許你昨天沒有睡好覺？』

喬式夫想想，含糊說道：

『是的，是的……我記得睡的時間好像很長。』

『那麼依你的話，應該怪我來的不湊巧。你也許不想見我？』我更進一步問道。他又重複道：

『不湊巧？爲什麼不湊巧？』

忽然我注意到，他已經不能認真思想，也不會顧及別人，機械的去捉對方的意思，成了他的習慣。看見他又軟弱又愚忝，快成了八十歲的老太爺，我的熱情突然跌下去，幾乎要哭出來。我沒有辦法，只得像對老頭子似的大聲說：

「我看你的確沒睡好。你如果有病，還是趕快去睡罷！我改天再來看你。」

「我沒有病。睡的也很好，昨天晚上八點鐘上床。」

他毫無意思的向我膘一眼，隨後低下頭去望脚尖。我以為他沒有話了，誰知他忽然深深嘆口氣道：

「唉，伯唐！你不知道我多高興。看見你——多高興！」

「我也是的。」

我於是自動搬了椅子，靠近他坐下。

「我也一樣高興。」我再說一遍。「我們長遠不見，你近來作什麼？你的工作怎麼，還順利嗎？」

他皺着眉直對我搖手——

「別提，別提！伯唐，別提工作。永遠別提！」

我大吃一驚。

『你興趣也許變了？』

『毫無興趣；談不上興趣。』

『可是你不知道我剛才怎麼想，』我說。『我剛才還以為你翻譯許多名著，完成幾部大書哪？』

『哦！大書，大書！什麼大書？』他嘆口氣說。『以我的才能學問，伯唐不用誇張，我能完成許多大書，作許多別人不敢動的工作。可是你瞧現在完了。別再提工作！半年來我就過這種日子：人家不來，我也懶得出去，大家清靜。見天沒事，我就是睡！』

現在我才真感到無話可談——和喬式夫除了談工作，還有可說的嗎？又想到喬式夫變成這個樣子，馬蘭不知怎麼過的，她也許變的更厲害，也許不認識我了。我滿懷担着心思，於是轉過臉去找另一個人。直到這時，我才注意到屋子裏亂得可怕，處處給人一種荒廢的感覺。窗紙上現着大塊濕斑，有些地方並且破了，玻璃因為長久不擦，看上又昏又黃，滿是蒼蠅屎。在窗戶底下，喬式夫曾經刻苦工作過的書桌上，

放着面盆，旁邊是幾隻飯碗；靠近窗櫺的地方堆着書，頂上還擺着亂七八糟的東西，可見最近沒有人翻過。地上到處是破紙——從書上拆散的書頁和撕碎的紙片。牆角裏放着雨傘和套鞋，兩頭套間的門全開着，可是開着的門，往往比關着的門更使人失望。

我已經無須忌諱，現在所有的相識，在我心目中都是朋友。因此我問喬式夫：

『我怎麼沒看見馬蘭？馬蘭在做甚麼？她出門了嗎？』

喬式夫像突然受了打擊，也說不出是驚駭是恐怖，立刻目瞪口呆，望着我直楞。再仔細看，只見他臉上的肌肉在那裏戰，動了動嘴唇，却沒有聲音。

『馬蘭到哪兒去了？是不是出門了？』

喬式夫仍舊不作聲。我於是轉過去喊：

『馬蘭，馬蘭，你幹麼不出來？』

也不知他哪裏來的邪勁，就像鬼附了身的，喬式夫在旁邊橫橫說道：

『馬蘭，馬蘭！你喊不應她。她出門了，那個賤人！她出門了，永遠出門了！出長門了！』
……你喊哪？怎麼不喊哪？她死了！永遠不回來了！』

他暴亂的望着我，拍着躺椅扶首，到後來成了喧嚷。這時我才注意到他眼裏爆着紅筋。我莫名其妙。

『老喬，你在說甚麼？你是不是開玩笑？』

『我在說甚麼？』他倒下去又爬起來，繼續拍躺椅的扶首。『我是說：她跟楊春逃走了！半年以前，她跟楊春——這才是玩笑！卓婊子跟楊春……沒人要的爛貨！』
瞧着喬式夫沈重的倒下去，我半天還不能相信自己。馬蘭跟楊春逃走了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我覺得世界翻過了，忽然失了力氣。

『老喬，請聽我說——請平靜點，』我耐心向他乞求。『你的話教我不敢相信。可是假使是真的，事情的發生和經過，你能告訴我嗎？還有她現在在哪裏，你知道嗎？』
他的瘋狂已經過去，躺在那裏，平靜的望着空中說：

娼婦！

『現在她有福了，有人說她在家裏，有人說——我不知道，現在她該得意了，小

說着他轉過來向我一笑。我弄不清究竟是滿足是恨，簡直像個惡鬼，教人寒戰。

『怎麼？你覺得我罵的不應該嗎？』看見我冷了臉，他接着說。『現在我告訴你，你什麼全不知道。你——你是個大傻瓜！人家說你不顧別人，這話可真不錯。你就不知道她是怎麼個女人。我們中國有個老口訣：「鶴頂血，蜂尾針，兩般不為毒，最毒女人心！」這說的就正是她！打頭一天我就看出——瞧瞧眼睛我就知道她：是個頭號毒貨，爛盡良心的賤人！罵她賤人還算便宜她的，簡直是他媽的魔鬼！魔鬼都不如！』

『老喬，你說這話應該害羞！』我想制止他。

喬式夫並不理我，只管講他自己的。

『說你許不信。過去你們全把她當鄉下孩子看，以為她馴良，純潔，漂亮。當初我也這樣想——那時候她還跟我上課。可是不久，我就知道我錯了。她恰恰是個魔鬼，

你就是耶穌，也得死在她手裏頭。你想她可惡到什麼程度？半年前她要跟混賬東西楊春逃走——你要逃走，滾你媽的，我才希罕破貨！——可是她打電報把我騙回來。她說孩子病的要死，我回來，孩子早死了。讓我白跑一趟不說，再一個禮拜他們可賊似的滾了！原來是教我回來看看的，你想到不？真是兩個淫賊！臨逃走，連知道都不敢讓我知道，狗男女！

「喬式夫！我叫起來。」

他只眨眨眼，好像沒聽見，又一直朝下講：

「其實我根本不必回來。孩子病了，死他的得了，當初並不是我要他生的，我希罕哪？最不該的還是我自己，我不該忽然動心。鬼才知道她有多淺薄，卑俗，下賤，高傲！嚇，高傲！她不愛我，這我知道。當時我想：我可憐她。生米既然煮成熟飯，她既然跟我逃出來，當初我救了她，我要成全她，馬馬虎虎算了。可是我又錯了。人家常常講：「有好心，沒好報。」這正就是說的我。我老對自己說：喬式夫，現在你的報應來了。你一片

好心，可是你活該倒楣！自從我們到了這裏，我就別想安靜，她一刻也不讓我清閒。她時常惱恨的瞅着我，她不跟我說話，她有時候賭氣跑出去；有時候整天自己鎖起來；坐在那裏，就橫橫盯我；走起路來，嚇，你瞧那股勁罷！我也不知道哪輩子跟她結下的冤孽，就像她要一眼把我盯死，一脚把我踩死；瞧見她我就冒火，聽見她我就脊梁骨發麻！她恨我，這我知道。可是爲的是甚麼呀？你別瞧她相當漂亮，伯唐，嘻嘻！就跟死豬似的，那才叫沒有味！（他輪起眼，猥褻的向我笑笑。）早在那個小車站上，我們頭一夜睡在客棧裏，她又哭又咬。因此她就恨我。可是大爺出錢養你，憑的甚麼呀？」

我從來沒見過比這更可怕的，氣的我跳起來，直着喉嚨喊：

「喬式夫！你還記得有一天晚上——我也在這裏。你記得莫步獨怎麼跟你講嗎？」

喬式夫忽然斂起鋒芒，像回聲似的說：

「他講什麼？」

「他說你的良心有一天會控告你！」

他嚇的合不住嘴。接着搖頭——

「沒的話，沒的話！我不信，錯的不是我……我永遠不後悔；我不是小資產階級。我沒有對不起她。」

「你既然恨她，現在她離開你了，你應該滿意，你的精神應該好起來。可是你現在並沒有好，這大概倒是她對不起吧？」我氣的笑起來。

「我有甚麼辦法？我有甚麼辦法？」他強辯，毫無理由。「她毀了我一輩子；一輩子都教她毀光了！她就像一隻小蟲爬在我心上，咬我的靈魂；每咬一口，還對我巴達巴達眼……」

喬式夫沒有說完。他的臉像死人，說着額顱上出了汗，一顆一顆直朝下滾。於是手放在胸脯上，無力的合上眼，像失了知覺。也不知是有意無意，接着又搖搖頭。我想了想再說幾句話，可是看着他沈沈躺在那裏，只覺得眼前一片渺茫，心裏有無限厭倦。

——對於生活的厭倦。

這是我和喬式夫最後一面。不久他離開K城，我以後沒有再見過他，沒有得過他的任何消息，也不會聽說他在什麼地方。他大概當真湮沒在人海裏了。

卷
三

喬式夫離開五城，我按他通知的時間，帶工人去收拾傢具。只見馬蘭住的那間房子，滿地塵土，還保持原樣，他大概始終沒進去過。在舊書和廢紙堆中，我偶然發見一個小本子，玫瑰紫色封面，淺藍水紋邊口，上有霉斑，原來是馬蘭的日記。想是她臨行倉促，加上孩子剛死，難免心慌意亂，一時找不到，或根本忘了，所以遺落下來。因為上面多半不系日期，寫時又非逐日分記，就性質說，也許應該稱為雜記。按時間推算，始於民國十九年春天，到二十年春初止，中間相去將及一年，半年後又有附記。茲為看時方便，特分錄如後。

雜記一

剛剛忙亂幾天，打今個起總算安靜下來，開始了所謂生活。喬先生（我替他想不到別的稱呼）現在那邊工作。我轉過頭去看他，心裏便要發慌。他幾乎在任何情形下都能作事。我很慚愧，他給我一本國家與革命，用力看兩頁，怎麼也和我發生不了聯繫。我一個字也記不住。從早晨我就望着窗戶出神，想的似乎很遠；其實根本沒想；也許想了，立即忘了。我只有一個意思：

『這真奇怪！』

究竟什麼奇怪，也說不出。只覺得悶的慌，拘束的慌，又有點頭暈。因此便想起頭一次跟叔父進城。那天夜間下過大雨，路上滿是泥濘。騎在驢背上顛遙走去，田野是水洋洋一片綠色；空氣潮濕，細小的水珠在空中反光；山上的石頭經過雨水沖洗，紫

的，青的，紅的，綠的，在陽光底下十分鮮艷。

『我們現在到哪裏去？』那時我迷惑，忍不住自問。

我不是害怕，在想像中——我自信也有冒險精神。我們老家近山，實際是在小山的環繞中。我小時候望着遠處巍峨的大山，便幻想它們後面的世界；並希望有一天越過它們，在一個沒有人能想到的地方，自由的過神祕生活，給別人譜個謎。現在回想起來，真是好玩。

現在我同樣在這裏自問：『我們到哪裏去？』可是並不好玩。因為這新的生活和我幻想的不符。心裏像突然失了點東西。那麼世上有千萬女人，她們怎麼過的？她們的結婚生活是否和當初希望的符合？是否事實上根本如此？沒有人足供我商量。我再看喬先生，他甚麼都不知道，只在那裏埋頭工作，筆在紙上響。小雀在院子裏吵鬧。誰也不注意我。忽然我覺得煩極可憐極了。

昨天我剛寫完，李伯唐來了。前幾天他單獨來過，喬先生將我介紹給他。其實絕無必要，因為在我剛到的一天，我們已經見過了。我不知道怎麼來講這個人。筆在我手裏，却搜索不出文字，又好像不在手裏，只不過空空有五個指頭，着了半天急，還是沒有辦法。好在我是因爲無聊，在這裏消遣，既然寫不出來，不妨留到以後再說，暫時先寫點別的。

首先我要說，我討厭一切男人，連李伯唐在內。追究原因，應該歸罪父親。假使他不到城裏作生，至今還在鄉下作小地主，監督着叔父、大哥、二哥和家裏人種莊稼，我自然也就許個莊稼人，不至於叛離家庭，落到這個地步。

我寫到這裏，再也忍不住淚流下來。父親！你想到女兒吃苦嗎？我知道你讓我上城裏唸書，是因爲你發了財，想抬高自己的地位，把我嫁給有門第的人家。可是你想到女兒的性子：教往東她偏往西嗎？母親常說女兒心腸硬的像石頭，殊不知這塊石頭也有理性，也要好，也要生活。可是你只相信自己的權利，你也想到女兒的將來，她

要靠自己的力量謀幸福嗎？

父親不會想到我，大概因為我反抗他，還在那裏生氣。原來自我懂事起，他就拿我當作寶貝，見天有人作媒。那些無賴少爺，有的竟到學校裏來，以致弄的滿城風雨。同學們看見，便扮鬼臉，嚷着『馬蘭的女婿來了』，作爲談話材料，已經教人厭恨的要死。接着却又來個鄭大通。鄭大通原是落職將軍，因爲是本地人，對於地方情形熟悉，被起用爲民軍司令，住在城裏。關於這個人，民間傳播着種種傳說。人家說他有兩位太太，又有人講是十二個，他的司令部裏卻看不見女人，也從不和女人來往，因此人家又說，他過着神祕的齷齪生活。在我看來，他只是個又愚蠢又滑稽的老頭。他也許在街上看見過我，有一天來學校參觀，命他的外孫女（我的同學）陪我到司令部去，硬把我認作乾女兒。想想也教人好笑，一個司令，年紀都快進棺材了，竟還像瘋子。其先他還只學貓叫狗叫，逗我們笑；後來便捉迷藏，逮住我親嘴。我去了幾回，覺得太可怕，便不再去，打發勤務兵來接，我也不理。於是他直接和父親交涉，父親早已在

那裏眼紅，自然高興的了不得，哪裏還會拒絕！這就是我逃出來的原因。

可是我也是白白做了一場好夢！原來男人全是自私的，不把女人當人的。我和喬先生逃出來，以為等我的自由世界，它光明正大，豐富，誰知道又是個牢籠！他過去對我吹的天花亂墜，誰知道我們剛到那個小車站，住在客棧裏，他不管我的反抗央求，作出那種事來，不久以前，我還以為有許多朋友在等我，他們有見識，有熱情，有良心；誰又知道他們全是敵人，那些大朱，小朱，楊春……只把我當猴子看！

我並不為自己傷心，因為我經歷的太多了！我也不為我的夢惋惜，因為它們太好，也理應跌的重，破的快！可是我敢發誓：那不顧及我的人，我也不顧及他；那侮辱別人的，他也必然得到報復。

我說了許多廢話。現在還是回去講李先生罷。他昨天請喬先生和我去玩公園，我並不覺得高興，我不明白為甚麼特別不喜歡他。在他們旁邊，我感覺不自由，覺得自己非常可憐。幸喜走進公園，他們便把我忘了。公園裏客人很少，雖然好天氣，北方

還是相當冷。我在他們旁邊——時常落後兩步，忽然起個念頭，要觀察他們，比較研究他們。這是我的天性。記得孩子時候，我在地裏，總愛研究小蟲小草。後來大了，對人對事，也有同樣的興趣。

在我見過的男人中，他才是漂亮人。他的身子很高，挺直，臉色潔白，紅潤；鬍子剛剃過，看上去一片青；耳朵像花瓣；眉像絲絨，濃密發光；手指光滑，細長；腳和他的身量比起來，又窄又小；他的眼睛，我說不出。後來我們走進一個荒空院，裏面有鞦韆架。我想打鞦韆。他捉住臂肘，扶我上去，向我一瞟，我看見他的眼睛又大，又威嚴，又溫柔，忽然心慌，幾乎沒跌下來。

可是我說的全錯全錯了！沒一樣對。我說不出來。他的美是他個人獨有的，不能分開，不能送人，放在別人身上只有難看。從他走路和說話時的姿勢上，可見他爲人瀟灑，很會辦事。（我說辦事，實在因爲找不到恰當字眼。）喬先生和他站在一起，真是暗然無光，猥瑣極可憐極了。記得我們剛出來時，上小車站等火車，軍隊盤查旅客

行李，他全然失措，一句話都說不出。

然而他決想不到這就是他的錯，就因為他長的漂亮，站到他前面只嫌自己矮，我才加倍恨他呢。他爲甚麼老不注意別人？他有什麼地方跟別人不同？他爲甚麼不像別人粗鄙？當我剛到的一天，他爲甚麼坐在旁邊充乾淨人？他爲甚麼那麼高貴，就像他是天上來的？喫花喝露水長的？可是話雖如此，我竟像個孩子，站在他面前我難受，等他走開，又忍不住遠遠的看。

他把扶上鞦韆便坦然走開了，又隨便，又大方，根本沒有想到我還在後面臉紅。我站在鞦韆上看他和喬先生談話，忽然想起個恰當比喻：他像一匹戰馬，無論站着坐着，全身都是堅定，軒昂，高貴。

『你是頂難看的人，』我心裏說：『假使你粗笨點就好了。你的腳太小，你美就是你醜！』

後來他請喬先生和我喫飯，我藉口不舒服拒絕了。一個人回到家裏，我照鏡子，

臉直發燒。於是倒下去，把臉緊緊貼在枕頭上盡量的擦。他長的好看教我難受。我發狠——其實我早發過了。他應該知道他是活在地面上，世上不止他一個人，他也不比別人尊貴！

二，一八，一九三〇。

一切最好的全屬於生命。我有力量，我年青，我在向上長。我感覺到我有力量，我年青，我在向上長。現在它們在我心裏多可愛，我多想將它們永遠留下來，留在這個小本子上啊！

我快樂——我不能確切斷定現在我感覺着的是或不是，但是我心裏在唱——快樂，完全快樂！

我怎麼竟像瘋子？忽然有誰催我站起來，要去看姓李的。（這是喬先生教我去

的，前幾天他因爲工作忙，讓李先生陪我去玩。不知道把我當成什麼東西！可是隨他便罷，他既然讓人家陪我，我就去，免得在家裏氣悶。可是走到門口，我跟自己說我不去了，可是到底還是去了。彷彿誰在鼓動我，我在家裏渾身的焦躁不安，又無力統治自己，種種都教我生氣。因此我更討厭姓李的，我沒想他比別人卑賤，在腦子裏搜尋他應該輕視的理由。從神氣上看，他大概是常常孤芳自賞的，而我却多想看着他匍匐在地，用腳踐踏他呀！

抱着這種目的，我走去，坐下，一句話不說。我盡可能裝的比他高貴。可是他給我倒茶時候，問我：『你有事嗎？要不要逛廟會？』我想起我是女人，便全然失敗，所有準備好的話，全一陣風離開我了。況且我也不願意他從我身上發見缺點，得到壞的印象，把壞字眼安在我身上。我不能容忍。只好臨時支吾：

『不要；沒有。』

回答的拙笨教我發瘋。他恰巧把茶遞過來，我的手碰着他的手指，一時慌張，結

果茶杯落下去摔碎，弄的他滿褲腳鞋子是水。我滿懷羞愧，在心裏爲自己辯解：『我是無意的。』像做了錯事的孩子，等他發作。當他將茶送來，明明的我決心要欺負他，不過一瞬間，當我心裏說：『不！』手觸着了他的手，我發慌，已經晚了。

我希望他發作，只要他有不愉快的表示，就足證明他失敗了。可是這個壞人隨後他笑着向我埋怨，他好像早知道我打壞主意，一切隨便，倒弄的我不好意思，趕快拿手絹去替他擦。

結果我算自取其辱。我老怕他不高興，老想：

『他會看輕我嗎？』

我回家來，怨氣無處出；全歸罪喬先生。我恨他，因爲他已經騙了我，毀了我，見天晚上還不讓我安靜。

我恨他！我讓他知道我恨他！

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嚐到了真的痛苦。書上從來沒有向我解釋這種事情：離開他我想見他，即使讓他看看我也好；可是在他前面，我又心慌，立刻要溜開。即使勉強支持下去，不是覺得穿的衣服不合，便是覺得惹眼，再不然脚手放錯了地位。好像自己作的，全不對，只好更正，卻又越改越糟。

我直想哭。

又是一天，同樣的一天！早晨被小雀吵醒，我起來，照鏡子，什麼全好，心裏想唱。可是等我坐下，忽然間又變了，又全不好了！什麼全作不成，空着手沒地方安排。沒有辦法，我只得拿起書——國家與革命。不料我這裏剛翻開，他的眼睛便現出來，在每一頁每一句每一個字間，嚴肅、溫柔、又亮又大，直釘着我。弄的我不能集中注意力，心虛漂漂像個浮在水面上的葫蘆。我發狠要排除他，咬緊牙關硬朝下翻，可是字排列着，沒有生氣，沒有感覺，像個鐵鑄的啞巴。於是我換一本，拿起藝術與社會生活，翻開用

大聲讀：

初期寫實主義者們底，保守的，有部分甚至是反動的，那思想形態，並不會妨礙他們好好地研究圍繞着他們的環境，創作在藝術的意味上很有價值的作品。然而無疑地……

這是什麼意思？在書上我聽不出任何聲音，除了他的聲音，我聽不見別的聲音。我氣的把書拋開，倒下去搗住臉。

「他爲甚麼不來，爲甚麼不來？他來了，我要懲罰他！」我心裏嚷。然而他會想到我嗎？

他到底被懲罰了！今個他回去準睡不好覺。也許就是現在，他正在那裏走來走去，煩悶的想我怎麼會給他難堪。

晚上他來的很早。我故意躺在套間裏，反正他是來和喬先生聊天，跟我沒有關係。我出去時候，他們已經抬起槓來。在旁邊聽了半天，誰也不理我的碴，不由不教人翻胃。（假使他和別人抬槓，我也不會反對；他偏偏和喬先生談的又是什麼『人應變成機器』）後來喬先生上院子去了，我得到機會，便故意去欺負他，罵他『機器』，問他我剛到的一天怎麼不學大朱、小朱，跟我胡鬧。

其實鬧的毫無理由，我只覺得有一種慾望，非捉弄他不能甘心。他也許罵我缺乏理性，無論如何，至少總該有個印象。我總算教他記住世上不止他一個人，除他之外。

但是傷心極了，我認爲我要獲得快樂的，另外還有別人。可是我自己也直可憐！看見他狼狽失措，我本想大笑，不知怎的一陣傷心，竟倒在躺椅上，落起淚來。

『你們剛才談的什麼？』後來他生氣走了，喬先生懷疑的向我問。

我本來不想講什麼，因爲和他——喬先生，什麼都不想！只是他的神氣教人很

不舒服，我也想使他不太快活。

『沒談什麼，』我簡單說。『他很會說話；我覺得他很聰明。』

『聰明，』喬先生慢慢斟酌，眼睛望着上面。『嗯，有點聰明。不過淺薄！』

喬先生以爲只有自己的工作重要，平常相當自負，總不樂意聽見稱讚別人。這種脾氣，我當然早就知道，只因是他的學生，還勉強可以忍受。這時因爲他剛發表過人應變成機器的怪論，已經教人不大佩服，居然還目空一切，簡直豈有此理。便不留餘地，露骨的挖苦他道：

『據我看他比別人知道的不見得少，有許多自認淵博的人，也許還不如人家淺薄的呢！』

他不屑和我爭執，狠狠瞪我一眼，憤然走開道：

『哼，他他每樣全知道點，每樣全半瓶醋。連淺薄都談不上！』

姓李的被人攻擊，按說我理應首先表示贊成，只是喬先生太不公平，又純是

惡意，在背後說他壞話，我反而站在他的一面，對他同情。說老實話，如果罵他的是別人，我或許還能容忍，喬式夫哪一點強過人家，值得他罵人家，看不起人家？

我始終在疑惑我和喬先生的關係，因為太嚴重，我老怕說出來，即使僅僅在這個本子上，僅僅自己一個人知道，我也不敢，甚至不敢去想。我不愛喬先生。當初我和他出來，是在沒有辦法的情形下；又因為毫無經驗，以為凡肯幫助我的全是好的，應該感謝。不料在那個小車站上，（我永遠忘不了那個小車站，）我的一切尊敬心全打破了。我也知道他不愛我，除了要求那件討厭事，他平常連話都不和我講。他有他的工作！

我想想都會害怕。站在李先生面前，我不由的覺得自己齷齪。像在大風雨中折了翅膀的鳥，弄的滿身污泥，抬不起頭。其實我想站在別人面前也一樣，不過沒機會站罷了。無論看見誰，我都羨慕，覺得他們比我自在。我只想一個人躲起來，誰也不見。

有時候我好像快樂，然而實在太不快樂，太不快樂！我覺得實在不幸，好像給鹽漬着似的，心裏是說不出的痛苦。因此我反覆禱告，也說不出對誰：『讓我平靜，讓我誠心，讓我忘記並不去思想！』

我整上午反鎖在房子裏。各種方法全試驗過，全無影響，全使我生氣。『我幹什麼呆在這裏？』在外面，陽光明亮溫暖，正充足的照街道，人家，樹木。斑鳩遠遠在叫。我聽着。『我是唸催眠咒，』我回答。『我在唸催眠咒！』忽然一個瘋狂思想，我想跑出去，盡量朝外跑，照我孩子時候的幻想，一個人躲起來，在遼遠的沒人想得到的地方。然而我怎麼能跑出去？牠又在哪裏到哪裏去？又如何走法……

雜記二

我閉住氣就能聽見心在跳動，就在下面，安靜，有力。『這是愛嗎？難道這就是嗎？』直到現在，我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，我不能思想。我不需要。我感到它無處不在。

我多傻！剛才還騙自己。於是穿上新衣服，一陣高興跑出去，不告訴任何人，只跟自己說：我不是去看他，因為他不會在家；只要在他經常坐的椅子上坐會，看看他留在家裏的書架，單獨在納悶的檯燈，聽聽春天吹過窗櫺的聲音，再後站起來，不留一點痕跡，就像根本沒人來過。我說錯了。給一個使他吃驚的暗示，如果他的心思精細：我還得在桌子上攤開本書，或洒上點碎紙，等他回來嚇他一跳。

人有時候想的就這樣奇怪。可是他正在家裏；我也正要他在，如果看不見他，我真會失望。原來我的設想是爲使自己安心，騙自己玩的。他正在那裏收拾屋子，沒注

意有人進來。忽然我想嚇他，便悄悄走過去，站在背後。便踮起脚尖，越過肩膀看他在作什麼。他原來在端相誰的像片。像片上一個姑娘，即使是照像，美麗的也夠使人氣餒。

以前我沒有想到，我被情感弄昏頭了。瘋狂老在我血液裏奔流。可是這時我再也忍不住嫉妬——我特別不能忍受她笑的姿勢，一種突然產生的惡意，我想把照片奪過來，撕成片片，扔到地上拿腳踩。可是他爲甚麼還開玩笑，不直然說是他妹妹？爲什麼不替我想想？

我前面講的是糊塗話。他怎麼會想得到？他又怎麼會想到，因爲他無意間開的玩笑，我竟差一點哭出來？幸喜我沒有哭。我自己也不明白怎麼這樣軟弱，情感怎麼會這樣窄，在我替他整理房子時候，心裏老是疑惑：

他跟她的那匹獅子什麼關係？她真是他妹妹嗎？看見那張照像，我便想起小時

候，有一次去隣村看戲，大人把我寄在熟人家裏忘了，不由的不感到孤獨可憐。

可是我到底報復了他。我們打他家裏出來，約好出城爬山，去趁電車。恰好人家出殯，我們只得停在一家古董舖前面。忽然想起上一回的爬山（因為喬式夫臨時推諉，他不去了，）我想罰他，便在他不注意時走開。

『你去，看照像去罷，你有照像！』我走開時心裏說。可是後來過會，又想起來：

『我要種上花，把所有的地面全種上花！』當我這樣想的時候，心裏其實早已開滿花，眼睛能看見的地方也全開滿花了。夜間我做個夢，果然地上開的全是花，我便在花裏走去。可是後來回頭一看，只見凡我經過的地方，花便立刻倒下。我走走看看，正覺得可怕，花不知幾時竟變成鐵練，腳被絆住，蹶然驚醒過來。

然而我才巴不得被驚醒哪！我在枕頭上一睜眼，看見太陽照上窗戶，知道不會下雨，便一個人笑起來。翻身跳下床。我感到自己年青健康，撲鼻的香氣兒。這是生命

的香氣兒，我個人的香氣兒，無緣的人分不去的香氣兒！我滿意我年青健康。於是穿上衣服跑出去，也不管喬式夫，一直跑到院子裏。昨天我順便買了許多花種，各色各樣的，準種在院子裏。我打早晨就動手掘地，吃過早飯繼續掘。

『工作就是幸福！』我老想笑，又老在笑。

打早上起我就等他——等好『戰馬』。我確信他一定來。本來昨天剛會過面，大家沒有話講，（當然有一句，不過我現在不願講，也不希望他講。）他沒有來的必要。可是我仍舊巴他來，來看看我多滿意快樂。誰知真倒楣，我聽見脚步声，忙回頭看時，不料竟是楊春。昨天他在街上看見我。這時我幾乎想說：『你來幹什麼？』人家又沒等你！人家說他是個忙人，據我看可不盡然。我準知道他沒有事，他的理由全是瞎說，目的只在死纏活纏，攪和人家。

『你在這裏掘地？』他進門就問。只怕我不理會，又裝出熱心模樣道：『怎麼種花嗎？種花好。也替我種兩棵。』

「瞧得起你的你配！」我堵起嘴，給他個不理不睬。

「唷，唷。你瞧你這是幹麼？我又沒得罪你！」他酸溜溜的說，覺得沒趣，便朝上房喊道：「老喬，你的文章寫好了沒啊？」接着又自己咕嚕：「這種人，真是小資產階級的貴族！」於是廢然做個手勢，彷彿說：「這種人簡直沒有辦法！」

楊春也不管人家討厭，竟硬磨了半天。可是伯唐到底來了。當我初看見他時候，一時也說不清是快樂，是感謝，或是幸福，以致把握不了自己，只得趕快避開；及至看見他因為昨天找不到我，還在那裏生氣，又老實忍不住想笑。咳，傻子！你怎能明白我想的什麼，我對你絲毫不存惡意，就在你生氣的時候，我也只看見善和美呀？

我按約定的時間上他那邊去，在路上還暗暗歡喜，全身全靈魂似乎都在飛動。可是事前毫無徵兆，他妹妹突然死了。他的情形很壞。我進去時他還在沙發上，燈也忘記關，顯然昨天夜裏沒睡。中間只隔一夜，他可幾乎變成了瘋子。我並不害怕，可是

却全然失措，不知怎麼辦好。難道我安慰他就算了嗎？對他說誰也不能起死回生，不管你怎麼哀毀，對她都無意義可言嗎？別人或者可以，我卻不能。世上沒有言語能表達我的意思。我惟一能作（我認為也是應該作的）是忍耐，謹慎，守着他，努力盡自己的責任，直到他冷靜下來，恢復正常為止。

我生自己的氣，生『責任』兩個字的氣，生一切的氣。一切都卑俗不堪。

他幾乎總離不開床。日子暗淡，但是正像雲遮住了強烈的陽光，我非但不以為可慮，反而享到蔭庇。以前我在他旁邊老是激動，畏瑟，心慌，有一種犯罪感覺。現在全消失了，不用担心出醜，怕我自己了。我縫衣服；我看書——就在窗戶底下，擡頭就看見他——我完全平靜，安樂，滿足。有時候被自己驚醒，覺得非常奇怪，腦子怎麼竟像白紙，完全沒有思想。老暗中祝告他躺下去。

今天站在他書架上前面，看見一部小說：托爾斯泰的復活。從前我看過文學書，却從來不曾想到，小說原來比理論書更容易和我接近。因為牠沒有教訓氣息，和牠對面，如對朋友，不是理論書的像個牧師。有時候我還跟作者開玩笑，把他書裏人物取出來，將自己放進去，跟他們比擬，將他們研究，覺得和作者及他的人物完全平等。又：我近幾天回家晚，喬式夫嘴裏不說，臉上總教人討厭。剛才打外面回來，他站在院子裏，攔住問我在外面幹甚麼的。我想即使告訴他，他也不會關心。伯唐也，許還不讓我去，便只裝沒聽見。世上像他的人才真是理論書，外面裝的道貌岸然，只怪別人不能體諒他，他可壓根本不說體諒別人，應該進圖書館！

先前我以爲小說上沒有教訓，其實並不全對。就拿復活說罷，幾乎每一段都是作者在那裏說話，爲他的人物悲嘆，有時又大聲激呼，無處不是大悲苦心腸。但是我仍舊獲得理論書上沒有的東西。作者送南赫劉道甫上西伯利亞，自然是故意帶他

去遊地獄，同時也帶着我們讀者。在他的筆下——從歐洲到亞洲——無處不是愚昧，淫樂，強暴，饑餓，欺詐，苦難，凌辱，當我們合起書，一個國家就在眼前，從理論書上，我們看的決不能這樣明白，這樣容易使人領會。南赫劉道甫是個軟弱人，後來被引到耶蘇前面，按照作者的希望皈依了教義——倘若他成爲天使，我將更覺得他卑鄙可厭。恰相反，我喜歡喀瞿莎。記得當我看到南赫劉道甫決心糟蹋她的晚上，他暗暗從窗外看她：她一個人低頭坐在燈下沈思；停了好久，臉上現出笑容，搖了搖頭……直逗的我放下書，看見伯唐恍恍惚惚坐在沙發上，自己也不由的搖頭，並且笑了。

不過我對這作品也有不滿意的地方，作者帶着他的人物越近目的地，也越顯得疲倦無力，聲嘶力竭，我也越覺得乏味。人應該大量，也應該悔過，然而人總是人，不許那樣可憐。

自從我和他吵過以後，（因爲我想激動他，把他從恍惚中拉出來，）伯唐精神

好多了。他開始注意別的事情，不像前幾天頹喪。看了這種情形，我只有快樂，提議搬椅子到院子裏去。在院子裏他像初見晨光的飛鳥，活潑，煥發，說話極多，臉上活動着光彩。

『你現在怎麼樣，伯唐？覺得好過點嗎？』這人平常原是冷淡的，他的突然發生變化教我担心。

『我很好。你看，非常好！』他笑，一面動頭。『不過有時候我們很古怪。情感是怪東西，我們平常不防備它。譬如別人總以為我冷酷，我自己也這樣想，不料忽然受了打擊。』接着他又說：『現在好了。我實在應該感謝你。只是我不想說——說出來覺得滑稽。女人總比男人可憐，不是可憐嗎？假使可能，你們應該永遠不嫁，永遠不老。我見過許多女孩子，本來又自由，又良善，又純潔，可是從嫁人的頭一天起——你幹麼老是撇我？』

『沒有甚麼，』我慌忙說，不覺紅了臉。

『從這一天就是不幸的開頭，』他繼續講道。『隨後她們老了，失望了，變拙笨了。忘記她們先前的情形，我們看見，也不認識了。』

『我不懂，』我說。

他保持先前的姿勢，深深的直瞰着我，光彩便慢慢從臉上消失。接着他思想，又敲額角，苦悶的低聲說：

『這是怪想。怪想，連我自己也沒有弄懂。』

我想起那隻曾使他大大生氣卻使我不安的獅子，便試探他：

『我很想問你，你還記得你有一天向我發脾氣嗎？』我向他試探。

『向——你——發——脾氣？』他詫異的一個字一個字問。

也許含着懲罰的意思，我故意不對他說明，讓他自己去想。

『唉！』他終於醒悟過來，手在椅背上一拍，『就是這回事。是的。我早該講給你。

不過你怎麼想起來在這時候問我？』

『並不怎麼，』我撒謊道。『只是隨便想起來。』

以前我從沒有想過，直到現在才醒悟：一個人生的漂亮，也是一種不幸。我瞅着他，笑着，一瞬間我覺得完全瞭解他。我的心軟下來，淚慢慢湧到眼裏。

想起來對着男人流淚，我不免害羞。以前我從不曾認真思想這個問題，今天它站在前面，特別顯明，好像在向我威脅：他愛我嗎？我將他過去的動作和言語逐一回想，他或許——我猜不準，可是從精神上看，分明他自己也拿不準……

我後悔自己作了傻事：幹什麼我巴望他好起來，精神復元？當他情形壞的時候，我覺得他是個小孩，一切權力全操在我手中，他完全屬於我一個人。我盡心爲他作事，在他不知中從旁邊欣賞他，或爲他的安全擔憂，全教我快樂。因爲這爲他作事，將他歡賞並爲他擔憂的是我。現在他自由了，他不屬於任何人——也許我比別人自

私，想到坐在他旁邊時候的安靜，滿足，幸福，我簡直祝告：但願他生病。

下午他到學校裏去了。將近兩個禮拜，我們每天相守，總不分離。今天是頭一次。我留在家裏，心裏煩悶不安，無聊至極，便一個人上市場去。等我回來，他正在屋子裏（喬式夫坐在自己的椅子上，手裏捧着書，在一頁一頁翻。）他顯然在等我。見我進來，便輕輕（幾乎看不見）笑道：

『正好，你回來了。我來通知你們，我明天要出門旅行。』

因為有喬式夫在場，我不想和他說什麼，只敷衍兩句，便到套間裏來，以後也不出去見他。說不出怎麼回事，我忽然感到空虛，心裏酸溜溜的。彷彿他業已登程出發，我是送客的人，眼看着他把一切溫暖都帶走了。

早晨我醒來時他大概已經在火車上。我想他走進車站，他戴他的黑帽子，在一

切人中數他最高；和他同行的是他的朋友，全身快活的小胖子，手裏拿着手杖，模樣像個小官僚。這個對比真好玩，幾乎教我笑出來。然後我就跟着他們出發，火車駛上田野，樹木從旁邊閃過去，村莊在遠處移動，山漸漸現出，太陽照耀着山坡……然而到了下午，我跟他們下了火車，一切旅客都有過的感覺，前面是一片渺茫空虛。等到我擡起頭，却賸下——屋子裏原來只有我一個人，坐在我原來坐着的地方，在自己房子裏……

一個和我同起坐臥的影象：我始終在他旁邊，明靜的天空，在空中移動的雲，起伏不絕的山，到山上路，全清晰的在我眼中，又全混着家鄉色彩。因此我生氣：爲什麼？我在他旁邊，可是爲什麼看不見他？他在山頂極目眺望時，可像許多遊客似的叫喊嗎？他曾因爲玩的滿意，疲倦的坐在石頭上，脫去帽子，用手絹揩額上的汗嗎？並且他也想到老遠有人在想知道他嗎？

倘若可能，唉，我多想跑出去——一直到車站去呵！

『到車站去！到車站去！』我的心向我呼喊，在內部對我反抗，不停的重複着這幾個字，直到失去意義，像被水浸濕的圖畫，湮沒在一片灰色中為止。

我寫不成；筆在手中不聽我寫；我原想坐下來消磨時間，結果徒然惹惱我自己，各種各樣的字眼在腦子裏亂竄，我無力把牠們排列起來。

從來沒有嚐過的孤單。

『他不回來了，不回來了！』

我明知道這不會，可是我還是忍不住怨氣，也不知哪兒的怨氣。

因此我更加恨喬式夫。喬式夫知道什麼？他簡直是木頭。只有我們兩人，我見他就翻胃。有時候我竟想：我們是前世註定的冤仇，不可解也不能解，非大家磨死不可。

我自然不信命，可是又不能不想。

這種思想教我害怕，我甚至覺得楊春來了也是好的，甚至希望他來。

無論對誰都不滿意，尤其是我自己，脚和手全無處安排。於是看小說。楊春前天送來幾本書——這個人真可笑，把書放下，不等我說話就跑掉了——其中有兩册叫煤油，一册茵夢湖，一册第四十一，一册韋護。我打開，一册一册翻過去，時間卻又被看窗戶看過去。

我時時去看窗戶。上面甚麼都沒有，可又不知怎麼，還是忍不住要張。

伯唐幾乎把我嚇壞了。他突然站在前面——事先我全想不到——血突然沖到我臉上。我心裏發慌，只得趕快逃開。我想他，可是正因為想他，反而怕看見他。

『我要找個嚴密地方，他永遠找不到想不到的地方！』我想，或是說覺得。

一陣風跑出去，我簡直沒有想到腳踩的是地。也不知什麼力量把我送的很高，使我不自覺的舉起頭，顯出驕傲。跑進公園，（這是我知道的惟一可以留連的地方。）直惹的人家奇怪……不過必須說明：我可對誰都不會驕傲，原來我根本沒想到啊！

我坐在石頭上，假山坡上，自以為處的地位十分安穩；可是這個傻子，他怎麼會到這裏來的？他怎麼知道我藏的地方？當他從我背後走來，（我遠遠就聽見他的腳步聲，）在背後站住，又在旁邊坐下，我的存在也跟着逐步消失。因為世上既沒有神，那在我之外，最後贖下的無所不在的是甚麼，我說不出。可是當我告訴他：我要走了，隨便什麼地方去了，他還不知道我愛他呢！他還對我講了許多傻話，還不知道他拉我坐在旁邊，直到現在想想，我這隻胳膊還發麻呢！

現在我坐在燈下。我向燈說：『他明白嗎？』

接到他的字條，本待回答，用人說送信的已經走了。我不想動彈。因為太興奮，昨

天從公園回來，人就發熱，柔弱無力。昨天在他旁邊，我簡直忘記了時間，有時候覺得它停止了，忽然又覺得它太迅速：身子也失了力量，彷彿輕輕被動一下，就會倒將下去。

我知道他愛我，他的每個動作每句話——慌張、熱烈、拙笨，都在那裏表示。可是，傻男人！你自己怎麼不來？假使我的愛不誠懇，換成另一個裝腔作勢的人，她會生氣，你知道嗎？

好的菓子不應該一次吃完，壞人，我們應該知道滿足！

甜蜜的賴在床上，我隔會從枕頭底下拿出他的字條看看，（其實早已看了無數回，）上面仍舊寫着：『請即來。』這三個字無處不在：窗戶上寫的是，頂棚上寫的也是；小雀叫的是，布谷鳥叫的也是。——對我包含無限意義，教人愛，又教人怕。想起關係我的一生，我只希望什麼都不發生，讓我暫時安靜，享受剛獲得的幸福。好菓子

不該一口吃完。唉，我多希望一切都平靜啊！

最後我還是在得起來。穿上新做的衣裳，我走兩步就不自在，太招眼了；前幾天穿過的覺得膩；老式樣的又怪。因此翻箱子，照鏡子，穿上脫，脫了穿，一個上午就這樣混過去了。

我還是不想去呀！好幾次我走到屋門口又退回來。我要罵他壞鬼，他故意折磨我，也不想人家難不難堪。

我到底還是去了。爲維持尊嚴，還特意挑一件頂舊的藍布大褂，然而仍舊招來了侮辱。我沒有瞞過他，沒有向他說過半句謊。他是有頭腦有進步思想的人，我父親作小生意和我什麼關係？縱然我自己作小生意，又和我的人格什麼關係？況且我不是明明告訴他父親作小生意嗎？難道他——一個絕頂聰明人，（至少我希望他是聰明人，）竟會相信誰的謠言嗎？那麼究竟爲什麼呢？自尊心不許我問，他也沒有解

釋。他只說，『現在完了，你走罷。』想想我多可憐！就像我是個呼則來，攆則去，可以隨隨便便的東西。

我除了自己不怪別人，因為我太不自量，忘記自己是鄉下人，對城裏紳士們空抱癡心妄想。我的被輕視既是自取其辱，我也憑鄉下人的驕傲發誓：以後永遠不見他了。永遠，永遠不見了。

雜記三

我今天頭一次出城，我自己不認識路，也不想問。其實也無從問，因為我是忽然想起城外，便到城外了，根本不知道往哪裏去。其初我順關外的大道走，後來岔出去，走上小路。周圍有樹林，有墳墓，有散居的人家，遠處有黃土耀耀的小丘，偶然從樹林後面現出寺觀。漫無目的向前，有時走上土坡，有時降下去；也記不清所經過的地方，前後共走多遠。後來累了，便在一座土丘前面，誰家墳墓的祭台上坐下。墓前墓後栽着白楊，樹蔭籠罩了塋地；黃鶯在上面叫；斑鳩在遠點的樹林裏叫；螞蟻在地上行走……爲騙自己，我裝的什麼事也沒有，轉過頭去去看墓碑。

趙氏在室女青梅之墓

在這些丘陵與墳塋之間，除了自然自己的聲音沒有別的聲音。他彷彿在訴說他這裏萬古長寂，從無變動，將來也不會有——世上的騷擾達不到這裏來，他永遠睡着，永不關心。只見一匹金甲蟲在墓碑上爬，此外再沒有別的了。如果不是害怕，我多應想倒下去——就在這裏，在這個沒有出嫁沒有經過折磨就死了的女子墳墓前面睡一覺啊！

我回到家裏，在路上——疲倦，傷心。喬式夫正坐在他的桌子前面，用力吸菸，樣子像下了決心，發恨要從菸裏吸出點東西。

喬式夫平常並不吸菸。我倒在躺椅上，他拿菸的手輕輕發抖，左一口右一口的吸，只裝不看見，神氣非常難看。他分明在抑制自己。隨後他站起來，走出椅子，躊躇一會，又不作聲回去坐下。

看見這種情形，我忽然忍耐不住，要爆發起來。好幾天來，我就看出他有話講，假使是男子漢，他應該爽性講出來，我在——尤其是今天，我在候他。他幹什麼回去？怎

麼反而縮頭縮腦？

『望別人援助的人是有罪的，他得到的必是懲罰。』今天我忽然想起這句話，因為我自己是現成例子。

我正是被懲罰並且應該被懲罰的人。過去的經歷全部擺在前面，不能再明白了。原先我爲逃避鄭大通，便輕信喬式夫的花言巧語，以至誤入陷阱。進入陷阱還不知道什麼是愛，以爲雖然平淡無謂，令人厭倦，世上夫婦也不過如此。及至後來知道了嘗到了它，譬如忽然從沉睡中醒來，便懵懵糊糊，又把信賴交給那個人。以爲一切全會自然解決，却始終忘了自己。

唉，愚昧！爲了你，人家付過多少代價？

我承認我待喬式夫不大公平，然而換個地位，我相信一切人都要不公平。因爲

那個人的緣故，我對他格外驕傲；也因為那個人的緣故，我對他格外厭恨。爲了抵抗他的獸慾，保護我自己，我對他表示厭恨。不和他吵，也不和他和解；只在小地方刺激他，甚至欺負他，打消他的非分之想。譬如他在那裏煩悶，我便在這邊唱歌；他在那邊高興，我在這邊摔打東西。我一天到頭除了鬧別扭給他看，連話都不說，即使吵上來，也只給白眼。弄的彼此住在一個屋頂下，同在一張桌上喫飯，却又毫無關係。他當然痛苦。可是毀了我的，是他，他應該痛苦，我要他痛苦。因此直到現在——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良心，良心是否肯責備他——他看我就像塊病。

可是萬料不到，現在我這邊情形變了！自從和那個人絕交後，我怕見他，只要他注意瞅瞅我，我就像被發見了祕密，忍不住低頭。然而我可沒有饒恕他。事實相反，覺得他更可憎。

他的工作很不順利。我每次打旁邊走過，看見他老坐着出神，冷冰冰的，一個字也沒有寫，心裏便笑：『工作就是幸福！快樂半天。我真希望他明白我的看法：盡管

窮年累月，他頂多翻幾本天書。

可是我這『快樂』又多可怕！

以前我總以為喬式夫讀書多，瞭解的多，是聰明人，不料大錯特錯。他早已被書蒙蔽起來，好比睜着眼睛，既看不見別人，也看不見自己。人家看他却看的清楚，只見他每個細胞都是頑固，高傲，愚蠢，自私。可是你說他愚蠢嗎？他才狡滑的很呢！你說他頑固嗎？他才天真的很呢！

他終於現出了原形。原來他久矣準備對我講的話，竟是問我想不想家，是否想和家裏恢復關係！哈！我要想家，還得他幫忙，哪！他把別人當成傻瓜，却忘了去照鏡子。我直然告訴他：假使他讓我走，儘可以講，別含含糊糊。看了他狼狽不堪，紅着臉直結巴，那才好玩！噫！虧他說得出口，什麼為體貼我了！為愛我了！我只啐他口吐沫。才去信他！

我所以詳細的記下來，只爲十年二十年後，看看世上還有沒有這種醜態。我並不難過；我只覺得冷，只覺得憎惡。他的出此下策，自然是我促成的。我本無留戀——即使死無葬身之地，也決不會後悔——只是他要攆我走，倒要試試看……

我血管裏有多少怨毒……

經過多次考慮，我決心去見伯唐。我去並非爲怕被喬式夫驅逐，無處可去，而是我真的愛他。我也想到誓言，但是是一個人爲了愛，什麼都可以犧牲，遲疑，等待，馬虎，全不合我的脾氣。事前全準備好，將見他的理由，相見時的情景，瑣碎言詞，以至每個動作，都在想像中擬定。然後鼓勵自己，勇敢去做，莫學普通女人忸怩作態。可是走到他的門前，我還是不由己的過去，再從另一條路回來。如此走來走去，直到老媽子叫住我。她正上雜貨舖，問我怎麼不回家。我一時答不上來，便支吾說：

『我到那邊去一趟……飯好了嗎？』我又說：『飯好了不用等我。到時候你開

上去得了。」

就在這時，我想起並尋回了自己，那個誠樸的自己。我多卑賤，像壞女人似的游蕩街頭，還向人撒謊，竟毫不知羞恥！同時又想起來：我的確是壞女人，連喬式夫都不肯要，還能找他把殘破的身體和痛苦的心交給他，去連累他嗎？因此我以後又想到死。這當然是小孩無聊，想來嚇唬自己玩的。我爲甚麼又爲了誰去死呢？我年輕，健康，有力，以現在的慾望，能活到世界毀滅。喬式夫既然毀壞了我，那麼罪孽也理應由他來負！

這真是萬萬想不到的醜事。我正躺在床上，喬式夫一個人在外邊，『人類——生活的奴隸』朱秉午來了。遠遠我聽見他沉重的皮鞋聲。

『哈羅，老喬！』他喊，脚步極響的踏進屋子。

喬式夫對這個人格外歡迎。

「哈羅，」他高高興興招呼。「怎麼着，你來請吃喜酒嗎？」

「哪裏來的喜酒？」朱秉午假裝糊塗。

「哪裏來的？」喬式夫不依。「你自己明白，秉午兄不要含糊。含糊不來！」

朱秉午似乎難爲情，似乎又喜歡這個題目。只聽見他笑道：

「胡說，胡說！又是誰造的謠。根本沒那回事！」

「這可不是謠言；千真萬確，路透社的消息。（喬式夫大概拍他的肩膀。）要不然

你也不會急成這個樣子，你照照鏡子，滿面紅光！有就是有——你說沒有也算——

反正喜酒是吃定你的了！」

「得了！別照了！」朱秉午走開一步。「你的那個「她」出去了？」

「出去了。怎麼樣？」

喬式夫撒了謊，接着大約又向朱秉午做手勢，至此忽然的聲音放低。想來又是講關於女人的事情，兩人一齊大笑起來。使我想起一個傳說：在一座孤廟中，兩個強

盜談論他們劫掠來的贓物。我不禁全身發抖。

七月十八日：喬式夫混帳極了！他外表裝的像學者，文質彬彬，實際上不但是老狐狸，簡直比魔鬼還醜惡可怕。昨天晚上我忘記鎖門，趁我睡的熟，他竟跑進我房子裏來……我起床時候，老媽子說他早出門了。他大概滿懷得意，去和那個朱秉午『研究』和那個朱秉午去笑去了！

萬不曾想到，我因為愛伯唐的關係，情操竟在不知間提高。凡我受的侮辱，我總以為被侮辱的是他。我的身子應該為他所有。因此現在便不敢想他，想想就教人氣餒……

昨天因為找不到喬式夫，我摔了所有的東西：茶杯，茶壺和燈。卑鄙的人！他作的事情——世間一切言語文字，全不能表達我的憎恨；我在這裏寫下來，便侮辱這個本子！就是現在，我想起來，手還要震動。

沒有人能解開我們的仇恨。我已經看的清清楚楚：假使這房子是地獄，我們就是地獄裏的兩個怨鬼；假使我命定的吃苦，我也要在報復他後再死。願千年萬世的咒詛歸他一人！

可是我這是所爲何來呀？我既年青又能吃苦，幹什麼磨自己，把生命葬送在仇恨裏！我在仇恨之外，還要求生活。每天，每天，我茫然呆着，一個聲音老反復在心裏講：『走了，走了，我要走了。』這走字含着特殊意思，空闊，洒脱，微帶淒涼。彷彿我棄甲曳兵，打了個空前敗仗。

喬式夫已經明白表示想分開住，承認看見我就頭痛。我也真的想走。縱然算打了敗仗，也比在仇恨中淹死好；縱然我命中註定要做娼妓，奴隸，賤人，附屬品，在前面等我的，是火坑，我要被立刻燒死——縱然燒死，也不會比我現在所過的日子可怕。

喬式夫近來總不在家。他到底被打敗了，看見我就頭痛。我在走廊底下，看見伯唐冒然走來，心立刻停止跳躍，呼吸閉塞，幸喜還沒有喊。以前是我弄的錯誤。這個傻子原來也不是瞧不起我，聽他講半天套話，萬萬想不到，他逃避我——腐敗人倒爲的是喬式夫！

『別爲他，用不着爲他！』我想大聲叫。可是我縱然想大聲叫，他那邊還呆頭呆腦，什麼求我原諒，將來作朋友作兄妹呢！

讓好人去原諒他罷，我是生成的苦命。他竟不知道我愛他多深，爲了愛他，又受多少活罪……想想我就有恨。雖然我不能恨他，可到底還是說不完的恨哪！

聽見醫生宣告我懷孕，我一上來像個罪犯，站着直楞，不明白他的意思；隨後清醒過來，又像無辜定讞的死囚，只覺得脚下一滑，從原來站着的地方跌下去。於是最後的光亮滅了，耐心有如放在火上的蠟燭，在我的注視下化了，我絕望，暴躁，憤懣，要

起來反抗。

我相信世間有許多狂人是如此造成的：他們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被毀滅，耐心一次又一次受打擊，直到受盡種種不平，對於生活失去信仰，變成塞滿虛無思想的暴人，找不到明白具體的對象，仇恨便驅使他們破壞一切。爲喬式夫的緣故，我失去愛人以至獨立身分：他却在騙了我，厭棄了我之後，又給我個罪孽，自己却落得乾乾淨淨，去冷眼旁觀。那麼至理在哪裏？善在哪裏？我不能正確說出我的思想情感，願接近我的同受咒詛！

寬恕與自我犧牲全是美德，它們却逃離開我，一如逃避毒物。喬式夫討厭我。他教我打胎，個中意思，自然是想卸責任，然後再想法擺脫我這個累贅。可惜他沒有勇氣說明。也許正因爲如此，我覺得他太卑鄙了。難道我在讓他滿足之後，還得爲他作稱心事，白白送便宜給他佔嗎？算盤別打的太如意！我偏不打胎。縱然我明知毀壞的

是自己，也決不輕放他喬式夫，白白送他便宜佔。罪惡是他造成的，罪惡的果實也應該由他喫完，至少我要親眼看他陪着我喫！

然而我到底還是不想吃呀！斃了幾天，我還是去找伯唐。（我們自從那一次見面，中間隔了好久，我想他也許會省悟過來。）我因為實在太愛他，不能說別的話。只要他肯給我半個字，我便願意打下孩子，饒恕喬式夫，甚至去死。縱然他不愛我，至少總還有兩句溫存話，誰知他這樣殘酷，竟把我趕出來。我並不怪他……我寧可回來吃毒藥，寧可作我的潑婦！潑婦兩個字戴在我頭上，我只覺得光榮。

就在這時候——無處不是仇恨，無處不是痛苦，楊春來了。他料不到我會歡迎他。現在我才明白，在相識的人中，只有他可以和我作朋友。我不尊敬他，在他面前覺得安適自由；他對我也老老實實，不敢放肆。只有一點我不喜歡，這人大概被愛情灌醉了，老是胆怯拘束，却又沾膩膩的。

他當然不知道。開頭先從外面伸進頭來瞧瞧，像作了壞事的貓，悄悄試着走進來。然後摘下帽子，望望喬式夫的桌子和裏面房子。

『老喬不在家？只有你一個人？』他胆怯的怕驚動誰似的問，在我對面坐下。

他的古怪模樣教人想笑，和他平時的粗心村野全然不像。不過我近日的遭際，教人心冷，我只冷淡的待他，沒有笑也不想笑。這也許更使他安心。

『我終於找到個機會，』他開始說。說時羞慚的垂下頭，停了一會，再抬起來。『我來求你原諒。先前我作了一件壞事，也許你至今——永遠不會忘吧？』

我等他講下去。

『說實話，一個人作了壞事，就沒有請求原諒的資格，也沒有必要。因為要悔過，他應該單獨向自己悔，否則便減少了真誠。』他說完這句話，自己先不好意思的笑。『不過我來的目的，是要向你表白：千萬別根據外貌看人。一個人可能生來歪頭，心可不一定歪；一個人可能生來眼瞎，心也不一定瞎。譬如我——你現在對我怎麼』

看法，我不知道，別人總以為我又壞又渾；可是你慢慢自然明白，胡鬧並不是我的本性。」

他提出來的還是將近一年前的舊話，那時我剛到K城，他和大朱、小朱曾侮辱過我。我明白他的用意，所謂「醉翁之意不在酒」，道歉無非是一種藉口，心裏便不高興。因此截住他問道：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楊春本來背書似的在那裏講，現在被打斷，一時接不上碴。只見他心慌意亂說：

「什麼意思就是……我剛才說過，先前我做了一件事，很對不起你，看來你許還沒有忘？」

「我的確沒有忘。不過這沒有關係，現在忘不忘全是一樣了。」

「那麼說，你到底是原諒還是不原諒呢？」

「這要問你自己；你剛才怎麼講的？」

「我剛才說，一個人做了壞事，沒有再請求原諒的必要。不過話是這麼講，我總不可能。我老想聽聽你的意思，沒有你的話，我心裏老不安靜。」

我慷慨的斷然答道：

「現在你可以安靜了，我答應你了！」

「你說話當真？你真答應，以後不懷恨？」

他興奮的漲紅了臉，跳起來，又無可奈何的坐下去。

「我應該感激你，」他接着說，眼睛逃避的閃了閃。「好多天來，我老氣我自己；我喜歡胡鬧——不對，不是胡鬧，有時候我喜歡熱鬧。其實連這也是表面的，我的遭際壞，生活壞，活在這個時候，誰都得拿忘記調濟精神。那怕是暫時的也好，精神總算有會休息，要善忘才能往下看，才有勇氣朝下活。我說這話對不對？」

慢慢他忘了先前的事。他的心靈已被洗刷乾淨，精神充足，話越來越多，顯然他是陶醉在自己的熱情裏，一併也忘了自己。這個渾人！想不到倒很聰明。他後來說早

已看出我和喬式夫並不美滿，問我想不想離開U城，作點有意義的工作——我一直對他是個旁觀者，所以也不害怕，只是覺得好玩，同時有點不舒服。——最後，他去控制力，跑了野馬，聲調微顫，紅着臉說道：

『你決不會想到這裏，馬蘭，有人在暗中喜歡你——一個不足道的人，跟你比簡直不像話，他有的是滿腔愚誠。你大概連想也不會想到。』

『這個問題不該你談，』我拿出老姐姐的態度責備他，並向他暗示。『喜歡也好，不喜歡也罷，跟你全不相干。你的事是好好的去做你的工作，用指頭塞住耳朵，不管他外面颳風，下雨，打雷，或死或活，全不用你來操心！況且你怎麼知道我和喬式夫不美滿？你打哪裏聽說的？』

我的戲做的十分成功，他果然慚愧的無話可說，坐了會便知趣的走開。我知道我不會愛他。然而當他走後，不是爲自己，不是爲他，也不是爲別的誰——我說不出，也許是爲命運，想起『愛』真傷心極了。咳！天下事還有比戀愛更無情、更酸苦、更容

易老人的沒有？

誰也不知我懷着多少惡毒，我爲向喬式夫復仇，甘心賭上生命。直到現在我才明白，最狠毒的報復方法不是殺人。而我們的仇恨也不是殺人能了。它根本不屬於這一種。他如果真有胆量，大丈夫作事，敢爲敢當，乾脆說他根本不喜歡我，他先前作的是極卑鄙極懦弱的事情，現在希望和我分開，我會報之一笑，決不惋惜。怎奈他沒有勇氣，至今還在那裏想方法，讓人家和他自己相信他的謊話。我爲什麼要可憐他？第一個敢殺死我的人能教我感謝，對於喬式夫的苟且畏縮，我只有厭惡輕視。

我對他的輕視在日日增加。我們彼此間的仇恨也日日增加。現在我們住在一處，才真像地獄中僅有的兩個怨鬼，各自守着自己的門戶，以敵意互相毒害；並且有一天，大家被仇恨淹死。把生命和青春銷耗在悲慘與絕望中，當然是愚蠢行爲。喬式夫也許希望我自動退讓，讓他希望好了；至於我這邊——蜜蜂毀滅自己未必是爲

需要，不一定爲利益打算，我也寧願同歸於盡！

願上天寬恕馬蘭惡毒！被仇恨塞住，我快透不了氣了。試想這多可怕，喬式夫的痛苦，竟成了我的快樂；只因爲反對喬式夫，和他站在對立地位，我居然連損害自己的事也作得出來……

附記

我自以為有充分進步。假使這進步是真的，那是因為我吃苦太多，應該歸功經驗。足足半年不在這個本子上寫字，看了簡直生疏，有些地方教人害臊。但是我終不忍撕毀，原來我是寫給自己看的，自頭至尾在跟自己說話。那我何不保存下來？留下作個朋友，豈不很好？現在我能站在旁觀地位看我，我看我自己——或是說先前的馬蘭——像看另一個人：她曾在絕望與仇恨中生活，作過於人無益於己有損的傻事，又像被蝕的月亮，終於從黑暗裏出來。這種種全擺在目前，連她憤怒時怒目橫眉，惱恨時尋是非，悲傷時自艾自怨，無不清楚。我並不為她身受的痛苦感動。我看她正像看淘氣的小妹妹，覺得可愛而又可笑。此外，我確切感到我的脚是站在地上。在我的感覺上，先前圍繞着的

霧散了，各種形體全現出輪廓——我能瞭然看見全城，我自己和其他的人。

有一件事我辱沒了自己，也因而得到教訓。伯唐是個自私的人——我不是指一般而言，通常誰也不能懷疑他慷慨大方，他有本事將一切別人做不來的做好，也能爲別人犧牲自己；但是在愛情上，他是自私者，對別人的要求從不關心。至於我個人，以後也不希望再戀愛了，想起曾愛伯唐，也曾被他愛過，已經很滿足了。

喬式夫早已走開。打敗他並沒有給我帶來快感，我對他的仇恨，也因爲他走開消滅。現在我們還維持若有若無的關係，這只是他個人的意思，他要補償過去的過失；就我這邊講，那條中間的線，其實早斷了。

我爲避免引起痛苦，平常難得回想過去。現在我做了母親，人家說『爲了孩子，』大約也正因爲爲了孩子，（雖然二者在意義上相去甚遠，）對誰都沒有仇恨。也許因爲有喬式夫夾在裏面，我在孩子身上，感不到深愛。我所以喜歡

他，只因他是我生的，逗着玩有趣；一面也是爲天性上的要求，盡我應盡的責任。

我始終討厭楊春，以爲不值一提。其實大錯特錯，這人和伯唐不同，在我認識的人中，要算比較可親的了。他的缺乏涵養，正是他的可愛地方。因爲他不能文飾自己，向別人炫耀，自然也無力教人家迷亂。（我說這話，並不是認爲伯唐虛僞。即使現在，我將楊春和他牽連起來，感情上也還容納不下。）在我看來，伯唐永遠是個英雄，本性上無所謂善惡。我當然不能否認他的俠義仁慈，但私下總以爲，他的誠實有一部分是努力得來的；而他的不能和罪惡相容，又多半是受正義心的驅使，動機遠不在愛。因此他儘管處處比別人幸運，結果却事事失敗。

楊春恰恰相反。他本性是善的，能作好事，却也能作壞事。一生以平凡人始，也將以平凡人終。他所以不腐爛，不被人家同化，只是因爲天性上要求更好的

生活。這也就是他可愛的地方。也許應該說他是多血質的，他有的是愚誠，既不會取悅人，也不會誑騙人，最使人想不到的是他——至少在男女私情方面——又拙笨又規矩。我永遠不會愛他，雖然我明知道討厭這個人不公平，雖然他信實可靠，我也只能把他當兄弟看待。因為他沒有勝過我的地方，我對他毫無敬意。

現在關心我時常來看我的只有這個人了，原來一直在關心我的也是他，我的事幾乎全由他安排，由他一人代辦。自從被我教訓以後，他便處處小心，只竭力表示忠實，勤懇。有時候我覺得他十分可憐，想向他說明：『你還是趁早斷了念好，別作這種毫無希望的傻事。』碰巧我也對他暗示。

我現在正等待客人，全是楊春介紹給我的朋友。（也許說不上這兩個字。）原來我們組織了個社會科學研究會，討論理論和時局，一面也担任反帝救亡工作，今天在這裏開會。我近來已經復元，精神很好，整天都在明淨快活狀態中。

心裏要求作事。因此我將這個偶然想起的問題記下來。一個人所怕的是不自知，貪得無厭。譬如遜在下雪那天晚上，伯唐因一時激動，向我要求。他也許是本了俠義心。但我當時如果動搖，懷疑自己，跟自己說這正是先前我期待的，豈不糟糕透頂。當時我拒絕他，只是出於氣憤，並非往遠處着想。我不會想到自己和他不適合，將來很難使他滿意——他縱然勉強把我接受下來，終有一天也會失望。他的失望也就是我的失望，最後只有大家委曲。幸喜我有那次氣憤；否則連好的回憶也不會留下，哪裏還有今天？

至今我才明白這句話的真意：一個人不該向別人要求，更不該靠別人生活……否則他必然有罪，要受懲罰……

卷

四

第一章

現在我住在學校裏了。鳥獸經過襲劫，要重建巢穴，我卻失了重建巢穴的力量。在我周圍，舊人星散，空氣遠非昔日可比。據說小朱早已回轉家鄉，帶着朱秉午轉讓給他的孤兒院的毛丫頭，在那邊謀得個教員位置，最近還做了視學。他自然一仍舊貫，利用自己的特殊智慧，才能和方法，維持常在攘奪中的飯碗，雖然搖搖，足供不墮。朱秉午半年前上美國留洋，動機自然和大多數留學生相同，無非將來歸國，拿外國嚇中國人，只不知是否還談『人類——生活的奴隸』。據最近接他來信的人說，他非常讚美美國的建築交通，連嚼口香糖也認為有趣；還寫了論文，寄回來預備在國內發表。足見他很進步，大有做洋奴的希望。至於其餘的人，沒人知道他們的行踪下落，我也根本無心打聽。有一件事大概是所有坐過牢的人不會忘的，剛剛從裏頭出

來，感覺上好比橫渡過大洋，登陸後覺得全不對，首先教人注意的是時間，一看表並不錯，仍舊照規定的速度走，誰知失去了空間，跟新環境全不符合。因此必須把牠對準。

我也得把我自己對準；可是我的標準時間在哪裏？又根據什麼來決定我的規程？一種因蹉跎而來的困頓，我對於生活只有冷淡，毫無意思尋找。回想當初爭求幸福，善德，公平，現在只覺得無味。

馬蘭的日記也不能使我積極起來，除了給我帶來點後悔和好印象，我幾乎沒有別的感覺。有一天我從公園回來——我在曾和馬蘭坐過的石頭上坐了半天，回學校已是黃昏——門口停着一輛馬車，范小白正從裏面出來。

『各處找你都找不到，你是到什麼地方去的？』他看見我，便興奮的大喊大嚷。

『有什麼事嗎？』我詫異。

『你沒看見門口的馬車嗎？』

『我看見——怎麼樣？』

『他在等着你，鄭大通。鄭大通來了。』

『現在他就[？]在裏面』

『不在裏面；他派馬車來接我們。你還要回房子去？』

這個意外消息使我激動。其實我並沒有什麼特別要見鄭大通的理由，只因爲我想起他過去和馬蘭有關係；還有個原因，在先我曾說過，他也是我七八年前的故人。因爲這人性格有趣，我至今還抱着好感，想到要見他，非常高興。我怎麼才能說明這種大人物？他們本身包含各種傳說，矛盾，愚昧，以及滑稽可笑的怪想，而他們真正過人的地方，就是有權力傲慢，能自以爲是一代英雄，千古完人。因此行事也就獨斷獨行，像皇帝似的專制。你在他們面前別太自信，如果沒有充分力量，也別想去惹他們，他們原來是既不顧利害也不講理的事實上，他們也真是皇帝，爲了個人歡喜，他們又有什麼事作不出來？殺人也好，放火也好，欺騙也好。只要是人力辦得到的，他們

便認爲無不可爲，一面也真做到了無所不爲。據說曾有這麼個名將，（注意，還是名將呢！）因爲聽中意敵人的，一架機關鎗，一高興，他拚上五百衛隊！

鄭大通就是這種人。這種人往往教人看了奇怪，你也不能用平常的尺度去量他們。假使你真聰明，那麼在你自己的尺度之外，你還得有個專門爲他們特備尺度。就是說你如果不能讓他們尊敬，你便應該想辦法玩弄他們，避免去動他們的壞脾氣。譬如鄭大通忽然高興，想將軍馬一律換成白馬，（這種人練兵並不是爲打仗的）你意下反對，可別說『這沒意思』，應該說『我們最好再給他們配備兩尊大炮，看起來那才威武』。結果你放心，他既不買炮，也不買馬。假使你是軍需官，你首先告訴他沒有力量，然後你穩穩發筆大財。又譬如他常常向地方人民搜括，忽然要替弟兄們借餉，忽然又要爲弟兄們每人買雙新鞋。你有心討他歡喜，這時便該建議：『鎮守使，你頂好再發幾張帖子，把地面上著紳請來，讓他們吃頓酒，看天戲；他們出了錢，還會感謝你，說不定還要給你送萬民傘哩！』鄭大通於是忍不住大笑，又狗似的跳起

來亂叫亂嚷：『媽的巴子，你小子心眼真壞！你們聽這小子心眼多壞，他喝了人家的血，還教人家道謝！』他永遠不說你——他的部下是好人，當他喜歡你或稱讚你的時候，便罵你壞蛋。只有對外面人，他才引經據典，拿出全部歷史學問，得意的說他手下不但有龐涓，簡直還有孫臏！

沒有人確知鄭大通的出身。他的全部歷史，被包圍在複雜矛盾的傳說裏，像被包圍在霧裏在一般人心目中，他永遠是謎。有人說他本是鄉下無賴，有一天輸了錢，偷了人家的牛，只得逃出來吃糧；又有人說他當初給人家當長工，偷的原是掌櫃家姑娘，後來入贅，老丈人出錢給他捐了軍官；第三種人說他父祖三代全是地主，又破又大的老院子至今還在。鄭大通本人顯然喜歡被人家當神祕人物看，他也常常說：『臊他媽的巴子，事情只要人幹，當初老子破廟也睡過！』他的同鄉全奉了嚴命，故意含糊其詞，同時也因為年深日久，和誰都沒有關係，所以也無人追問。只有一點可靠，當初他在范小白父親手下充過旗牌，辛亥時他委自己做司令，後來便做了鎮守

使。

最奇特的要算他的儉樸。當時的官員們（連武職在內）大半都吃鴉片金丹，鄭大通絕對例外，連香菸也不肯摸。他其實是個慳吝鬼。他在鎮守使任上，惟一的政績是敲剝搜括，除了將大批款子分存在幾家銀號裏，還在天津、大同、西安各地開設莊舖。他的軍隊完全像叫化子，過着奴隸畜牲的生活。鄭大通養他們不是爲打仗，而是爲弄錢，好比養蜂的養蜜蜂。部下因此常常替他發愁，想不出弄那麼多錢，將來作什麼用。

他本來有兩個太太：第一個是他的髮妻，和兒子住在老家，中間早已斷絕來往，鄭大通也從來不提他們；第二個是個妓女，年紀相當大了，失寵了，住在西安，鄭大通給她一舖字號，關係也差不多等於斷了。因此他討來第三個，一個小戶人家的女兒，在中學唸書的女學生。因爲鄭大通年老粗鄙，她隨後愛上了他的副官長，並且發生了關係。

按普通情形，做副官的，大半是漂亮人，因為職務需要。這個人年輕，精明，時髦，不用說，還善於交際。即此數端已經足使女人傾心，再加上適當地位，——人家平常稱為管家婆，可是足供發財，又能代表鎮守使，還能隨時進鎮守使住宅，不久就有了謠言。同時每個做官的周圍總有許多鄉親，毫無特長，卻一個個像餓癟了的臭蟲，在衙門裏呆着等待機會。鄭大通的衙門也有許多鄉親。本來早就對副官長這個肥缺眼紅，既然得了把柄，還肯不告發嗎？那位副官長失了倚靠，便在被鄭大通來得及收拾之前，拉一部分人逃走了。

賸下鄭大通的太太，她將被怎麼辦？直到深夜，鎮守使衙門的人還聚集不散，談論這個問題。人人為她的生命擔憂，以為就要流血，鄭大通準把她鎗斃。然而鄭大通的好玩藝多着的！他不用鞭子，可是比人家想像的還要殘酷。

第二天他把部下集合起來，就在鎮守使衙門大堂前面，然後命令傳令兵把太太帶上來，讓她站在下面月台上。她用袖子遮住臉，低着頭抽咽不已，以為今天算完

了。

『他要怎麼辦？』我相信所有在場的人全這樣想。隊伍排了隊站在月台下面，僚屬站在鄭大通背後，大家只覺得呼吸困難，誰也不想出聲。

按鄭大通的種種行事來說，他總愛顯出自己是大人物，以為要怎麼辦就怎麼辦，而他他的確是『要怎麼辦就怎麼辦』的。那麼他現在要怎麼辦？只見他的臉色可怕，像生鐵鑄出來的。大家靜靜等着，他忽然舉起右手，粗暴的說道：

『媽的巴子，你們大家聽着：你們大家都看見了，那裏站着個婊子，你們誰想要，就舉起手來。我今天要把她送給你們！』

沒有一個人動彈。

『媽的巴子，你挨鎚子的想想，你作的好事！』他接着向太太罵：『像你這樣的賤種，連他媽當兵的都不要你，你還有臉活嗎！他奶奶的你就跟叫化子一樣，你有什么漂亮？老子給你弄個太太作，你他奶奶還嫌老子老，去偷人。去偷人，你他奶奶誰不

好偷偷個挨鎚子的小白臉當副官的還有好人？全是賣屁股的你嫌老子老，不夠勁，老子今天叫他奶奶當兵的排隊日你個婊子！你們要日她嗎？

以下他賞給她許多永遠不便對別人講的辱罵，罵完了，便當衆把她賞給一個頂齷齪頂醜又頂愚蠢的馬夫。更可怕的是他還定了條件，讓她每天上午八點，和馬夫在鎮守使衙門前面打掃，否則便槍斃她全家。

此後那個徼倖馬夫和這個出名女人還有許多故事，它們近乎笑談，現在也不必說了。鄭大通以後像一千零一夜裏那位皇帝，厭絕女人，開始喜歡騎馬，（他有幾匹洋馬，那時稱爲阿刺伯馬，）每天帶着馬奔在城外馳騁。最奇怪的是他有一種狗癖，他養着各式各樣的狗，中國種的，外國種的，細腰的，大腦的，象耳的，尖唇的，雪白的，花面的，大都又高又壯。他每天出城帶着牠們，有時候牠們給他逮兩匹兔子，馬奔給他打一隻雁。

然而正當鄭大通百無聊賴，禍事却意外的飛來了。原來離開鄭大通後，那個漂

亮副官便逃到臨境，投奔一位地方軍隊的司令。（這些軍隊——其實連鄭大通的軍隊在內，簡直跟土匪差不多。）他接着便擬定計劃，向司令獻策，並担保毫不費力，可以解決鄭大通。這個流氓或野心家，立刻獲得信任，便毫不遲疑，暗中整頓裝備，祕密動員。等他全佈置好，鄭大通還在夢裏。因此他用一天一夜的急行軍，將我們包圍起來。

這戰略當然冒險。只是到後來才知道，他對鄭大通和鄭大通的部下，原來比鄭大通自己還明白，根本無所謂戰略。可是那時鄭大通才叫憤怒。這個敗類！鄭大通正恨的沒有辦法出氣，現在居然送上門來，還能不興奮嗎？他於是火速檄調散處四境的駐軍。

「這個王八蛋來送死，（用他的說法，）老子要把挨鎚子的活捉起來，活活的放他奶奶的到油鍋裏烹！」

鄭大通坐在大廳上等待救援，已經是第二天晚上。他的一個司令官從外面跑

進來，向他報告，說兵士們不肯作戰。

『不肯作戰？媽的巴子，怎麼不肯作戰？他們要什麼鳥？誰敢不作戰，他奶奶的就鎗斃誰。』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，鄭大通向司令官大聲斥罵，一面憤怒的拔出手鎗，他的全身——這時他全身都在打戰。接着他吩咐備馬。

『你現在不能出去，鎮守使。』那個愚笨的司令官說，還直挺挺站在那裏。

鄭大通顯然早已失去耐性。

『老子怎麼個不能出去？』他向司令官放了鎗。指揮官轉身跑掉了。

這時局面已經混亂不堪。衛兵們來來往往，不住在院子裏走動；一部分士兵正在街上搶劫。他的親信們，那些臭蟲們，現在不是他們吸血的時候，只愁眉苦臉，聚集在自己房子裏，爲吃飯傢伙擔心。大家毫無辦法。外面靜了一會，鎗聲忽然從城上響起來，流彈開始在鎮守使衙門上空噼噼。

「他奶奶的，這是什麼事？這是……」鄭大通嗓音啞，驚愕的向左右詢問，隨即他明白過來，原來他的部下正從城上朝裏射擊，在對他威脅。

說老實話，我從不曾看見鄭大通這樣狼狽過。假使你接觸過這種大人物，在他們坐在自己椅子上時候，你覺得威嚴如山，可是忽然有一天，他們失去或將失去權柄，你看見的又是一種情形：他們的忍耐力及自信力並不如平常人強，沒有主意起來，又好比根本動搖了的老樹。鄭大通的部下平常怕他，因為他可以隨意鞭打他們，監禁他們，甚至鎗斃他們。現在反過來，他必須站在他們前面，被他們審判，自然也想到他們比他殘酷。他沒有辦法，只得招集親信。他的親信平常只知道狐假虎威，這時卻怕他的手鎗，也因為實無高見供獻，便全躲了起來，哀求別人替他們出面。我對那些親信憤恨極點，便提醒鄭大通，首先應該防止部下叛變。他立刻答應發兩個月餉，並向他們保證：如果打了勝仗，另外還有犒勞。

他把鎗匙拿出來——一串鎗匙，叮叮直響。這些流氓（我是說他手下的軍官，

他們自己雖也沒有按規領過薪俸；可是他們向鄭大通『借』的，再加上開煙館開賭場弄來的，早已把他們填飽，一個個變成了懶蟲。事到危急，他們卻宣稱沒有方法鎖壓部下，敲詐鄭大通了！他們答應去盡力安撫，也許僅僅把他當作傻瓜，在背後笑了一陣，接着就轉回來。自然並不拒絕錢，但承認只能支持到第二天下午。假使到時候沒有援兵，他們只好請鎮守使另想辦法。

他們早就知道不會有援兵開上來。鄭大通萬不得已，讓我赴敵前議和。這已是無可再拖，晚上將近九點，我墜城去見那副官。在先我說他是個流氓，其實他要比鄭大通好的多，進步的多，慷慨的多，同時精明的多。在一個靠近村莊的大廟裏——他的野戰司令部，我把名片交護送隊遞進去。他從裏面跑出來，一面喜氣洋洋叫道：

「哈，哈！伯唐老兄，歡迎！歡迎貴客！我早想到是你，果不其然——結果沒錯！怎麼樣，老兄沒受驚嗎？他們對你客氣嗎？這樣晚還讓你跑來，有罪，有罪！咱們到裏面談罷？你看怎麼樣？我們這邊比鎮守使那邊，是不是有規律點？」

他熱烈的握住我的手盡量搖，隨後拉着我走進去，隨他機關鎗迫擊炮，就在背後三四里地方響，倒像根本沒想到戰爭。他的熱情當然是真的，可是無論如何，我對他並不特別看重。一切高位全不能引誘我，一切大官們，或是說一切因地位變更價值的人，全不能引起我的尊敬心。我感到興趣的是事情本身，只有事情本身能引起我的快感和慾望。並且直到現在，我還保持着這種見解：作總司令和作小兵在我是一樣的，鄭大通做過我的上司，在精神上他是匹夫。

「你真料到我會來嗎？」我避免直接回答，找一個問題岔開。

「你這話怎麼說？還像老朋友嗎？我們相處半年，老兄，你不明白我，我可明白你。換你處在我的地位，你也不用兩猜，一猜就準。如果我在鎮守使那邊，當然是我，因為这是我的職務；我不在那邊，當然是你。換個人也沒這個胆量，我說的對不對？」他於是命令擺酒，顯然是事前預備好的。

我告訴他還有正經事商議，不是為吃酒來的。

「這個我知道，老兄。你先別忙，讓我們坐在這邊談談。（他揮手打發傳令兵走開，拖我到桌子旁邊。）你別想馬上走，我不放你。先放下你的正經事，咱們哥兒倆長久不見，現在我們敍一敍。你儘放心，咱們反正有的是時間——至少比老鄭有時間，對不對？」

直到夜深，他才談到正經問題，而一開始，我就發覺我失敗了。他的要求出乎鄭大通意料，因為無論爲了女人，爲了金錢，或爲了嘔氣，全容易解決，他卻堅決聲明和鄭大通絕無仇恨。

「你可別以爲我居心要和老鄭爲難，無論如何，他總算作過我的上司。」他在提出要求後，特別聲明。「不過話說回來，打也在他，不打也在他，我全聽他的。他如果認爲有把握，我還是勸他試試。假使他能打勝，他本來是上司，我就把腦袋割給他。向他謝罪，決不含糊。我希望他能打勝。」

「假使你非教老鄭下野不可，我們就不必談了。」我全心是不舒服，可是爲了

試探他的意思是否還有挪動，只得按住性子，故意先將問題放開。

誰知全然無用。他有自己的打算，自然就明白了我的意思。

「你不十分瞭解我，伯唐老兄。（這人是會說漂亮話的，他將漂亮話全拿出來，送給我作人情。）不過請記住這句話：你雖然是老鄭派來的，我們至少也是朋友，這事和你我都沒有關係。我也是不得已，讓老朋友白跑一趟，真是抱歉之至，請你大量說到將來——這個將來可也不遠，頂多三四天工夫。你等着瞧罷。那時我再擺酒請你，哥兒們吃個痛快，今個實在太對不起。」

他暗示已經和鄭大通的部下接洽妥當，確信打不成仗，誰也不會對他開火。爲保全鄭大通，我只得答應回去再作商量，明天給他回話。

「千萬別怪我不給老朋友面子，過幾天我準擺酒請罪。」這是他送我出來，在司令部門口說的，簡直比鬼精明。我不但永遠記在心裏，還覺得我們決作不成朋友。

鄭大通的命運早已被人家決定了。等他弄明白詳細情形，他的命令事實上早

已出不了鎮守使衙門，只得答應下野。我從來沒有見過比這更淒涼的景象。兩天後我護送他出城——他本來還想教當兵的大搶一次，另外再鎗斃幾個人，終於沒有辦到——這時候還跟隨他的只有幾個馬弁，他的兩轎車銀子，他的幾個直到現在還靠他保護的親戚，另外，他的各種各樣的狗。部下沒有一個人送他。在城頭上，當兵的從背後向他放鎗。

這一天將長留在我的記憶中，永遠比我保存下來的別的印象明顯。鄭大通，茫茫如喪家犬，也許更像喪失了故國的劉璋，在前面落荒前進。悲傷空氣佈滿了前面的大道和兩旁的郊野，跟在後面的全垂頭喪氣，沒有一個人說話——沒有一個人想或需要；只有狗前後跳跟追逐，因為突然呼吸了新鮮空氣，立刻興發，大鬧大叫起來。幾天裏頭，鄭大通完全變了個人。他搖搖坐在馬上，疲倦，失神，沈默。狗的叫聲時常把他驚醒，他便悲傷的回頭望望遠在背後的城市——他自己的故國，然後再望望跟在後面的衆人。彷彿說：『你們跟着我幹什麼？怎麼只有你們幾個人，我們現在到

哪裏去？」（從神氣上看，他的確是在夢中。）接着他從腰裏摸出手鎗，轉過去向狗開火，誰叫他打誰。他做這些事是無意識的，既無憤怒，也無憎恨；不過像一切都玩厭了的孩子，無意間看見一隻蟲，因為無聊，才捉來弄死。當時的鄭大通就是這樣。他隔會打死一條，直到最後，全部倒在大路旁邊。他始終沒有停下來，沒有回頭看，也未發一言。至於跟在後面的人，他們悲痛的望望倒在地下的狗，再瞧瞧鄭大通，誰也不上前解勸，或作任何表示。

第二章

「這大概又是他的什麼怪想，小伙子。你說對不對？老鄭可真是古董，肚子裏總不缺怪玩藝兒。你別瞧他租這輛老太爺馬車，我準知道他出的是汽車價錢，比汽車還貴都可能——對，對！對我起來了，準是這回事！很多年前他曾來過一次——我沒告訴過你？——他說大總統出來坐洋馬車。就是這種馬車。現在老傢伙要過馬車癮，一定是馬車癮！你別瞧他化了愿錢，我準信他還在那裏得意呢！」

一路上我都在回想裏，范小白熱烈的在我旁邊動着，談論着，我可一個字也沒聽進。直到他的笑聲大響起來，我才注意到馬車。這車子漆成黑色，座位沒有彈簧，湖綠色的綢窗帷綴許多絨球，二十年前大概出過風頭的，確不愧稱爲老太爺。當轉彎時，我還看見轅馬的一身長毛，四條粗腿，看去像四根柱子。分明又瘦又老，在馬車行

裏沒有吃到好料。

『咳，咳！這才好玩哪！老怪物到了區城，你瞧着罷，滑稽事由可就多了！』范小白在馬車裏直嚷。

馬車隨後在大飯店門前停下來，我們被客氣的領上樓，在走道上遇見一個勤務兵；勤務兵問明白後，便替我們敲門。接着我們被請進去。我的在擦過蠟的地板上，一滑，差一點給摔個跟斗。這是個佈置成客廳近乎輝煌的大房間。一個小老頭——生着大鼻子，花白頭髮，修得齊齊的鬍子；眼睛像兩匹小蟲，又黑又亮；腿朝外岔開，背剪手，挺然在房子中央，神彩奕奕笑着我們。從那穩重如山，像生了根，表示權威的姿勢上，只覺得他驕傲，自滿，粗率，健壯，反而忘了他的矮小。這就是鄭大通。

然而使我驚駭的却是另一個人，一個穿蟹青旗袍，上面披藏青半截單斗蓬，脚下是圓規尖似的小高跟鞋，打扮活像高貴小姐的女人。只有上天知道他怎樣安排讓我在這個地方看見她，她原來就是馬蘭！我們進去時候，只見她身子微傾，左腳稍

微朝前伸出（銀紅衣裏從下面露出來，）右手支頭，左手撫膝，靠在裏面土耳其式皮躺床上。冷淡的望着我們，既不站起，也不招呼，像和進來的人從無關係。我正想喊出來，呼喊却已停閉，全身如被冰結，變成石人。於是她趁他不注意對我遞個暗號。

『別跟我說話，』她的意思是說，假使我猜的不錯。

我像在做夢，站着只是發楞。

『嚇，嚇，嚇，你眞沒見過世面！』鄭大通熱誠的大聲邪許。『我們好多年不見面——他奶奶的，可不是好多年？你要給我磕頭，還有時間，你也用不着忙啊。』

馬蘭在後面撲哧笑了。接着她站起來，一陣風笑出去。走過我旁邊時候，拽住斗蓬只一掩，斗蓬邊恰巧打在我胳膊上，不由人不小心慌意亂。她這樣做，也未必有什麼用意；不過我立刻想到，她留在客廳裏却是故意的。

鄭大通當然不會想到我和馬蘭認識。當范小白跑上去拍了他，搖了他，向他歡叫過後，他高興的不得了說：

『咱們坐下說話，別老站着呀。我還在這裏直着急——沒有事情，我幾巴的老呆不住——你們可到這會子才來！剛才有個人約我喫飯，我他奶奶的才不去，有時間我跟小兄弟玩玩的！我今天哪兒都不去——快坐下他奶奶的呀——我們好多年不見面，可別笑我老鄭，我要讓你們玩玩。』

我們圍桌子坐下。鄭大通原來是這種匹夫：他的身體是騎馬練出來的，非常強壯；又因為性格接近原始，不想作聖人，也不想作善人，除了自己不想別的，生平連下地獄都不怕，當然也不會拿問題苦惱自己。所以時間不能動搖他，生命頑固的像個畜牲。他七八間並不顯老，除了多幾根白頭髮，一切仍舊是老樣子；更加精神愉快，看上去反而覺得年輕。他對范小白始終存着特殊感情，因為過去的主僕關係，又是范小白孩子時的故人，至今還盲目抱着熱愛。

『我還沒有問你的，兄弟。你看我這個幾巴記性！怎麼樣？老太爺近來好嗎？老人家有信嗎？前年他老人家七十做生，我他奶奶的太忙，要不然也來了。』他胳膊擱在

桌邊上，握着兩隻手，挺直的坐在那裏，像在辦公室接待客人。接着問過彼此的近况，很快便談到過去。范小白小時候，怎樣騎在他的肩膀上，怎樣在蘇州逛玄妙觀，嚷着買酒釀圓子喫。

『剛才我還叫你小兄弟哩，』他慨然說道。『平常咱們總不覺得，可是一見了熟人，一想啊，他奶奶那才快！我老記着你是小孩，你可早就留了鬍子，大學校長都當上咧。』

他特別把大學兩個字加重。范小白聽的有趣，一面擠眉弄眼，坐在椅上直搖。彷彿他還在當小少爺，鄭大通在他父親手下當差。等鄭大通說完，他便笑道：

『得，得，老鄭，你別什麼酒釀圓子和鬍子了。現在我們來了，你做了司令，先說怎麼請客？』

鄭大通不由的做個怪臉。

『嗨，嗨，小巴戲，你還是那麼厲害！讓你的好朋友看看，你這張饞嘴，跟那時候改

了沒有。」

范小白勉強忍住笑說道：

「別管改了沒有，這一回你可跑不了，你。」

「咱們慢慢來，你別慌好不好？」說着鄭大通轉向我——「我也還忘了問你，老朋友，你近來搞的好嗎？好幾年了，我他奶奶老想着你——你也不給我個雄信，我直當你還在陝西咧，誰知道你在這個幾巴地方！你這幾年都作甚麼事？」

自發見馬蘭在這裏，我對她對鄭大通都有了反感。尤其是鄭大通，我原來要見他的興趣立刻冷下來，一變而為討厭。心裏雖然厭惡這個謎，一面又急於想解決這個謎：鄭大通和馬蘭是同鄉，過去還追過她，我早就知道；只是她怎麼又第二次落在她手裏的中間？又維持什麼關係？因此當他問了起來，我毫無興致，只冷冷的告訴個大略。

「你怎麼說，作教員？」鄭大通不知道我暗中吃他的醋，直恨我怎麼不入軍界

政界，同時奶奶舅子的罵個不了。按他的意見，如果我入軍界，至少能做到將軍；進政界起碼也是個政客。於是忽然轉過去，裝作生氣埋怨范小白道：

「一定又是你的主意，我準知道是你！你教他當雄教員，他奶奶窮教書的，連飯也喫不飽……我道咧，他怎麼這個瘦法！」

范小白向我擠擠眼，意思是別笑出來，看他捉弄這老傢伙。

「鄭大司令，你還不知道，」他說，不料自己先忍不住，在那裏噴出笑來。「其實不單他瘦，我們全沒有飯喫。你做司令一定發了財，黑的白的都有；現在請你救濟救濟老朋友，給我們學校捐點錢，你看應怎樣，先給你寫一萬好嗎？」

鄭大通出乎意料，一時失措，忙着掩飾道：

「鬼話，鬼話！你老愛鬧着玩，小伙計，我才不信你……從前總是我帶着你玩，現在我到了K城，輪着你了，你得想法子陪我耍他奶奶幾天。」

「這是說你鄭司令還嫌太少——站在你的分位，要多寫點才像樣，對不對？」

你寫五萬成吧？」

「我老鄭就不聽你胡說；你們書獃子，哪裏知道他奶奶現在的情形。（他給弄的忸怩起來，紅着臉替自己辯護。）從前你作個司令，地盤就是你自己的，你要刮就刮，誰也不來管你。地面上又有錢，就像土塊子，你只要動動手，就是他奶奶一堆。現在你想弄個錢，就得朝他奶奶骨頭縫子裏敲。你還得他奶奶的應酬，這個舅子的少爺娶親咧！那個舅子的老太太做壽咧——一個人一年裏頭哇，說你不信，會做他奶奶三四回壽！你想想……」

鄭大通剛剛講到這裏，只聽見外面起一陣爭吵，隨着一個女人的尖罵，馬蘭怒冲冲闖進來。這個壞東西現在已經從新打扮過，身上換了黑絲絨旗袍，肘彎上挾着大衣，臉上擦的脂粉，突然給她增加十歲，看上去醜的活像娼婦。

「今個咱們必須弄明白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，你非解釋清楚不可——」她衝着鄭大通嚷，氣的直打多索。

鄭大通迎着她站起來，弄的直莫名其妙。其實除了馬蘭，根本沒有人曉得怎麼回事。她說要當着客人問鄭大通，她是不是賣給了他，或賣給了他的那個勤務兵。這以後她跑過去，把大衣扔在地板上，便倒在牀上放聲大哭。

鄭大通沒想到是計，在這件事情上上了馬蘭的當——她要激怒他，讓他在客人前面出醜，然後自動去收拾他的勤務兵。她也不管還有我和范小白在場，也不管難不難堪，只一個勁在那裏翻身打滾，潑婦似的盡着嗓子號。勤務兵自知犯了錯，站在門口，羞慚無地，低頭望着手背發呆。鄭大通厭惡的直瞪着他，臉紅到頸子，手直發抖。接着便衝過去，狠狠在小子臉上打兩個嘴巴。

『滾滾！你奶奶挨錘子的，你給老子丟臉！滾！你賣屁股娘的蛋，老子要鎗斃你！』他打了罵了，又在勤務兵屁股上外加一脚。這才憤怒的走回來，踏着地板，又砰的一聲關上門。

房子裏騰下馬蘭的號聲。鄭大通擦着手——顯然打痛了——也不看我們，便

一直奔過去。

「這到底是爲了他奶奶的甚麼事？」他問。「我不是早就對你說過，你有事來跟我講，你怎麼跟他一個賣屁股的底下人吵哇？」

馬蘭停住哭，一咕嚕爬起來，尖着嗓子跟他吵道：「到底爲了什麼事，你該問你自己，你先問你，是你派他作偵探的不是他一天到頭死釘住我，連衣服都不讓我一個人換。我要問問你，這是怎麼回事！」

我以爲鄭大通要發脾氣，誰知他呆了呆，竟忽然軟下去。他嘆了口氣，在躺椅上坐下，手放在她肩膀上，酸溜溜埋怨道：

「咳！我的好小姐，你就是鄭大通的親娘！你明知道咱們今天有客人，你偏要丟他奶奶鄭大通的臉。咱們今天特別請他們來吃飯；人家都是唸過書的，教人家看見還不笑死。咱們等會子還跳舞的，這還跳他媽的什麼舞呀！」

馬蘭氣憤憤的撥開他的手，仍舊大聲吵道：

『今天咱們非弄明白不可；你不弄明白，我哪兒都不去。我沒說過跳舞，我也不跳舞。你必須告訴我：到底是不是你派那個混帳東西監視我的？你如果要監視，你自己監視，用不着派當差的。我一輩子哪兒也不去，就呆在這裏，讓你監視。』

鄭大通沒有了主意，只得屈服道：

『你看看你他奶奶說的多難聽！鄭大通要監視你，鄭大通還是個人？我剛才對你說過——我說話是算話的——等咱們回去，我鎗斃他個挨錘子的……人家還在那裏等着咱們去吃飯，你趕快去多擦點粉，別他奶奶丟咱們的人……』

正當他們在那邊大吵大鬧時，范小白趁人不注意，湊近我耳朵說：

『咱們走吧？』

我只搖搖頭。心裏像吃了毒藥，對這齣醜劇只想吐，可又覺得非看完不可。

『這真有趣，伙計，』他接着說，做個鬼臉。『這頓飯不好吃，可是看看也化得來。你別瞧老鄭，他居然還有這一手……說不定好玩藝還在後頭呢！』

我結果又看見了甚麼？

第三章

三十分鐘後我們走進餐廳。每一張桌子都坐滿了人，只聽見刀叉的聲音。開酒瓶的聲音，分送杯盤的聲音。夜色悄悄落到窗戶上，給人一片安靜溫暖。白天的疲勞和不快活過去了，紳士們，太太們，小姐們——不論中國的，外國的，一切現代都市中的英雄、美人，已經置身在另一種空氣中，腦子裏發生的是另一種思想。在進過第一道菜後，大家立刻忘了爭吵，陰謀，搶劫，暗殺，小心眼裏裝滿了熱情，只想着怎麼過這個晚上，才有意思。好像大家忽然變了個人，誰也跟誰沒有衝突，全像赤子似的單純可愛，絕無罪惡。

我們在笑語歡嘩中坐下。鄭大通要了兩瓶酒——用他的說法：『我不懂洋玩藝，你把他奶奶頂好的拿來。』——白蘭地和威士琪。他大概瘋了，一反他過去的客

喬不堪，變成另一個人，什麼都要『他奶奶頂好的。』酒消融了先前殘留下來的不歡，馬蘭也變了個人。假使可以打個西洋比喻，她已經從魔鬼變成天使。不過在我個人方面，我要說她比魔鬼更醜更該咒詛。她放蕩的低聲哼唱，時而和鄭大通開玩笑，時而又湊過去密語，沒有一刻安靜，而最可怕的還是她的無恥，每當她這樣做的時候，必然還得意的對我瞟瞟，意思之間，似說：『我特別做給你看的！』顯然是故意向我挑戰，以我的痛苦爲她的快樂。

『咳！』我屢次恨極了想：『這個女人竟下流到什麼地步，墮落到什麼地步！』鄭大通坐在那裏，早已被灌得迷迷的，只顧頻頻點頭稱好，應付馬蘭的纏擾。有時候他也注意到范小白，怕冷淡了他，便『他奶奶的』『挨錘子的』『罵政府壞，老百姓壞，非但作事困難，還弄的K城不像K城。最後他把一切罪名都歸給學堂，全是學生唸洋書唸壞的。』

『都是你們辦學堂的搗的蛋，』他說。『四書五經哪裏不好偏唸他奶奶的國

文咧，英文咧！我也不懂……要不唸國文、英文，也不會有他奶奶的北伐，也不會有他奶奶的共產黨，也不會搞的中國不像他奶奶的中國！」

范小白挖苦道：

「照你鄭司令的看法，北伐和共產黨，全是我們兩人搞出的。你是把我們騙來，呆會吃過酒，要綁出去鎗斃了，對不對？」

「瞎說，瞎說，你就沒有好話。我就跟你幾巴的談不來——我有話，跟我的老朋友談談的。」他於是轉向我——「現在你跟我說說——可是不準講他奶奶的教員；我不愛聽雄教員！我要問你好幾年了，你娶了老婆沒有？」

范小白在旁邊打趣說：

「他餓都快餓死了，誰還肯嫁給他？」

「你就沒有好話——他奶奶找個老婆，還不容易！」他說。「你要是還沒娶，我給你介紹個女學生。要娶老婆，還是娶女學生，又識字，又漂亮，又會自由戀愛。我頂贊

成自由戀愛；娶個泥塊子，認識都不認識，還有幾巴的趣味！

『可就是講起來話長，你們也許聽不完。』我聲明。

鄭大通起勁了。

『越長他奶奶越好，你趕快講出來，教咱們聽聽。』

誰也想不到我心頭的苦痛和憎惡，說實話，我本來老早想走，不料我忽然有了報復的機會——即使僅僅對馬蘭一個人也罷，便惡意的將眼睛慢慢轉過去，然後訂在她臉上。表示我也能殘酷無情，不留餘地。

馬蘭立刻注意到這一點。

『我不要聽，不要聽！罰他唱歌。你跟他說教他唱歌。』她扳住鄭大通的肩膀，嚷着，搖着，向他撒嬌，那才叫好看着。

鄭大通笑着向她解釋：

『這還不是一樣的？咱們教他講了再唱，講了再唱。現在先聽他講。』

別人已經向我們這邊注意。我當然豁出去了。下流東西！他們竟把我當成小丑玩弄；教他唱歌！教他講了再唱！我也不知道怎麼受得了這種侮辱，當時有一種慾望，只想抓起不論什麼東西，朝他們臉上打過去。別人也許會混亂，甚至激動發抖；可是我這邊——這也許是我唯一過人的地方，憤怒的結果，卻使我格外鎮靜。

『教他講了再唱！好罷，現在就請聽我來說。』我說，端起酒一飲而盡。此外我究竟還作過什麼——也許我冷笑過，現在記不得了。只見馬蘭登時失色，嘴唇顫抖，隨即打開皮夾，低頭朝臉上撲粉。她的狼狽反而激起我的狂熱——勝利者的狂熱。我講我和她的戀愛史，並且爲報復起見，還給自己留下永久的恥辱：除宣佈了實在情形之外，更加意渲染，無恥的說她追求我，愛我愛的發瘋。我也許還算知恥，暗中把她的姓名保留下來。

鄭大通吃的聽的全津津有味，這時便推開空盤子道：

『你這個他奶奶的小妞兒，我敢說，她長的準是個活豬八戒，又醜又傻。』

我因爲吃醋，也就毫不客氣，堵住他道：

『你見過她嗎，怎麼知道她又醜又傻？』

『我也不用見，世上就不許有十全十美的女人。』他說。『她要是長的漂亮，必是傻的幾巴不透氣；不是傻的不透氣，一定得是個醜貨：額顛太高咧，眼皮子薄咧。教你看了，人也會給挨錘子的嚇死！』

我瞧瞧馬蘭，指着她作材料道：

『我敢說至少比她漂亮。假使她現在也坐在你旁邊，像她似的會灌，你老早弄的神魂顛倒，連命也不要了。要說聰明，我想也不會比她傻罷！』

在我們談話中間，馬蘭寫了張字條，摺疊起來。聽見我這邊罵她，堵了堵嘴，又轉過去，向鄭大通耳邊咕囔。也不知說了些什麼。只見鄭大通點點頭，眼睛直望着我笑。她既得到允許，便把字條丟過來。我以爲是罵我的，拆開看時，卻見上面寫道：

『你是個壞蛋，我原諒你；不過你要盡可能講下去，越長越好，謊話越多越好。』

我立刻拿出筆，在後面加上按語，生氣的丟還她——

「小姐，我不是老色鬼，無須迷湯！」

她在原來的字條上加了一句，接着又丟過來。

「明天有貴客來訪，請候駕。」

我抬頭再看馬蘭，她又交頭接耳，在那裏和鄭大通咕嚕。根本隨後不知怎的，兩人突然大笑起來：鄭大通笑的直挺肚子，馬蘭卻拿了皮包朝外走了。我早已看出，一肚子氣，又被他們弄的莫名其妙，只是憤憤的想：

「這個下賤女人搗什麼鬼？「明天有貴客來訪」是什麼意思？她在開什麼玩笑。」

我一腦門子的疑問迷惑得不到解答，看看餐廳裏，大部分吃客都走了，只零零落落剩下最後幾組。西崽忙着收拾傢伙，刀叉菜盆幾哩嘩啦亂響。遠遠的角上還有幾個人留着吃酒，一個白俄娼婦在大喊大鬧。再看看范小白——他對我的戀愛故

事毫無興趣，以爲我在他面前根本沒有祕密，所謂戀愛只是閒聊。只在馬蘭他們大笑時候，他略微嘻嘻嘴。爲什麼？我不知道，不過立刻也就恢復原狀。對着面前的咖啡，滿足的坐在那裏。彷彿說：

「我現在是吃飽了。還有新奇的嗎？講下去罷。」

鄭大通心滿意足，拿起牙籤剔牙。剔了一會，忽然又想起來說：

「你那個小妞兒，長的要有你說的那樣好，你又不愛她，他奶奶舅子才信！我就不信。」

我被鄭大通提醒，又想起馬蘭的話：「盡可能講下去，越長越好……」這是什麼意思？

「隨她什麼意思罷！」我在心裏作了決定，一面又毫不慚愧，像作戲似的對鄭大通說：「以後彎彎兒多着的，你還沒聽完呢。」

鄭大通又有了精神。

「還多着的，你就快些講，呆會子他奶奶咱們還開洋暈，去跳舞的。」

連我自己也不明白哪兒的衝動——也許是要完成馬蘭對我最後的要求，也許是看見她落在別人手裏，成了令人心酸的定局，拿好夢安慰自己——好罷，往下講！我毫不費力便打開難關，說我如何和「她」諒解。以後又將我們倆引進一篇我看過的小說，我們如何遇見阻礙，如何計劃逃走。慢慢吃客全走了，高大的餐廳裏，只賸下我們三個人，西崽們有的在掃地，有的站在門口，眼巴巴等我們起身。

鄭大通被離奇情節所迷，竟忘了時間，（誰知道，他也許還在等馬蘭回來吧。）只迷迷的坐在那裏呆笑。

「他奶奶的雄，這才夠勁！」他熱心的叫道。「以後怎麼樣？你們逃出來沒有？」
「爲甚麼不逃出來？」我回答，想也不想。他越入迷，我越起勁，好比機器內部發熱，只一口氣要朝前開。我不但把那個「她」帶出來，甚至說我們逃到外國，「她」怎樣害病，怎樣死，我又怎樣將「她」埋葬。可是我還沒有來得及講完，正要抬「她」

上塋地時候，他的勤務兵走進來。

「報告司令！有人等着見你。」勤務兵敬禮，被打的半個臉還是紅的。

鄭大通皺皺眉，一拍桌子罵道：

「他奶奶你長耳呆幹雄用的！老子不是早就跟你說過，今天我什麼人都不見？」

「是，司令。我跟他說，他說他有要緊事，要親自跟司令商量。」

「他奶奶的，你就不教我開會！」鄭大通罵着站起來。

我們這天晚上沒有跟鄭大通「開洋量」跳舞。原來范小白已經在那裏打呵欠，約好明天如何碰頭，又逛些什麼地方，便告辭出來，也不上樓。我當然也沒有機會再見馬蘭。

「咳，這個老浪子……你看見嗎，伙計？」我們一出那個大飯店，范小白便嘆口氣問我：「鄭大通簡直瘋了！你瞧他房子裏，買了多少東西，一堆一堆的，全是盜器，古

董玩藝兒，衣料，皮貨，箱子，高跟鞋——哈，還有的，老傢伙還頂贊成戀愛哪！」

我腦子裏整晚上像一團亂麻，什麼也看不進，聽不進，只覺得他嚷的教人討厭。

「哪裏來的高跟鞋？我就沒看見！」我生氣的說。

「怎麼哪裏來的高跟鞋？我看你也瘋了，小伙子！」他懷疑的對我望了一會，忽然抓住我的胳膊。「跟我說老實話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，你幾時跟人家打過架？幾時跟人家逃走過？還逃到外國？愛人還死在那裏？還有老傢伙帶的那個女人，他們是甚麼關係？我明明記得我見過她，我想你一定也見過她。她過去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現在先別問我，我胃都翻出來了。」我說，擺脫了他。「假使你真想知道，我明天再告訴你。」

我像個失意落魄的人，又傷心，又孤單，同時想起馬蘭說的：「明天有貴客來訪。」我真會那樣幸運嗎？我自問，又感到興奮。因此回到學校，在床上反來覆去，通宵也睡不安穩。

第四章

我覺得剛合上眼，門房就把我搖醒。他站在床前說：

「李先生，有人來看你。」

其先我還以為是在夢裏，後來想起來也許是馬蘭，便翻身坐起來。

「誰來看我？這個人什麼樣子？」

「一個上年紀的老頭，大約快六十了。」

「他有什麼事？你沒告訴他，我還沒起來嗎？」

「我怎麼會不告訴他？可是老頭不講理，他非親自見你不可，還直冒火哪。」

我又失望又含糊：時間這樣早，頂多上午八點鐘，一個老頭又非見我不可。

「他現在在哪裏？」我楞會又問。

『我教他在外邊等着。』

可是我還沒有來得及穿好衣服，那個老頭拄着手杖，已經自動打外面進來。萬料不到他原來是鄭大通。

『鄭司令，你怎麼這樣早哇？』我遠遠的招呼。

鄭大通好像沒有聽見。我再仔細看，更料不到的還是他的變化。昨天晚上我們分手時候，他還是威重，驕傲，自滿，騎馬練出來的強壯；誰知過了一夜，他像突然被風霜摧毀，幾乎認不出了。他已經不像將軍。臉是凝結了的，皺紋打褶，粗肉鬆鬆的垂着，目光渙散無主，毫無笑意，毫無威嚴。看上去顏色慘淡，愚蠢軟弱，只是個可憐的普通老頭子。看見他氣喘着走進來，困難的跨進門限，我幾乎想跑上去攙他。

『鄭司令，你怎麼了？』我接着開玩笑道。『昨天晚上你當真通宵沒睡，在下面跳了一夜舞嗎？』

『……』他仍舊不作聲，只怨恨的瞅我。可是即使怨恨，也遮不住眼裏的悲

傷。

我的寢室外面本來是會議室，我過去拉開一把椅子，招呼他坐。其實根本不用招呼，他已經自動走到桌子旁邊。隨後機械的坐下去，一句話也沒有，像納悶的鄉下人似的，撲到桌子上，用手捧住頭。

他的突如其來本來已經夠教人奇怪。

「你究竟怎麼回事？身子欠安嗎？還是有甚麼要緊事？」我繞到他前面，稍微錯開點，靠在桌子角上。

我等着老浪子回答，房子裏只聽見掛鐘的嘀嗒聲。他坐在那裏，像失了知覺，老半天才抬起頭。

「哦，壞小子！」他總算有了聲音。

我等着他講下去。

「我正在找你，」他開始說，眼裏閃着敵意和輕視。「我還當你生着翅膀，會飛

上天，我這一輩子找不着你了，他奶奶你到底還在這裏！

我見他來勢不對，便平心靜氣，問他找我有什麼事。誰知不問還好，一問他可動了肝火。臉立刻通紅，太陽筋也暴出來，只管頓着手杖嚷：

「因為她她她！你明明知道，還他奶奶裝聾。你當我胡塗，我眼瞎，不知道你們認識——昨天晚上她對你做眉眼，又給你寫紙條，我都沒有看見！」

他既然提起紙條，我當然知道是指馬蘭。可是馬蘭現在和我什麼關係？他又是馬蘭的什麼人，能禁止她過去跟別人認識？況且即使寫個紙條，並不犯罪，還值得大吵大鬧？我一時弄的摸不着頭腦，直站着發楞。

「爲了什麼，爲他奶奶的雄，就是爲她！老子是爲她才來的，你明白嗎？」他轉過頭去不看我，聲音也低了，只是因爲我不作聲，似乎更有把握。

說實話，我比先前更糊塗。我說：

「鄭司令，你既是爲她來找我，還是乾脆說罷，她到底怎麼了？」

好像我侮辱了他似的，他又失了忍耐，突然從椅子上跳起來，態度又暴亂又無理，直指着我罵起來：

『鄭司令，雄司令，舅子司令，挨錘子的司令，她跑了，那個驢攔的跑了，你小舅子還裝着不知道，睜着眼你他奶奶對我裝瞎！現在我告訴你；她跑了，跑了！』

也是受了侮辱，我不由的激動起來，一時還弄不懂怎麼回事。她跑了是怎麼回事？昨天晚上他們不是還高高興興的？不是老鬼開玩笑嗎？我更仔細看鄭大通，毫無可疑，老傢伙的眼睛在冒火，嘴唇和鬍子全在多索，憤怒的直想把我吞下去。我也說不出是快樂，是驚駭，或是失望，瞪着兩眼動彈不得。活像給壓住了似的。

聽差就在這時進來。泡過茶說道：

『先生，點心要預備嗎？』

我於是從沈悶中驚醒，不管鄭大通抱何種目的而來，事實卻分明擺在面前，他有意找我尋釁。因此我忽然獲得力量，做手勢打發聽差走開，然後鄭重說道：

「鄭先生，你年紀比我大，我尊重你。請你把嘴放乾淨點。實不瞞你，她跑了，我只
有高興。不過你要講明：你來找我是什麼意思？」

我的鎮靜發生了作用。他先是驚愕失措，接着又忽然省悟，氣勢汹汹說道：

「她跑了，你高興？我命令你交出來！老子就問你要人，你他奶奶不馬上把她交
出來，我就鎗斃你。」

「這裏不是你的司令部，」我提醒他。「請你放客氣點，別開玩笑。」

他氣的跺腳道：

「客氣你媽的巴子！我開玩笑，我開了他奶奶一輩子玩笑，還開個雄！」

我認真說道：

「鄭大通，你是上了年紀的人，別「奶奶」「媽的」亂罵。不過我負責告訴你：
她並不在我這裏，我也沒看見她。你如果找人，應該到別處去找。」

「我的年紀用不着你管！他完全失了理性。」你別想對我要賴……昨天她

給你那個雄紙條，上頭是怎麼寫的？你們他奶奶說的什麼話？你給我拿出來看看！

我賭氣說：

「你沒有這個權利。不管她怎麼寫，她是寫給我的，用不着你來操心。」

「你不肯拿出來不是這就證明，你他奶奶胆虛。」

「你也別管我胆不胆虛。我先問你，她是你的什麼人？」

「你也別管她是我的甚麼人，今天你不把她交出來，我就鎗斃你小舅子！」

「我再告訴你，鄭大通，她並不在我這邊；可是她縱然在，縱然現在就在裏面房子裏，你也是白白看着她，你可連看一眼的權利都沒有！」

鄭大通那才叫氣。假使他再年輕幾歲，打得過我，大概早向我撲過來了。只見他站在那裏，汗珠直朝下滾，從頭到脚都在發抖。恨了半天，他才咬緊牙關說道：

「哦，他奶奶壞小子！你他奶奶別當鄭大通是泥捏的，要幾巴扁的就是扁的，要幾巴圓的就是圓的。你挨錘子的瞧罷，老子就是雄捏的，你總會明白——我總有法

憤怒使我冷笑，我不給他機會，立刻截住說道：

『我知道你的法子，你要把我逮起來對不對？可是你眼睛瞎了，在這裏我跟你平等，你惟一的辦法是上法院去告。現在滾你蛋罷，去告去罷，老烏龜！』鄭大通恐怕做夢也沒想到碰這個釘子。瞧着我火起來，他楞了半天，忽然坐將下去，沒有主意的逮住頭皮耳朵亂抓。慢慢狂熱退了，只見他安靜坐在那裏，用手捧住頭，（還是先前那個鄉下人的姿勢，）竟自己哭了起來。

其先我站在旁邊，還不知道這個老浪子下一手怎麼個鬧法。及至看見他的頭在手裏直動彈，淚打臉上慢慢滾下去，弄濕了威武的鬍子，又一顆一顆落到桌毯上，心裏不免輕視。說老實話，我怎麼也想不到鄭大通——就是那個驕傲、粗卑、倔強像畜牲，而殘暴又像皇帝的鄭大通，都快六十的人了，爲一個女人，還會丟這個臉！可是後來想想，覺得也真可憐。世上不知有多少人，活到相當年紀，回頭一看，覺得一生白

過去了；往前一看，只有棺材和一片虛無。死老可怕的懸在頭上，對生命起了恐慌，自然便想到享受。有許多昏老頭子，生活鬧的一塌糊塗，常常被人家指爲回光反照，大概都是因爲這個緣故。所以也難怪鄭大通。

但以上是後來的話。我當時站在那裏，走開也不是，安慰他也不是，只覺得爲難。後來他落了會淚，還是自動掏出手巾（繡着花的手巾！）慢慢將臉和鬍子擦乾。

『唉！她挨錘子的心腸真硬。』他嘆了口氣，自己說起話來。『我把她奶奶當叫化子救出來——她當個雄小學教員！吃沒有吃的，穿沒有穿的。我把她奶奶什麼都花上，給她租房子，買傢具，買書，買粉，做衣裳——他奶奶一堆一堆的衣裳！把她扮的像個人，可是她又跑了；跑了他奶奶的還不告訴我。』

說完他抬頭看看我，好像在問我的意見。我本來以爲他要害臊，誰知連類似難堪的痕跡也沒有。只老着臉說：

『李先生，你可別怪我老粗，我是當個老朋友來看你。請你跟我說個實話，你真

不知道她逃走？」

「我真不知道，」爲證明我沒有說謊，便將昨天晚上的紙條拿出來，紙條原來還在我口袋裏。

鄭大通看了一會，（又搖搖頭，把紙條原封交給我說：）

「我他奶奶看不懂。上面都是說的什麼話，你唸出來教我聽聽。」

我於是一字不漏的告訴他。

「她說「我原諒你」是什麼意思？」他問。

我老實回答：

「因爲我們過去認識，昨天晚上我罵了她。」

他懷疑的向我瞅瞅。

「那麼教你「謊話越多越好」呢？」

「這大概是她計劃好要走，讓我拿故事迷住你，她可以有機會脫身。」

笑。」

「還有「明天有貴客來訪」呢？」

「當時我也以為她要來看我：現在來的是你，我才明白過來，原來是她開的玩

他坐在那裏想想，自己笑了笑，接着又搖搖頭。

「昨天晚上她臨走時候，他奶奶她怎麼講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就是惹的你們大笑的嗎？」

「對了。她說你像大青！我有一匹馬叫大青。」

「這樣說，你根本沒疑心她要走？」

「他奶奶的，都怪我這個混蛋！」他用手打自己的頭，「我疑心，我挨錘子的還放她走。」

「你覺得後來來找你的那個人，是不是有可疑的地方？」

「那個小舅子根本扯不上，他是作生意的——賣白面的。」

他又把那張字條要過去，玩弄一會，大概不好意思拿走，爲表示大方起見，又還給我。然後慢慢捻鬍子，捻了半天，又抬起頭來道：

「你真不知道她要逃走？（看見我不快活，又立刻改口——）我可不是說你也參加這個事情；我是說，你想得出想不出，她會躲在什麼地方？你想想看。」

「我實在想不出，鄭司令。」我生氣說。「况且我即使想得到，也不會告訴你。實不瞞你說，我們過去愛過。你們現在什麼關係？她是你太太嗎？」

鄭大通被問的出乎意外，一時間慌亂忸忸，不知如何對答。只口澀的支吾道：

「我們不要舅子的關係！你也別管她是我的甚麼人——你們過去戀愛，我他奶奶不管；我們現在戀愛，你也別管。我頂贊成自由戀愛。我戀她的愛，可不是強迫她；她不肯嫁給我，就他奶奶的算了。反正我就是愛她的愛。」

「那你爲什麼還找她呢？」我譏笑道：「說到你們的關係，我早就知道。過去你硬把她認成乾閨女，她被逼的沒有辦法，才從家裏逃出來，對不對？」

『她全跟你說過？』他楞了楞。

『不但說過，也許比說的還多的多。』我承認。『所以我不明白，當初她既然離開過你，你把她找回去，就不該把她帶出來。你明知道她還是要離開你的呀！』

『我哪裏會知道？我要是知道她安壞心，我早就鎗斃他奶奶的！』他後悔道：『她見天跟我鬧，我見她說的好聽，「好罷，」我心裏想，「咱們就他奶奶的出去玩玩。」誰知道就玩出這個幾巴岔子！』

看見這個老浪子成了小貓，完全忘了自己，也看不見自己顛倒瘋狂，可憐到什麼程度，我不由的爲他難過。

『鎮守使，現在想想你自己罷，』我說，爲表示誠懇，改用舊時的稱呼。『現在你應該回去作你的司令，不用找她了——想想你的年紀，想想她的年紀——她既然不愛你，你即使找回來，又有什麼用呢？』

鄭大通分明聽不進忠告——他懷疑的瞅着我，顯然把我認成了情敵，以爲我

有意騙他。於是他忽然有了生氣。倔強的說道：

『我的年紀他奶奶的怎麼樣？我不管她對我好不好，我就是他奶奶的要找她。我戀她的愛，我對她好，她又不是石頭刻的，總有一天，她會回心轉意。』他憤憤站起來，拿起手杖就準備走。

『鎮守使，請你聽清楚，』爲使他注意起見，我敲桌子。『你先別急，聽我告訴你：假使一個女人決心離開你，你找着她也沒有用，縱然你把她鎖起來，結果她也還是別的。況且她是幹革命的你[？]知道嗎？』

鄭大通立刻楞住了。

『幹革命的？你說他是他奶奶的共產黨？』說着他的臉色由驚愕變成恐怖。我覺得說錯了話，接着改正道：

『也許不是，我不大清楚。』

鄭大通木然站在那裏，好像沒有聽見。

「哦，我把她……」他茫然說，並不看我。說着轉身走了。

鄭大通在前面走的很快，我簡直趕不上。他的脚步又匆忙又不穩定，很容易看出他什麼也看不見，甚至忘了自己是在走路。馬車正停在大門口，（就是我們昨天晚上坐的馬車，）他爬上去，頓頓手杖；車夫打着馬，後面揚起一陣塵土。

第五章

既當我的希望全部破滅，像個游手好閒之徒，將自己的寶藏自己的精力蕩盡，便想收拾殘局，把生命放上正路。我覺得仍舊喜歡馬蘭——她越墮落困難，我也對她越愛。這種說法也許錯誤。我應該改正：從她表示的墮落中，我更看出了潔白完美。主要的原因，我不說別人也能明白：先前我們是處在複雜關係中，令人厭惡的污濁空氣中，現在賸下我們兩個人了。喬式夫和小孩先前曾是我們的障礙，現在他們已經讓開路。先前我爲一時的愚念失去的，現在我更加寶貴，要從新找回來。

馬蘭的和我見面，也許純粹出自偶然。但不管偶然也罷，預謀也罷，總喚醒了舊日的感情。譬如在垂熄的火灰上加一把柴。我四處探聽她的下落；每天在焦慮中等她的信；每次打外面回來，又總以爲她在我屋子裏，——坐在我椅子上，正像很久以

前那個下雪的晚上。

我的奔走毫無結果。(這些人就像人家在傳奇中寫過的，注定某年某日的機緣，到時候——人家也許早已忘了，他們出現，然後，他們隱沒。)只是我無意中却聽到楊春的消息，他在鄉下教書，地方在鄭大通治下，離城不遠。這個消息對我當然全無意思，隔幾天，我只得上旅館看鄭大通，誰知道他已經不在那裏，早已在三天前走了。

馬蘭在我心目中成了個謎，我所得的失望不用提了。心裏老放不下她的安全；而越放不下她的安全，越要解釋，越得不到解釋，回想起來她留下的印象也越顯明。後來竟像一堆火，無時不在暗中照着我，在我心裏發燒。接着是春天，我偶然在報上看見一條新聞，用四號字標題。據說在津浦路某小車站上，有個攜帶手提箱的中年無名乘客，因為進站稍遲，火車已經開動，於是在月臺上追趕，一面伸手去拉把手，不慎被帶進軌道。火車照常開出去，乘客當然完了。他當然不一定是喬式夫，無奈一種

難言的厭惡，我怎麼也抹不去血肉模糊的印象。這座出名的大城教我恐怖，我的精神逐天壞下去，聽了范小白和醫生的勸告，便決心作短期旅行。恰巧我山裏有個熟人，原是鄭大通作鎮守使時候的手鎗連連長。後來鄭大通場台，他也跟着辭職，回家作地主納福。手下有幾十條鎗，便兼帶作點白面紅丸生意，在山裏稱王。我通知他要上山作客，回信不久來了，說是只要不怕鎗聲聒耳朵，別的決無問題。沒有人再拉得我，我計畫好透個大彎，順便去看楊春和鄭大通，便立刻動身。

在坐過兩天火車之後，我走出小車站，外面正落着朦朦細雨。在車站下面僱了轎車，爲方便起見，決計先看楊春。假使你曾到過真正的北方，我是說不僅在城市裏呼吸過灰土，還見過廣大的土地，總不會忘記在這種地方旅行的沈悶。細雨，愁人的細雨不住打着車帷，敲着無限寬廣的曠野，打着幾乎完全相像的荒寒村莊。車子在泥濘中掙扎，呻吟，搖擺；路是長的；路上沒有樹木，也沒有行人，所能看見的只是麥田。有時遠遠的望見村莊，也是毫無生意，剛透出一點灰綠。

整晌午就在單調的雨聲中過去。到下半年我們走進丘陵地帶，雲霧破處，偶然已能望見較大的山嶺。可是周圍的情境也跟着起了變化，只見沿途村莊，全被燒了。據車夫說，十年前曾有一部分財主，假借神道，強迫農民叛變，征糧收稅，建立朝廷。另一部分財主也假借神道，強迫農民叛變，征糧收稅，訓練軍隊，分立對抗。結果雙方發生了長期戰爭，失敗的便去請求政府，派軍隊鎮壓查辦。因此官兵開進來，搶去了財產，殺了人，又放火燒了房子，更往裏去，上下數百里間遭了災殃。這些村莊總沒有恢復原狀，有的房子從新蓋起來，還有的便讓它坍在那裏，只看見被薰黑牆，空着的窗戶，燒成木炭的樹。

祖師爺和太上老君是化成烟了，飛天將軍和應天王跑了或者砍了，皇后和夫也當了普通叫化子了。然而禍亂還是經常發生，今年東山的搶劫西山，明年西山的人也照樣報復。整個地方害着鎗熱病，窮富是用鎗的多少作標準，連聘禮也講鎗。殺人更是家常便飯。

『先生，你是外路人，不明白這邊情形。』車夫啣着旱菸袋說。『這邊可真是一天一個朝代：前天是天地會，昨天是李團長，今天是鄭司令，明天可不知又是誰了。變來變去，反正是老百姓吃苦。』

我的車夫是個矮老頭，小眼睛，有點措鍋，不緊不慢，很會說話。他看看菸袋，菸早吸斷魂了。於是磕掉菸灰，從新裝上，又慢慢吸起來。

『目前鄭司令在城裏嗎？他又作些什麼事？他老閑不住對不對？』我問。因為車夫提起鄭大通，忽然想起問問人民對他的意見。

車夫吸口菸，停老半天說道：

『大約還在城裏。這些做官的作的事，作老百姓的不會知道；只知道他要錢。一作事就是要錢，你賣孩子老婆，他也不問。』

『聽說鄭司令近來發生點事。』車夫接着說道。『有人說他上城住醫院去了，可是又有人說他躺在床上，病的很厲害。所以你問他哪裏，誰也說不上來。反正總還

沒有死罷！

『他發生了什麼事？』我忽然緊張起來。

車夫回頭瞅瞅我說：

『你先生是打大地方來的，報紙上就沒有登嗎？』

我搖搖頭。

『說起來也有好幾個月了，』他說，向牲口打了一鞭。『本來麼，這也是鄭司令的報應。他平常只知道要錢：栽樹要錢，修橋要錢，連屙屎都要錢！可是神靈有眼。人家說他有一天在路上碰見個女人，就見色起意，帶回家去。他叫人家喊她馬小姐。誰知道她就是個活妖怪，吸完鄭司令的血，臨了還差一點把他弄死。你想這可不是神使鬼差嗎，先生？你一個五六十的老頭子，誰教你還那麼好色呢？』

無意間聽到馬蘭的消息，我呼吸都停住了。因此緊接着說：

『那麼這位馬小姐，長的一定比夜叉還難看。她現在在哪裏？』

「她在哪裏，我也不知道，都說在山裏頭。喔，喔！你娘！」車夫說，罵着牲口。「講到人物，先生，小姑娘長的才漂亮哪！我親眼看見過，城裏人全看見過，她常常跟鄭司令騎馬在街上跑。可是你別瞧她漂亮，白送給我老頭子，我老頭子都不要——她兩隻手會開鎗，你敢要她呀！人家說她山裏頭還有三萬神兵，你瞧罷，保不定哪天會下來的！」

除了荒唐傳說，我從車夫口中再探聽不出別的。晚上我們落店，天已經晴了，空氣潮濕，只見滿天星斗在漆黑的空中閃爍。車子停在積水的院子裏，店家幫着車夫卸牲口。一個約摸十三四歲的孩子，手中端着煤油燈，照應我下車。然後把我帶進上房，將燈放在當門桌子上，不作聲走出去。

這是個鄉下客店。我打量我要過夜的房子，（也是全店頂講究的房子，）只見上首砌着個大炕；旁邊有一張床，上面空空鋪着光蓆；窗戶底下擺着舊抽屜桌，兩邊兩把老椅子——大概還是祖母或曾祖母的陪嫁；關公惟我獨尊，威武的坐在當門

八仙桌後面，薰得烏漆抹黑的牆上，到處是逐年貼上去的紅斗方；抬頭見喜和小心燈火。不由的教人傷感自問：

『我來這種荒山窮鄉幹麼呢？真爲的來旅行嗎？』

當店家走來問我喫的時候，我立刻向他打聽上學堂去的走法，他打發先前的孩子給我帶路。我們走到外面，狗在四處狂叫，有人打開門朝外眺望，遠遠的有驢子的鳴聲，而在各種聲音的間隙中，能清楚的聽見水滴從屋檐上滴下來。路上到處是水窪，旁邊時常隱隱現出糞堆。帶路的孩子在前面幌火繩，我們一會跳到爛泥裏，一會又碰在石頭上，有好幾次我踩滑了腳倒下去。最後我們走進一座破廟。然而當我抱着滿腔熱烈，在青面獠牙的神像下面找着楊春的時候，（他正坐在美孚燈前改卷子，）我得到的只是失望。

爲談話方便起見，我拉他到了店裏來。我們坐在窗戶底下，我遞給他一支香菸——我在火車上解悶贖下來的，同時笑道：

『你萬想不到罷？我今天來看你。說實話，連我也想不到。誰知道你真躲在這個角裏！也難怪你變的這麼沈着，老朋友來看你，我恐怕還是頭一個對不對？』

時間本來無情，然而我想，更無情的還是戀愛。只在短短的三年間，我現在看見的楊春——也就是原先那個油匠般髒，活動時如風如火，老忙着搬家、借錢、進當舖，而又無憂無慮的楊春，竟像老了十歲。然而頂使我失望的還是他對我的敵對態度，他的圓臉給曬成了銅褐色，兩邊露出兩塊大骨頭；頭髮鬍子也自然長起來，又濃又長；眉目間處處都顯出消沉。然而頂使人失望的，還是他對我的敵對態度。一看見我，他便像在小組會議上似的，擺出口號臉，並且惡狠狠瞅着我，公開表示討厭。原來他因為對馬蘭戀愛失意，以致遷怒到我身上，在暗中懷恨。無論我怎樣表示親善，他只一味的冷淡。他接住香菸，端起燈吸着。吸了半天，才慢吞吞說道：

『謝謝你的大駕！不過你明天打算上什麼地方？你總不是單單來看我罷？』

『當然不單單，』我承認。『我是打這兒路過，我正在旅行。』說時故意把旅行

兩字加重，並告訴他我的目的地。

楊春冷笑道：

「那你走岔路了？先生。」

「我還想帶便看個人。」

「你要看鄭大通？」

「對了。你怎麼知道我跟他認識？」

其實我要找的是另一個人，無論我千里跋涉，看楊春，看鄭大通，全爲的馬蘭。她和鄭大通留下的謎老攪和我，特別是她的命運，假使得不到確實情形，我便活不下去。楊春當然也知道，不過他不肯說出來。從他轉過去望着旁邊的神氣，我分明看出這種意思：你的目的我全明白，我也明白你想探聽的是甚麼，只是我可不告訴你。他也不解釋怎麼知道我認識鄭大通，只惡意的說：

「人家老說你走好運，這一回你可走進爛泥裏來了。假使你真要看鄭大通，我

勸你原車回去——你知道嗎？你的鄭大通老鬼也許快死嘍！可是誰知道，你也許趕得上送終罷！」

爲了套他，我故意不提從車夫聽來的謠傳，只冷淡的說道：

「你又講笑話，我去年看見他，還好好的麼。」

「我講笑話？跟你們軍閥餘孽，我有那麼多笑話！」他站起來，順手把椅子朝後一推。本來要冷笑，但剛笑了一半，大約想起來不像無產階級，又立刻繃住，只賸下冷。「反正你明天上城裏去，」他開始演說道。「你到了那邊，頂好問問那些城裏人，那些城裏人才會講笑話！他們會告訴你：你們的鄭司令已經病了，病了兩個月了！你見了你們的鄭司令本人，也可以問問他，他也會告訴你：他怎麼從馬上摔下來的，怎麼殘廢的，他的狗腿和肋巴骨，是怎麼折斷的！總而言之，一句話，他現在還沒有死，（我們咒詛他死）你還來得及見他。」

他竭力表示他對「我們」的仇恨，而在仇恨後面，又掩飾不住快意，教人越發

感到他的可怕。這一切自然都是故意的。說完他把菸頭丟在地上，用腳奮力去踩，我盡可能忍耐，爽快說道：

『實不瞞你，楊春，我是來看馬蘭的。你既然知道鄭大通，當然也知道她。她現在在什麼地方？』

一上來他厭恨的瞅着我，好像沒有聽清，又像說，『你也配問她麼！』停了好久，才盛氣凌人的說道：

『你找她幹甚麼？你們小資產階級，資產階級，封建軍閥，殘餘的反動勢力，凡是我們的好東西，全要拿到你們手裏，你們的鄭大通就是個榜樣。你問她在什麼地方，是不是也想把她拿到手裏？老實說，你問我算問到家了，可是我不告訴你。』

現在我才看出來，楊春中了戀愛毒，對馬蘭的單戀老煎熬他，使他趨向虛無暴亂。也許他還抱着最後一點希望，生怕我把馬蘭搶去，無處發洩感情，便表示的像個恨世者，要將一切和我有關係的毀滅。假使可能，我相信他要鎗斃我，或把我活吞下

去。我覺得他太橫暴無理，令人討厭，便隨他去。接着他自動點起一支菸，似乎要走出去；但走了兩步又轉回來，無聊的東邊瞧瞧，西邊瞧瞧。於是一陣沈悶包圍了我們，只聽見貓在屋頂上的號聲，誰走過院子——從脚步的沈重上，可以聽出是担水到馬棚裏去。我因為早就餓了，正待喊店家拿飯，誰知他忽然又對我說起話來。在未說話之前，他先輕輕張開嘴，同時又皺皺眉，表示嚴肅。結果適得其反，只教人感到滑稽。可是也就從這滑稽上，足以看出他先前的怨毒已消，正有一種好感情在心裏鼓動，使他非講出來不可。最後他準備好，把臉弄平板，才胆怯似的慢慢說：

「聽說你去年和她見過面，她講什麼沒有？對我有沒有表示？」
我因為還在生氣，只冷淡的說：

「你這個「她」是「你們」的，還是「我們」的？」

他被我挖苦的不好意思，便忸怩着笑道：

「不是「你們」的，也不是「我們」的，我是說馬蘭。」

我自然不肯乾脆回答，原來剛才是我求他，現在反過來了。

『不錯，我見過。』我說。『你怎麼忽然想起她的？』

他含糊說道：

『我也是隨便問一聲，沒有別的意思。』

『我可知道你的意思，』我有意揭他的底。『你從前說過愛她，據我猜想，你進行的差不多了，對罷？』

『你胡說，根本沒有那回事！我幾時說過？』他雖然滿口想賴，可又滿面的歡喜。『現在說起來兩年多了，你賴也賴不掉。你想想有一天你打了朱秉午，我們在一家山西人開的小酒舖裏吃酒。』

楊春沒有想到我用手段。其實也無須手段，他要講馬蘭是自願的。世上常有這種人，不管他的戀愛有無希望，也不管他爲戀愛苦到什麼程度，總愛聽人家稱道愛人的名字。牠也真像止疼膏樣有效。只要聽聽，就能教人過癮。楊春也許比別人更加

需要，因為周圍的人全不認識馬蘭；縱然有人認識，他也怕被指為『小資產階級』，只得隱瞞起來，不敢亂講。因此他也不敢剛才恨我的程度，又把我當作知己，（或發洩對象，）便自動講起來。想是怕被我看真，他先離開桌子，朝旁邊走開兩步，接着又突然衝過來。

『請你老實告訴我，——你可別以為我說你不老實，也不是說你不坦白，只是我總覺得你不坦白。或者又不是，我說不出來。你自然會明白我的意思。』他混亂到極點說：『不過我只問你一句，請你老實說：她很了不得，對不對？你想她多勇敢，又多堅決！就好比，就好比什麼……就好比一把錐子罷！不管你是誰，只要犯了，她就扎過來。她寧願碰碎，可是她決不退讓，決不彎曲。你說對不對？』

我現在又有了希望，便盡量忍耐道：

『她也許不會彎曲。不過我總不明白，你說她了不得是什麼意思？』

『怎麼說？你竟不知道？』他幾乎嚇了一跳說：『你難道沒有聽說，她去年逃走』

過嗎？」

這時我又看見過去的楊春。他臉上那層要毀滅一切的開會臉揭去了，又恢復了昔日的輕率浮躁，同時也誠實可愛，像孩子似的熱烈，縱然難免過火誇張。

「喝！你只要想想這件事，就知道我怎麼說她了不得了。」他不等我開口，又急急往下講。「絕不撒謊，我有時候拿自己跟她比，簡直覺得慚愧。你想想罷——她逃走你已經知道了，可是她馬上又被人家找回來。原來鄭大通拿出一筆大賞格，（除了他包運白麵賺的，也許不動了老本，）偵緝隊便動員大隊人馬，在火車裏發見了她。一個偵探坐在她旁邊，接着兩人可就吵將起來。

「小姐，咱們今個有件公事得辦。你知道有位鄭司令……」偵探湊到她耳朵上說。

「可是她立刻頂回去說：

「我壓根本不認識什麼姓鄭的！」

「偵探說：「你認識不認識沒有關係，咱們這件案子可得了結，你今個反正走不成了。你是上天津去嗎？」

「她說：「我有甚麼案子？」

「偵探說：「你先不用問甚麼案子，到天津自然知道。我陪你上天津。」

「他們因此吵將起來，馬蘭不由分說，抬手就給王八羔子個耳光。隨後他們在一個小車站給扣下來，別的偵探便打電話通知鄭大通，鄭大通坐了汽車趕上去，把她帶回旅館。」

「鄭大通會鎗斃她。」我着急的打斷他說。緊張的忍不住發抖。

楊春向我瞅一眼，仍舊講他的道：

「鄭大通把她帶回旅館，立刻鎖了門，誰也不敢過問。衛兵們焦急的在門外等着，有時候爬到鎖孔上看，以為要開鎗殺人了。誰知道等兩個鐘頭，只聽見鄭大通一個人在裏頭吵罵，叫喊，有時誰倒下去，中間常常隔老半天絕無動靜。最後他開門走

出來，兩眼哭的通紅，吩咐衛兵上旅行社去買車票。還罵：

『「他奶奶你心腸真硬！大家死他個挨錘子的……」』

據楊春說：他們從區城回來後，馬蘭自知脫身困難，便假意敷衍鄭大通，鄭大通自然更加殷勤，只是防備的也遠比先前嚴密，連白天也在住宅前後佈崗。然而只因爲他喜歡騎馬，他的悲劇也就註定，並且由馬給完成了。

原來馬蘭早已跟鄭大通學會打鎗，因爲鄭大通鼓勵她學，平常也就以玩鎗消遣。去年冬天落了大雪，鄭大通一高興，便帶她出城去打獵。也是他太看輕女孩家，不去料想意外。誰知她就利用這個機會，並暗中打定了他的主意。他們騎着馬一直往山下走，她不用說是放開轡頭，盡量朝前奔；鄭大通呢，本來就不敢違背她，又看見她興致好，更是拚命在後面追。想不到越走越離城越遠，同時離衛兵也越來越遠，及至二馬相齊，馬蘭忽然對他的馬開了鎗。馬負了傷，朝旁邊跳兩跳，便山崩似的倒在雪裏。衛兵從後面趕上來，馬是死了，他被壓在下面，還口口聲聲：『去追她。挨錘子的，快去』

追她！衛兵只顧營救司令，當然不再管馬蘭了。

『你想想罷，一個女人竟這麼厲害！』楊春敘述的有聲有色，最後作了結束。『因此城裏有種種傳說，（附近的老百姓全知道，）他們把她當成能呼風喚雨的妖怪，又說她是個女司令，在山裏頭有幾萬人馬。』

我們暫時無話。他講的像冒險談或浪漫故事，顯然經過鋪張，其中含着極大的誇大和虛構成分。一開始我很驚異，接着我又感到被人侮辱了似的厭惡。

『這是馬蘭親自告訴你的嗎？』我問，心裏非常不愉快。

楊春立刻紅了臉，驚慌錯亂說道：

『不，不，不是她；是別人——這邊人差不多全知道。』

『現在我還是那句話，楊春，希望你把她的地址告訴我，』我懇切的說道。『你剛才還說我不坦白，現在你瞧，我什麼都講給你了。我知道你是真愛她，可是我從來也沒有把你當成仇敵。』

他先是低着頭，沒有主意的搖了兩下；接着忽然抬起來，氣憤的嚷道：

『我剛才說過，我不願意告訴你；我還是不願意告訴你！』

他又回到了老樣子。我再問莫步獨，也得到照樣的回答。只見他的臉比先前更紅。他顯然在那裏發瘋，因為想起剛才一時衝動，將本來不想告訴我的告訴了我，感到自己騙了自己，追悔不及，正在那裏惱恨。並且當然還遷怒到我的身上，準備好罵『你們全要鎗斃。』

第六章

我將在下面說明怎樣遇見馬蘭，當我在山裏過了三個月後，我沒有去看鄭大通，因為沒有必要了。山裏聽不見馬小姐的傳說，也沒有人提她的三萬神兵。我堅信她就在附近數百里內，可是各處調查，又絕無影響。同時要見她的慾望又日漸熱烈，即使一面也好，否則我會累死。因此我忽然省悟，都市是各種人的生活中心，關係複雜，或者更容易得到線索。便決定先回K城。

七月底我動身，主人備兩匹馬，派長工送我下山。現在這一切雖然早過去了，可是當時色彩鮮明，竟能保存在記憶中，生動清晰，直至今天。動身時天氣悶熱，晚上在佛寺裏借宿，夜間落了大雨，將山上樹木上以及空中的塵土洗淨。早晨登程不久，太陽愉快的升起，直照得遍山草木明新嫩綠。天空是明淨的無比的藍。從峨處天際的

峯嵐間，成團的雲在深藍色中出現，然後又冉冉在峯嵐背後隱沒。而令人難忘的還是山坡上的石屋，往往於意料之外，忽然露出用紅色和綠色岩片蓋成的屋頂，在樹木掩映下，添上種種色彩中的最後一筆。這也是最主要最風趣的一筆。畫面因此就有了中心，使周圍的景物結成整體，看上去不再孤立分散。一路上我全在迷人的光景中過去。到了中午，我們越過橫在前面的山嶺，下面是一條長谷，被小山迴護着，由大路遠通平原。山谷裏有個飯舖，臨着大路，門口搭着柴棚。後面有幾間瓦房；屋後有一棵老欒樹；樹下似乎是石几石凳；過去是一條小路，穿過田地，蜿蜒伸向滿生着小柏樹的後山坡。

『咱們前面到了，李先生。停會你就在飯舖那兒僱車子，明天到火車站，再過兩天就好到K城了。』長工指點着說，因為辦完了差事，在那裏高興。

我們順着盤道下山，只見柴棚底下，有幾個馱夫打尖，一面談城裏的日用品行市。在飯舖裏用過飯，我便打發長工回去；可是問了飯舖的人，大家全說要看運氣，如

果下邊沒有人上來，附近是沒法子想的。這地方的人對山外叫『下邊』，山裏叫『上邊』或『裏頭』。誰知我等了一個下午，也不見有車子，晚上只得由掌櫃的拿張蓆，後面有一間空屋，原是堆乾草的，——鋪在地上過夜。

滿以為第二天有希望，可是時間在煩悶中過去，都快十二點了，還是沒有消息。山上山下的馱子聚起來，漸漸越來越多，直塞滿了柴棚和大路，鬧哄哄倒處是人和牲口。只見其中三匹騾子沒有裝貨，我便改變主意，找馱夫商量。兩個馱夫正坐着吃茶，一老一少，像父子倆，都是山裏人打扮。年青的一個光脊梁，頭上頂着白毛巾。年老的穿着坎肩，戴一頂三角涼帽。老實說他們是上裏頭去的，假使去下邊，頂好找掌櫃的想辦法。掌櫃的又說，這得預先和人家講定，今天來不及了，須晚上問過再說。在窮山荒野旅行真有許多困難！既然走不成，我便死了心，回後邊去睡。又因為天氣太熱，連飯也不想吃。後來我睡的昏昏沉沉，掌櫃的忽然把我叫醒，連聲嚷着：

『好了，來了，有車子了。』

我跑出去，原來太陽早已偏西，馱夫馱子全走光了。只見一輛轎車停在櫛樹涼蔭裏，車夫搖搖擺擺，提着水桶去飲牲口；原先的兩個馱夫，正抬下箱子朝馱架上裝。旁邊站着個女人，身穿黑雲紗旗袍，下面露出白襯衫的花邊；頭上戴着大草帽，腦後梳一個小髻，通體打扮的像營長或團長太太。

我忽然被魘住了。難道不是夢嗎？這個女人原來就是馬蘭！她全神注在馱夫搬的箱子上面，沒想到有人站在背後。假使不因為我太惹別人注意，引起她的懷疑，朝後轉過臉來，我大概要僵在那裏，直到他們走開的吧。

然而這次見面，遠不如想像的動人。馬蘭因為驚駭，臉上突然現出紅暈，隨即可就笑了。可是笑的又如此自然，如此安靜大方，彷彿對着的是個經常見面的老朋友。『咳！伯唐，是你呀！』她向我伸出手說，不是嚷，也不是喊。『你把我可嚇壞了，剛才怎麼不作聲？你怎麼會在這個地方？』

我握住她的手，直然瞅着她，淚好像要滾出來，只得竭力忍住。心裏想大聲喊，可

是咽喉又像被堵起來，說不出話。

『你怎麼了？』她向我打量一會，接着又不安的問道。『你氣色不好——你有病嗎？』

我沒有力量回答，只搖搖頭，勉強吐出幾個字：

『沒有病……我在找你。』

被我的情況感動，她關心的瞅瞅我，動動嘴唇，似乎要講什麼；接着又自動嚥住，嘴向老櫛樹那邊指指。我們走過去，在石凳上坐下。

『我在找你，』我低聲重複，一面揉她的手。

她摘下草帽，放在石几上，並不拒絕。只是又注意的向我打量。彷彿說：

『當真？』

直到這時我才看清，她的嘴唇被風吹裂了，人也遠比去年老，比去年瘦，並且比去年黑。但是清醒，健康，增加了自信。

『聽說你來很久了，你不過——』她開始說道，忽然想起抽出手。『你去坐那邊去。這些山裏人很頑固，我們這樣坐着，他們要看不慣。我不能給他們壞印象。』

我心裏又酸又苦，可是仍舊坐着不動。只生氣道：

『我從千里之外來找你，你早就知道，可躲着我不肯見面；現在見面了，你倒怕給人家壞印象，挨着你坐，就沾壞你了。』

她冷靜的說道：

『請你原諒，伯唐。我有我的難處。這是鄉下，比不得城裏，假使我太隨便，他們會瞧不起我。以後說話辦事，失去他們的信任，處處都是困難。』

爲尊重她——其實是尊重我自己，我只得站起來，坐在石几上。我說不出當時的情感，也許是辛酸苦辣全有罷。

『馬蘭，去年我看了你的紙條，回去就在屋子裏等你，一夜也沒有睡好。』我說。『後來看見來找我的是鄭大通，我才明白，原來是你開的玩笑。可是以後，我天天等』

你，到處打聽，直找到這裏來。我覺得你無處不在。」

馬蘭不作聲。

「我本來要去找鄭大通——你知道鄭大通現在的情形嗎？」我接着問。

「別，別再提鄭大通。」她望着旁邊搖搖頭。忽然又大聲向馱夫說：「留神那個黑箱子，別摔着了。」

「我打監獄裏出來，頭一個想到的是你。」我繼續往下講。「可是我跑到那邊，只看見喬式夫。我們講了半天——」

她打斷我說：

「喬式夫怎麼樣好嗎？」

「現在不清楚。」我回答。「也許還躲在什麼地方，也許死了。」

她嘆口氣，望着地下說：

「這個人也真可憐。」

『你現在可憐他嗎？』我覺得迷惑。『可是據我所知，你過去是恨他的。我當時不知道——我以為他愛你，誰知道他竟是個騙子！有時候想想，簡直覺得他卑鄙可惡！』

我越說越帶氣。她笑了笑，說道：

『我當初的確恨過。不過我們不能在恨裏頭過日子，伯唐，做人有時候需要大一點。當初因為他騙了我，所以我恨他；現在事情早過去了，他人還不知道在哪裏，更不知是死是活，還有什麼恨不恨的？』

我爭辯道：

『可是你沒有想到我，馬蘭。如果不因為他，我決不會到了這個地步，你也不會。』（她裝沒聽見。）我看過你的日記——喬式夫走後，我去收拾東西，在爛紙堆裏找到的。我看過不知多少遍。每看一次，我就像吃了毒藥。』

『你帶來沒有？』她驚異的抬起頭。

『你要看嗎？』我說。『現在在我的行李裏。』

她想想說：

『不用，不要了。』

我要講的話忽然斷了。如果再接下去，我感到必須努力。馱夫們就在這時裝好。——箱子和包裹一共裝滿兩匹騾子，另一匹空着給馬蘭騎。上年紀的馱夫站得遠遠的觀察我們，一面招呼馬蘭說：

『先生，咱們走罷？』

聽見這話，我不由的一陣心痠。只見她向馱夫走過去，接了韁繩，打發馱夫押着行李先走，自己又牽着牲口回來。原來她忘了草帽。她戴在頭上，然後仰起臉，讓我結帽帶。我怎麼說我的後悔！假使我這時突然摟住她，把嘴放到她嘴上，也許——誰知道我的命運也許會全盤改觀。可是我等着她的交代。我雖然明明感到這帽帶猶如我的生命，一面結，一面手直多索，還是照她吩咐的辦。

等一切都齊楚了，她似乎沒想到我多醜心，只冷靜的說道：

『我在這裏碰見你，非常高興。現在你上哪裏去？』

『你教我上哪裏去？』我直發楞。

『我教你回K城；你本來也要回K城嗎？』

『可是我在找你，馬蘭。我回K城，也是爲了找我才回去的。』

『你找我幹什麼？』她故意裝不懂。

我自己也不明白從哪裏來的力量。爲了愛她，我幾乎毀了自己，她竟問找她幹什麼，把我當小孩玩弄。悲憤，冤苦，失望，於是一時齊來，我失去控制能力，向她撲過去，並且喊：

『爲了愛你，愛你！我要娶你！』

馬蘭驚慌失措，趕緊躲在牲口後面，同時還嚷道：

『不行，不行。現在不行。』

『現在怎麼不行？』我追過去。

她紅着臉，氣咻咻說道：

『別難爲我，伯唐。你靜心想想就知道：現在晚了。如果我們共同生活，還是跟過去和喬式夫一樣，見天教我看書，談談宇宙，泡茶敬菸，陪人家閒聊，自然辦不到；如果我繼續作現在的工作，將來要連累你——你縱然大量不怪，可是只要想想，我活得下去嗎？』

『可是馬蘭，你的日記上明明寫着，你愛我呀！』我提醒她。『當初因爲喬式夫的關係，我錯過了機會；現在贖咱們倆了。假使你還不肯——想想從前，我病着時候，有你照應我——現在讓我一個人回去，教我怎麼生活？』

『我們不能追悔，伯唐，過去的事，後悔也沒有用。』她望望前面駝行李的馱子說——馱子已經開始上山。『況且你既是看過我的日記，你仔細想想，日記上好像也寫過：即使我們沒有阻礙，我也不會給你好處。也許更壞。現在因爲我們離開的遠，

你還覺得我有點可取；可是萬一朝夕相處，天長日久，你就會不滿意，甚至會以爲我是個淺薄無聊人，教人討厭。」

說話中間，她已經牽着牲口朝小路走去。我在旁邊跟着，竭力爲我的命運辯護。

「你真夠狠哪！好處！好處！請想想罷，我得了多少好處！當初爲了愛你，我咬緊牙吃苦，這就是我得的好處！後來爲了愛你，我把一切事都忘了，幾乎毀了自己，這也是我得的好處！現在我到處找你，老遠的到山裏來，你還跟我講好處！我要這許多好處幹麼用？假使真爲好處，依你的話，我應該永遠不見你才對；可是我還得到處跑着找你，你動動心嗎？」

馬蘭瞅着地下，好一陣子不言語。隨後只見她搖搖頭。

「那麼你的意思是板定不移了？」

「我們大概是命定的罷！」她嘆口氣，悽然對我笑笑。「別再提過去了，伯唐，無論把過去想的多好，全是傻話。過去大家做過很多傻事，可是現在都已經不是孩子。」

只要記住這一點：我這回看見你很快樂。你回去好好作事，好好照顧自己，過兩年，等你安住心，我有機會來看你。以後大家作個朋友——永遠的朋友！

我們已經在一塊大石頭旁邊站住，爲挽救我的命運，我用最後的力量向她喊：『我要朋友作什麼？我要的是你，是你自己本人！』

不料我的努力只是徒勞。馬蘭好像沒有聽見，好像我是喊給荒山聽的，她不作聲爬上石頭。絕望使我變成愚蠢，我滿腔的怨恨，直接着喊道：

『現在你變心了！我知道你愛別人，你愛楊春，因爲楊春早就愛你。好罷，現在去嫁給他罷！他是你「無產階級」！』

她仍舊不作聲，只做手勢讓我過去，幫她騎上騾子。我順從的帶住籠頭，一面扶她跨上馱鞍。可是我忽然清醒過來，明白我作了傻事；我的希望完了，心頭空，要永遠失去她。於是嘴裏胡亂嚷着，撲過去抱騾子的頸項。

『你敢動！』她揮起鞭子，在上面喝罵，臉氣的發青。『站在這裏，站在這石頭旁

邊！……你教我討厭，你知道嗎？」

許久許久，我還驚愕的站在路上。全山谷都靜悄悄的，只見太陽還猛烈的晒着樹木和岩石，山嶺在陽光下蒸發，好像在那裏燃燒。馬爾不停的用鞭抽打騾子，去追前面的行李，不久便攀上山坡，順着小路升上去。也許她還有情感。對於過去還有所感動罷。她在馱鞍上擺動着，隨着顛搖，漸漸軟弱下去，伏在那裏。草帽似乎要落下去，她趕緊用手按住。就在這時，有人忽然在山頂上對我開了鎗。鎗彈啾啾着從頭上飛過，鎗聲波浪似的往四圍展開，頃刻佈滿山谷。她於是直起身子，在山坡上飛騰着的火焰裏，舉起草帽朝上面揮動，又轉過來對我告別。我望着她的後影，直至草帽在一塊石頭後面幌過，最後轉個彎，在山後消滅。

第七章

自從我最後一次看見馬蘭，將近兩年過去了。有一天我在青島旅館裏遇見楊春，據說馬蘭已經跟莫步獨結婚，或用他的說法，和莫步獨同居了。這次見面十分湊巧，原來他到旅館裏來找人，無意間在水牌上發見我的名字，便帶便上來看看。我因為上午出去過，正坐在窗下休息，不料他忽然跑進來。

『喂，喂！走運的，你真沒出去呀？』他邪許着張開胳膊，好像要撲上來向我擁抱。『好哇，我可逮住你了，你個小資產階級的貴族。你原來躲在這裏！你在青島幹什麼？只有你一個人嗎？』你十足的貴族，住這麼好的小旅館，這麼講究的房子！』

楊春打扮的像個商人。這自然只是他像，實際上適得其反，倒把他的性格襯托得更加顯明。他的話是混亂的，隨便噴出來的，好像熱情太多，不得不盡量放出來。與

奮和歡喜把他弄的滿臉通紅，忽然看看上面，忽然又看看地板，只見他在那裏忙活。凡看見他的人，大概總要想：這個糊塗鬼！難道他真愛過人，結果還是失敗的嗎？他臉上甜蜜蜜堆着笑，無處不是強健，天真，發光，飽滿，彷彿馬蘭的和莫步獨同居，在他心目中看是正當的，甚至感到滿意。

我被弄的莫名其妙，向他楞了半天，才說：

「我想不到，可是她並不愛他呀？」

「我知道。她不愛他，她愛的是你。」他站起又坐下去，解開紡綢長衫的紐子，裏面露出表鍊。接着便拿他的硬殼草帽當扇子，嘩嘩一個勁搨起來。

「不過你忘了一樣，好家伙計。」他接着解釋。「你——喲，對了！你不喜歡這個稱呼。這沒關係。只是你必須知道：她尊敬他，這裏頭包括着決定性的意義！就爲了這一點，她將來愛他比當初愛你更甚。」

「比愛我更甚？」我重複。

楊春拿草帽在空中繞個圈子，然後戴上說：

『你說對了，因為她和老莫同居，絕對是甘心情願。』

我沒有話了。

夕陽落下去，天晚了。教堂的晚禱鐘在空中響着；黃昏落在窗外的樹梢上，附近的園子裏，遠遠的小山頂上；陰影在房子裏擴大，接着各種形體便迷在昏暗中，慢慢失去確定面目，只賸下窗戶上的玻璃帶着深愁反光。

『咳，還有件事，老朋友，我說出來你不見怪吧？』楊春突然轉過來，勉強笑道，根本沒想到我受的打擊。『你不知道那時候我對你有多嫉妬——人家總覺得你有一種天生的高傲，不管對什麼事，你總不放在眼裏。這教人真不痛快。現在我說開罷，後來我嫉妬的才叫厲害，特別對你的高傲——你壓根就不把我當回事，這話對不對？——可是後來我知道她愛的是你，我簡直恨你。於是乎我就想法破壞你，把她從你旁邊拉開——』

『可是你到底邊也沒摸着！』我冷冷截住他。

楊春笑了。

『我沒摸着，（他把右手搭在我肩膀上說——）這沒有關係。現在全過去了。想起來只覺得好笑了。要是你願意，怎麼樣？咱們和解罷！』

我伸出手，因為覺得無謂，接着又縮回來。

『怎麼，你不肯嗎？』他聳聳肩膀。

『好，』他又說，急急轉開身子，摸着鈕扣，一面朝後對我揚揚手——『那麼再見！』

楊春走後我繼續留在窗下。我自己思念：喬式夫說人各有自己的神聖事業，那麼我的神聖事業在哪裏？我將來的收穫又在哪裏？凡我所到的地方，幸運必然等我，隨後是個不變的公式，失敗也必然跟踪而至——終因苦求，錯過了機會。我沒有埋怨別人的權利，不管是馬蘭是莫步獨或是楊春，全沒有使我怨恨的理由；況且即使

埋怨，又有何用？過去的我們既無力挽回，更向誰反抗既得的成果！

天早黑下來了，樹木，園子，小山，全被夜色湮沒，最後贖下了坐在窗前的我自己。『走運的』這幾個字忽然響起來，好像誰在窗外嘆氣，也許是在屋角，在空中，在我說不清的地方。我用手搗住臉。

一九四一年，十二月十日，第二稿。



致『蘆焚』先生們（附錄）

『蘆焚』先生們——

我怎麼也想不到，終我的一生會給你們寫信。因為從民國二十年起，至去年為止，十五年間我曾用蘆焚二字作為筆名，寫了不少壞稿子，老朋友們至今還這樣稱呼我。當初我取這兩個字署在我第一篇稿子題目下面，並無特別理由，只為它不易和別人雷同，混淆視聽。也就是說，我寫壞稿子，我自己負責，免得因名字相同或近似累及別人……

我稱『你們』（用多數）是有道理的。我雖是孤陋寡聞的人，但就我所知，你們已有兩位。在上海淪陷期間，漢奸辦的中華日報上，即有一位『蘆焚』發表文章，大談其詩。（我不知你是否還有別的大作。）你似乎還有點廉恥，作下壞事還知道害

羞，一經我聲明，即自行斂跡，勝利以後，內地出來的朋友說四川也有一位『蘆焚』，你比起前一位自然『前進』。可惜我沒有福氣拜讀你的大作，不知你發表過什麼鴻文巨著，印象也自然淺。當時覺得不必給自己找麻煩，談過算了，接着也就忘了。

在你們中是否還有別的『蘆焚』？我不知道，我本來也不想再向你們領教。可是我昨天接到一位不相識者的信，忽然又想起來必須向你們寫幾句。這信是由西康一位名叫陳書薰的先生寫來，直接寄給一家書店的。他說：『頃閱『周報』載師陀（即名作家蘆焚氏）近著果園城記問世……等語不勝驚喜但不審伊又名向烽否？若然請執事示以渠最近通信地址或請將此信交向先生亦可……』書店辦事人大概也不認識『又名向烽』的『蘆焚』，他們將原信送給我，使我大為其難。果園城記的確是我作的，但我既不『又名向烽』又不知這『又名向烽』的『蘆焚』到底是漢奸的『蘆焚』，抗戰的『蘆焚』，或××的『蘆焚』，當然無從轉呈原封退還書店呢，又怕他們再交給我，送來送去，無有已時。所以逼不得已，只好將信

保存下來，一面在這裏寫幾句，作爲招領文告，請你們這些『蘆焚』中『又名向烽』的領去。

另外我要附帶向你們『蘆焚』的讀者和朋友以及我的讀者和朋友聲明：你們的大作和行爲跟我都無關係，免得他們繼續受騙。至於我的筆名，爲避『賢』起見，從去年起已改用師陀。我既不會想過人生在世必須有『名』，也從未覺得自己是什麼『作家』。以後如有文章發表，除非算舊賬或與過去拙作有糾葛，需要負責者，決不再用蘆焚二字，而把它乾脆奉送你們如何？只是書店或爲書已印好，不及改正，或爲招徠顧主，不管我同意與否，繼續沿用，不能即刻全部移交，這得向你們道歉，請你們原諒。

我當然不是慈善家。若說我悲天憫人，善意的把我騙了十五年人的筆名送給你們，再讓你們以我的名義騙人，其實也多少染上點我們中國人賴的脾氣。話說來既遠且長，我要改筆名的第一個原因是蘆焚兩個字怪，我則是平凡而又平凡的人，

兩面拉在一塊不合適；其次是因爲王任叔先生就在『七·七』事變與『八·一二』戰事爆發期間，當時還鬧什麼文壇上的『京派』『海派』。王先生靈機一動，也不知道把我派到什麼『派』裏去了，寫文章在文學上把我大罵一通。我自知從來沒有加入過什麼『派』，在文學上也從不尊奉什麼派，但也知道當時文壇上的確有『派』——不單有，而且很多——你跟他們一『派』的人不接近，他便見神見鬼，以爲你一定跟某『派』某『派』接近。那情形恰如茅盾先生所說，不把人當人。這使我很不舒服。我的小說寫的固然不好，好幾年試驗的結果，自己並已認爲失敗了。但是王先生只顧罵人，沒有想到他的大『評』也真到了『常識以下』，丫丫鳴的很。然而那是抵抗日本侵略戰爭剛剛開始，高唱統一陣線的時期。『好！（我想）統一，』等到戰後再說。』大約又過了一年多，我在一本小書的後記上順便挖苦他兩句。這一回是有意撩撩他，也可以說『居心不正』。原來王先生是很容易光火的人，（雖然我跟他素不相識，從文章上却還看得出來，）覺得看他蹦蹦跳跳好玩。這一

擦果然靈驗，一碰到他眼上，立刻有了反響，在我門口拍胸叫罵之後，還說：「我們的蘆焚先生是得過大公報文藝獎金的！」言外之意，就是我得了一「獎金」便驕傲起來，太不尊敬他王先生了。「我們」的王先生既然罵人時連得沒得過「獎金」都提出來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想來他是頗有點醋意，在乎這個「獎金」，得到手便會得意起來的吧？於是我又想：「好！把這塊招牌卸下來，等戰後——統一陣線結束之後，把「獎金」送給「我們」的王先生！」

以上是我決心要改筆名的第二個原因。而我又遲遲延延拖下來，其中情由，也不想細講。十二月八號以後，我曾將這塊招牌收起；不過等到發見被你——漢奸的「蘆焚」偷去，我可又奪回來，從新掛在我門口，使你不能繼續拆我的爛污。你自然不會忘記我的聲明。爲了這事，你心裏也許至今還不痛快。其實我對它毫不痛惜留戀，只因當時的交通不便，我所處的境地又復困難，無法普遍公開的把你介紹給你的讀者，只好讓你暫時略受委曲。現在我送給你，你可公開拿去，任意使用。還有你——

抗戰的『蘆焚』或××的『蘆焚』我不知你偷偷摸摸拿這塊招牌使用多久，以後你也可以大胆掛起來，不必害羞。

只是我得重複聲明：你們過去以及將來的大作和行爲跟我無關，我不能替你們負責。我拋開正經事給你們寫這封信，心裏真覺得吃力。希望這是第一封也是最後一封。最後我想請教一聲：你們如果真要寫文章，何所取於『蘆焚』兩個字？字裏又何愁短少兩三個字？祝先生們成功！

蘆焚

（即現在的師陀。）一九四六年七月廿四夜三時。

〔附記〕 當這封公開信發表後，據杭州某人言，在淪陷期間，杭州刊物上也有二位『蘆焚』。此『蘆焚』是另一『蘆焚』，抑卽汪記中華日報之『蘆焚』。經我聲明，遁跡於杭，俱不得知；又發表過什麼鴻文，亦不得知。僅附記於此。

卅六年五月廿五日記。